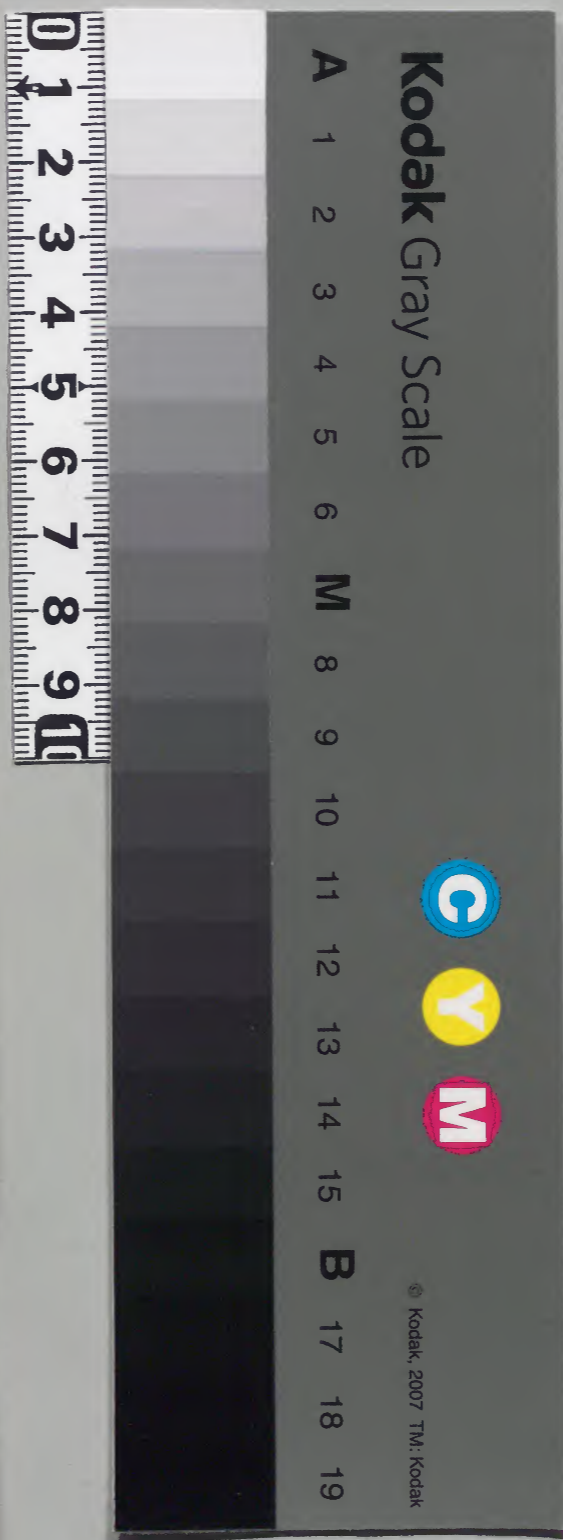


讀耕外集
至自
二十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644
冊數	8 (4)
函號	205 168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二〇六四八冊	二〇六四八冊
三〇五函	一六八架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讀耕林先生外集

卷第十文庫

和學講談所

處守稿三

集類五十一首

湘流之賦澤畔吟靈均憂國憂君之憤歎

揭然于二十五篇楚辭第一亦辭類以賦

楚辭

章是楚風懷王終不識忠功縱然忘却梅

花了剩馥千年蘭菊中

三百篇之後唯有楚辭故曰詩變為



騷嗚呼三百篇置而不論楚辭亦固
難及矣乎不但泄三閭大^夫之忠憤其
文筆之高妙不費工巧無斧鑿痕優
哉美哉即是翰墨場之典刑者也紫
陽朱先生新加註釋且作辨證以規
諸家之非又修後語輯體制之可相
摹擬者朱先生平日通心聖賢不規
規於詞賦而其屬意如此之精則楚
辭獨步三百篇之後也明矣

漢人集

出古悉兩漢之間文人詞客車載斗量其氣格古
淡各與後世異漢人集第二第三
犬子枚臯遲速風漢家才士拔文功治安策與賢
良策莫混尋常詞賦中 右前漢
石刻儒經檄愈風猶思杜篤論都功勿言氣象既
萎蕭崔蔡班張文苑中 右後漢
諸葛孔明感激於益州之三顧處身於天
下之大任為萬古忠臣之規則誰不仰視

乎况其文武長才者乎孔明集第四

孔明集

乃文乃武孔明風八陣圖成第一功巴蜀從茲得

雲雨卧龍矯矯出隆中

孟德父子漢室之逆賊也其俱為文章之

妙手可恨惜者耶三曹集第五

三曹集

新書辨破武門風墳墓精詳皇覽功八斗雄才誰

出右悉皆橫槊建安中

兩晉之際以詩文名世者不少上比漢氏

體格萎弱下視六朝清麗有餘晉人集第

六

晉人集

三都十稔左思風典午騷人各競功屈指試談同

族美二潘二陸二張中

彭澤休官采里乘化陶淵明千歲之芳塵

炯然書史靖節集第七

靖節集

靖節清標滿簡風琴書詩酒退閑功決然鋤去寄
奴草流憩孤松五柳中

靈運惠連玄暉謂之三謝加希逸叔源宣

遠為六謝然三謝最其秀也三謝集第八

三謝集

詩苑想者三謝風池塘芳草夢問功兒園密雪賦
成後霞綺相輝江練中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彙也篇篇珠玉字字

錦繡前有李善註後有五臣註觀者宜以

李善為據也文選第九

文選

綺語藻言文選風騷壇先賞德施功梓行遙記毋

昭裔復想杜陵精理中

古文苑不知何人之所編也優於蕭統之

所載者頻頻有之古文苑第十

古文苑

古文苑是古文風喜見從前破冢功石鼓猶存周

室物官箴曾設漢庭中

續文選輯文選以後之文六朝之體裁可
錄而知續文選第十一

續文選

續得昭明太子風六朝墨客事浮功江南哀了庾
開府王薛誤身詩禍中

樂府之體有操曲歌調之分清濁低昂之
節若不熟習其音響則難效作乎樂府雜

錄第十二

樂府雜錄

東西南北各殊風選曲徵聲樂府功長短歌行新
舊調八音交奏五音中

陳伯玉能反古文之正一洗六朝之陋詩
家至今無不推獎焉陳子昂集第十三

陳子昂集

海內文宗起正風黃金鑄刻子昂功上書獻諫麟
臺側奇寶由來感遇中

方徐敬業之討武氏也賓王為首謀敬業
死後避難于苾芻之間幸免則天長舌之

噬食不亦哿乎駱賓王集第十四

駱賓王集

四傑雖為輕薄風賓王辭藻致尤功直呼武曌作

狐媚義氣凜凜羽檄中

寒山避世之隱士也不必為浮屠氏之流

其詩清絕亦是胷中之妙耳寒山集第十

五

寒山集

憶昔松門隱逸風寒山詩句自然功喃喃呆坐讀

黃老清味宛然茄串中

青蓮居士之仙才人中之麒麟鳳凰而詩

壇之雄帥也李白集第十六

李白集

雄豪想像謫仙風一斗百篇容易功鯨背駕言塵

世外高蹤誤落夜郎中

浣花翁詩句之高妙不敢論其與餘子大

異者以一飯不忘君也杜詩第十七

杜詩

大雅堂前杜老風平生下筆有神功詩家不啻為
冠冕忠義霽然腔子中

王摩詰輞川之境詩畫之秀俱堪遐想恨

如其高其屈節於祿山也王維集第十八

王維集

投老輞川花竹風皆知詩畫極奇功赧然不及海
清節凝碧池頭槐葉中

浩然岳陽樓詩能使李長庚措筆其餘可

知而已孟浩然集第十九

孟浩然集

花月松雲孟浩風清詩句句久傳功襄陽好是棲

閑地石首鱖魚槎釣中

張子壽知安祿山之反相其先見之明如

此其餘忠謨善政豈可一二乎曲江集第

二十

曲江集

開元名相九齡風賦戴三郎著偉功金鑑錄論君
道迹曲江集協古音中

韋蘓州詩彭澤之亞也推稱陶韋朱考亭
深取之則我輩豈不傾意乎蘇州集第二
十一

蘇州集

應物清詩是古風冰壺徹底洞融功竊姬持局少
時事几案焚香靜坐中

昌黎李唐第一之儒伯亦是第一之文宗
亦是第一之人品後世仰之如泰山北斗
不亦宜乎韓文第二十二

韓文

景慕韓公豪傑風文章高出廓清功請看原道開
儒脈砥柱屹然名教中
柳州文場之妙手也論者謂封建論晉問
一障天韓退之不能然則其文可知而已柳文第
二十三

柳文

文字波瀾愚谷風百篇一樣大家功儀曹最惜瑕
疵在陷溺浮屠王黨中

李長吉之高軒過七歲之作既如老成人
後來鯨呿鰲擲之句驚人李賀集第二十

四

李賀集

一朝天上玉樓風長吉鬼才神怪功歎惜短齡終
廿七嘔心吟在錦囊中
夢得之三閣前修以比黍離其進步于詩
之深於是可見劉禹錫集第二十五

劉禹錫集

昔日玄都葵麥風今看禹錫振吟功拔群獨步元
和去本是詩豪一世中

香山詩亦一體也然使老嫗解之故其詩
淺俗東坡白俗之語以此白氏文集第二
十六

白氏文集

謠言媒語樂天風嗜好無端贊酒功蘭省花時看
盡後香爐遺愛醉吟中

杜牧有小杜之號以其工詩也其文以阿

房宮賦可為上第樊川集第二十七

樊川集

樊川揮起晚唐風詩詔殊抽詠史功笑殺一生耽
酒色青樓薄倖水嬉中

陸魯望皮日休相友善日休死于黃巢之

難魯望則不然魯望之優於日休必矣陸

龜蒙集第二十八

陸龜蒙集

唐末逃難高放風江湖自在散人功詩篇唱和松

陵上舟楫來還笠澤中

文粹百卷姚鉉之所纂李唐詩文之奇秀

歷然眼下而猶不免林德頌之譏彈唐文

粹第二十九

唐文粹

掇拾全唐四變風俱言姚鉉有成功何為強厭傭

書苦文粹浸淹鹽水中

孤山之佳境因林君復而顯君復之馨德

與梅花之清香長到于今不亦美乎林和

靖集第三十卷

林和靖集

愛梅愛鶴有清風長慕西湖處士功遺藁幸無封
禪事園基遠莫不能中

歐陽永叔文章高蹈於韓柳之後論者或

曰永叔之五代史勝於退之之順宗實錄

未知果如何六一居士集第三十一卷

六一居士集

文壇老將醉翁風集古錄成千卷功欲見孝情兼

駁佛隴岡阡表本論中

蘇明允之名二子也能察其前程是知知

子莫如父老泉集第三十一卷

老泉集

雄渾憶得老泉風論益一鑿文字功發憤終傳蘇

氏學百家通析六年中

蘇玉堂博聞雄筆古今無雙唯恨其泥於

駁雜而不信伊川之道東坡集第三十三

東坡集

蘇子胷含萬卷風緒餘糟魄務虛功筆端傾倒三
江了東海元來入袖中

蘇子由亦文苑之鉅筆坡翁嘗推賞之然
被軼兄掩蔽故人未之大賞雖然其學術

亦非君子之正

樂城集

記取穎濱遺老風文場並稱二蘇功至今漏得議
論羨遷史忠臣古史中

曾南豐文人之領袖夫既文人之領袖而

何不能詩乎淵材之浪言方萬里已辨之

元豐類藁第三十五

元豐類藁

子固文章典雅風又看官庫校書功提撕江漢與
星斗流入元豐類藁中

王介甫絕句高出歐蘇之上其餘古詩律
詩及文藻各莫不工孔子曰不以人廢言

荊公集第三十六

荊公集

雖厭鍾山執拗風難排詩句吐工功蝗蟲底事隨
台旆天下蠢然新法中

黃山谷朝飯午粥為在家僧我甚不滿意
然而其視察濂溪先生之光風霽月則匪
直也人豫章集第三十七

吹起江西宗派風詩家正法豫章功優曇出現雖
應賞懶見木犀禪社中

陳無己不受趙挺之之衣而凍死其勁節

之介于石於是見矣后山集第三十八文

后山集

白髮閉門三徑風詩文高手履常功黃樓銘斂諸

公衽師友禮深香瓣中

山谷后山之後詩人莫如陳去非者去非

與后山共以行年四十九終不亦天乎簡

齊集第三十九

簡齊集

一塢玉延清味風墨梅吟了舉名功欲於格外具

詩眼便是炎天梅葉中

宋室初有文海東萊呂祖謙芟定繁亂別
撰文鑑宋人之好文詞皆備矣文鑑第四

十

文鑑

文鑑看來趙宋風伯恭纂輯許多功經論雜體雖
收拾漏泄堯夫天一中

文宋瑞感發於時運之危身居勤王之重
寄長為趙氏之忠鬼其不成功者天也文

山集第四十一

文山集

萬古文山忠烈風要須金石永銘功北庭握節唯
長揖正氣凜凜穢氣中

真西山著文章正宗分文體為四曰辭命
曰叙事曰議論曰詞賦文體固多端而括
總之不出此外文章正宗第四十二

文章正宗

制誥從來辭命風尚書叙事古今功議論勿背聖

賢義詞賦宜思邪正中

文章軌範謝枋得之所修成也學者必以
既索而可也文章軌範第四十三

文章軌範

宋家高士疊山風記得文章軌範功若欲騷壇求
簡約尋思放膽小心中

胡仔之有功于詩家也披閱漁隱叢話而
知矣漁隱叢話第四十四

漁隱叢話

叢話摭收詩話風喜看漁隱既輸功茗溪飛雪
乍飄起吹入書編前後中

魏菊莊之詩人玉屑先論詩之評說體法
而次序歷代之名家可謂詩學之捷徑詩

人玉屑第四十五

二十一編醇甫風詞林長不忘前功詩評好把醫
方比菊露相投玉屑中

選詩風雅翼劉履之所輯錄也精辨古詩

之法製能成朱子之遺志誰不嘉賞之歟
式六言誦之乎選詩第四十六

二十一選詩

漢魏六朝唐宋風選詩全是坦之功篇篇雖具古
人體實理爭如感興中

瀛奎律髓方萬里編彙之精選唐宋之律
詩或評說或批點往往有六朝人詩間亦

附以排律是律詩之模則也瀛奎律髓第

卷計四十七

瀛奎律髓

書有登瀛奎運風方回纂著共知功能傳心髓更
評點五七言長短律中

聯珠詩格既載唐人詩而多有宋末元朝

詩中寥寥無聞者之詩而其分定格例亦可以

為絕句之資助乎聯珠詩格第四十八

聯珠詩格

披校聯珠詩格風應加絕句琢磨功既看于濟編
成後復是正孫增補中

中州集載金人之詩最雖不及宋人而亦
鮮對維可喜之詩句不寡中州集第四十九

中州集

勿言女直是夷風亦各能勤翰墨功遺業猶存元
好問中州詩集一眸中

皇元風雅元人之詩語在茲國雖為蒙古
其人皆中華之人故以文筆名者稍多皇

元風雅集第五十

皇元風雅集

若問胡元文學風范楊虞揭自持功吟窓認作一
佳興十雪十臺題詠中

宋景濂洪武天子之文臣也其文集或曰

潛溪集或曰蘿山集或曰宋學士文粹景

濂固是明興之後博學文才第一乎宋學

士全集第五十一

宋學士全集

一純一駁景濂風今日猶歎博洽功誤以周程混
諸子燕書看得滑替中

詩文學問之大一端皆無不出於六
一經一類經六經尊閣而不論我請論其他夫
詩發于性情止于禮義文通達意氣
載道之器苟非上本六經下師古人
則詩也文也何得窮其間奧乎隨時
世之沿革各有體制之異同且名於
斯業者古今之間無萬數若欲詳記
之雖多歷月日軌盡剡藤豈能罄其
卷間附以文千一哉我今不細評者為此故也抑

離騷者詞賦之祖弟子宋玉景差唐
勒等亦各得遺法西京東京文人櫛
比西京則陸賈賈誼晁錯司馬相如
董仲舒枚乘司馬遷王褒劉向揚雄
谷永等東京則馮衍班固傅毅崔駰
張衡蔡邕等我試論其所長雄辯莫
如陸賈經世之才莫如賈誼聖學之
秀莫如仲舒史家之宗莫如馬班忠
志莫如劉向如彼晁錯之奏對相如

之夸麗枚乘之古詩王褒之僮約楊
雄之竒字谷永之筆札馮衍之顯志
傳毅之不休崔駰之達旨張衡之靈
憲蔡邕之獨斷皆其傑然者也况又
安世房中歌乃唐山夫人之雅作漢
書八表天文志曹大家之所補胡笳
悲憤為蔡文姬之妙製皆女中之文
人也兩漢斐然之盛可見矣其餘詞
人不可枚舉後皆倣此建安七子後
世詩人則之諸葛武侯草廬之對不
啻語句之工三馬食一槽之後至楊
氏之膺祚人皆拘於駢儷泥於哇淫
未有能到古文之正者然非無名家
非無清詞麗曲名家云者張茂先左
太冲傅休奕張季鷹張孟陽張景陽
陸士衡陸士龍潘安仁劉越石郭景
純謝靈運謝惠連顏延年袁陽源鮑
明遠謝玄暉沈休文江文通任彦升

庾子山等也唯獨柴桑陶元亮抱豪
放之才洞詩文于胸中千歲之下想
見其操行之美文辭之妙鍾嶸以為
隱逸詩人之宗彼真不知元亮也浮
屠以為第一達磨是誤誣元亮也詩
家之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吾有取
焉康樂者淵明之亞奈其心術何然
後虞世南李百藥陳伯玉杜必簡王
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沉佺期宋之

問之徒彬彬輩出然未免六朝之陋
習其初倡古文之正能開浣花之家
法伯玉必簡之力也寒山方外之士
然其詩渾厚不煩繩墨王舒王之太
家也慕而擬之黃天節有十年學詩
不可及之語其度越流輩可知矣李
白神於詩杜甫聖於詩曰神曰聖俱
人之所難能也李杜同是詩家之面
目我何容喙其間哉其優劣之辨古

人各有所說就加工夫其或有得矣
文章者李之優杜也晰矣右丞襄陽
蘇州各詩家之所重曲江亦然斯時
有岑參高適王昌齡劉長卿之屬鈞
是翰墨之英也韓吏部大極怪頽風使
世人始知古文之法體其文章與日
月爭光然後來若無歐陽公之崇奉
其文集恐是為頽壁弊篋之物乎柳
河東之筆力差肩昌黎故韓柳者文
苑之宗師也天早不奪李元賓之年
則與韓柳並稱也不可疑惜哉李賀
之怪鬼夢得之清迥居易之瀟灑皆
亦不可棄焉孟郊賈島李翱皇甫湜
張籍盧仝之倫亦當此時焉杜舍人
之詠史其寄意殆出凡想之外陸龜
蒙詩話多不載之然余歎想其隱逸
之志及此是外李義山西崑之祖也
姚合許渾韓偓司空圖亦各有一體

嗟夫唐家三百年博聲文壇揚譽詩
場者不知幾百家也初盛中晚風體
千變然詩莫過李杜文莫過韓柳豈
但唐家三百年而已哉千歲詩文之
司命何在他乎趙氏之世林和靖播
詩芳于西湖梅宛陵蘇滄浪以所業
赫然于世蓋其文章之起也王元之
穆伯長導其源尹師魯孫明復疏其
流廬陵臨川眉山南豐助其瀾眉山
之門有黃山谷秦淮海張宛丘晁濟
北南豐之門有陳後山山谷之流有
江西宗泐詩文之學於斯為盛渡江
之後有陳簡齋其次之者曾茶山韓
陵陽陸放翁范石湖之徒也宋之亡
也有文天祥嗟夫宋室三百餘年之
間歐蘇者文之最也黃陳者詩之最
也麟角之難得自古而然中州也風
雅也視諸唐宋其優劣得失天淵夏

絕雖然固亦非不可觀之謂也大明
之初宋潛溪劉覆甄方遜志等皆增
聲價於文囿近世李空同李滄溟王
弇州新變文體人或靡然歸之推為
三家法其文之製詰屈怪僻最難讀
焉是何具眼者之所取也哉余嚴侍
之日嘗指數古來文章之極品僅左
氏屈原莊周史遷班固退之宗元永
叔子瞻九人而已才難不信然乎學

者若注意詩文則先以六經為根本
準的以古詩古文李杜黃陳韓柳歐
蘇為羽翼輿衛而後遍覽古往今來
六朝唐宋以下詩文及韻語之雜出
於傳記者反覆玩索何不窺前修之
門牆乎何不達自家之意思乎若廼
樂府詩之一端也其曲名節奏及所
以裁之之法亦須粗識而可也琴操
等亦同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一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二

處守稿四

雜類六十首

山海經或以為太禹之作余知其不然何

繼傳以者聖人不語怪况多記禹後之事乎山海

經第一

山海經

山海圖經怪誕風景純註釋僅存功讀來憶着陶

彭澤奇獸珍禽觀覽中

鹽鐵論漢桓寬之所編次也其去古不遠
七戰國故文移最可見鹽鐵論第二

鹽鐵論

開編記得次公風鹽鐵往時論辨功從此漢家添
故事大夫文學問難中

鹽鐵論之前古書之行世者猶多我
非不知而省之古今之群書安能一

一入吾詩乎類說百川學海漢魏叢
書稗海等之所拾載不能悉詠者此

故也自此之後亦同意

列女傳劉中壘之所撰也婦人女子不可
不知之列女傳第三

列女傳

劉向編成列女風能掄真節棄淫功二夫本是不
更處言行德容閨閫中

生而弄瓦長而婉婉聽從既而問名
納采而後歸嫁守節是婦女之常典
也上自后妃夫人下至民妻蠻女雖

有貴賤之分其揆一也其或亂常犯
典以淫奔為事淫奔之至傾情擅郎
遂逮于盜卷不檢也吁婦人不可不
謹慎焉加諸忠臣孝子謂之三綱三
綱是人倫之大彝人豈可不盡心乎
一丘之逍遙一壑之漁釣天下萬物不改
其樂是難與俗客談者逸士傳第四

逸士傳

不事王侯高尚風巖栖谷飲是優功隱淪宜慕巢

由志慙笑林慙澗愧中

丈夫出則伊呂處則淵明康節察其
世道之治亂耳故周彥倫盧藏用之
輩難逃達人之白眼况其詩被劉
張茂先之博物今之子產也况其詩被劉
坦之大賞乎博物志第五

博物志

雖羨張華博物風從前何失見機功全編可惜不
傳世四百卷遺十卷中

劉世四劉義慶之遺業於世說可識矣古人謂裴
繩美若松之註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酈道元註
水經俱立一體與尋常解音斷義者異矣
世說第六千餘條志氣此
世說
纂錄元來義慶風註添亦是孝標功直教著著相
通協漢晉鄉談世說中
桑欽之經道元之註若無禹貢何由到此
東志然乎水經第七

水經

經是桑欽首撰風奇書曾樹道元功自從神禹錫
圭後千沫萬流行地中
昔者本朝應神帝時百濟王佺來朝獻
字文時世遙在興嗣之前其或鍾繇之所
成耶千字文第八
千字文

興嗣文才千字風豈圖却獲免刑功可憐把筆勤
勞甚白髮朝來一夜中

卷之六 太宗之君德房杜王魏之諫言其傳于今
興臨大者吳兢之力不為不多貞觀政要第九

貞觀政要

貞觀承平七德風世民間祚握元功偉哉戮實擒
充後長使英雄入彀中興臨之前其文雖統之

群書治要魏玄成奉勅撰之雖不闕王道
走於千之端倪亦可以為君主之鑑戒群書治要

第十

群書治要

想見群書治要風鄭公獻諫策勲功何為僅取數
章去孟子混同諸子中

張文成之遊仙窟我取其詞語之可愛而
已遊仙窟第十一

遊仙窟

莫溺十娘柔媚風笑着張鷟述徒功人言仙窟奇
遊去唯是淫辭艷簡中

陸贄之奏疏為李唐之貫首朱文公多取
之以載諸綱目陸宣公奏議第十二

陸宣公奏議

思慕德輿忠諫風最多逆耳利行功凜然傾歷諸
公了美譽昭昭草詔中

開天遺事撮錄開元天寶間之細事亦有
好詩料在焉開天遺事第十三

開天遺事

江水浣腸仁裕風開天遺事見微功縱然玉有太
平字埋沒馬嵬泥土中

段成式探二酉之藏傳驚座之奇然亦群

書中之一珍也酉陽雜俎第十四

依然相對酉陽風柯古著書馳異功笑擲金剛鳩
異說譎奇滿目諾臯中

蒙求流俗遍布之書其以韻語叙故事固
可喜焉蒙求第十五

蒙求

屬對四言徐李風童蒙求我假師功誰知呂望非
熊句合在黃鸝一轉中

御覽曰文苑英華各千卷曰太平廣記五
百卷太宗萬幾之暇日緒三卷太平廣記
第十六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汗綸風李昉扈蒙呈進功五百卷編何
所有古今奇怪在那中
使杜五郎之清操垂不朽者匪沉括而誰
歟夢溪筆談第十七

夢溪筆談

唔呬懷得夢溪風筆下霏談這箇功樂律納音論
說後蒲盧辨破沈存中
洪景廬著書最多五筆其一也其無倫序
者以隨見聞而筆之也容齋五筆第十八
容齋博識一時風染筆驅收聞見功隨續攤來三
四五快看談話若干中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八卷讀之最有意味

况又大經有離塵之高志乎鶴林玉露第

四止升十九
卷在鶴林玉露
吹面鶴林林下風遺編猶念景綸功清談玉露灑

灑處滴着平生朱墨中

王應麟之著書也其博瞻在玉海其簡要

在困學紀聞俱可取觀者也困學紀聞第

二

困學紀聞

書林想者後儀風困學紀聞方儻功伯厚編成非

妄作六經先置卷端中

事文類聚繫人墨客之所寶翫也其前後

續別四集祝穆纂之新外二集富大用足

之事文類聚第二十一卷

事文類聚

聚來今古事文風大用增添匪莫功餘業何忘祝

和父此書高出類書中

文獻通考馬端臨編之最為博覽之資學

者宜一覽之文獻通考第二十二

文獻通考

端臨奮起藝園風平日偏敷文獻功人若讀終經

籍考百家名號熟諳中

輟耕之暇摘葉書之未嘗入仕路陶九成

之耿介可想焉輟耕錄第二十三

輟耕錄

淵明弘景舊家風又見輟耕隨意功漸漸錄成三

十卷幾多破盡樹根中

右自博物志至輟耕錄皆書冊之贈

於耕也亦何矣人口者我何費細評學

信話聖召公聽訟甘棠之下民人懷之棠陰之稱

始於此棠陰比事第二十四

贊棠陰比事

鄭克萬榮比事風棠陰誰究聽訟功能令老嫗告

冤曲欽恤飛聲向敏中

名後世世相折獄事之至重而不可不擇其人棠

陰比事之外有洗冤錄無冤錄疑獄

者宜集廉明公案祥刑要覽等為處其任
者廣覽古來之刑法蹈循良之軌莫
遵貪酷之轍

律令國之鉅典人主之屬意在此世有興
替時有去取律令第二十五

試訪歷朝刑政風依憑律令各論功字同義異要
須辨鬼在阿香車畔中

天下之治亂在律令之邪正故律令

者人君之柄也宰相之權衡也長孫

無忌唐律註疏吾聞有其書未之見

恨其不傳布本朝

建位分官固亦朝廷之大倫其進退人也

最可慎察官位志第二十六

官位志

官位相分高下風須明退惡進賢功龍雲火鳥紀
名後世世相傳損益中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周三百其後有多少廢起之同異事
涉繁多我何詳之學者可開世史而
知焉嗚呼馬牛襟裾猿狙冠佩是君
主國相之所着眼也

茫茫禹迹畫為九州夷狄雜種蠢然於四
方地志第二十七

地志

國郡縣鄉沿革風欲開地志見他功幅員廣狹九
州外戎狄夷蠻荒服中

章亥之履痕州郡從此分矣後世分

州多寡不同各號亦然或曰州或曰
道或曰路或曰府地理之書多矣我

當以大明一統志為巨擘

我朱文公以聖學為已任之日有陸子靜
者堅持不正之說與文公相矛盾不亦謬
乎象山集第二十八

象山集

青田學術是邪風空守精神完養功我註六經經

註我再看告子出儒中

王守仁以己所得教授生徒一以譏晦翁
為事呼為影響何其不明之如此乎陽明
集第二十九

陽明集

底事合同儒佛風宸濠討滅效兵功良知拈起教
人壞便是明陽本色中

林兆恩以淺小之見振不善之辨妄議考
亭等諸儒真可嫉焉林子第三十

林子

儒門拒絕兆恩風任口著書無寸功合一三教漫
號夏詩文何信浪談中

象山王舟山象山陽明林子皆是朱子之巨寇也
白川歐長壽朱子之巨寇即儒林萬世之敵讎也
請見伯陽林鵝湖之流汗者象山弟子之誇說也
晚年定論者伯安之妄撰也林子之
書卷帙非不浩繁而唯一反古堆耳
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偏信程朱之教

以陸王林三家為蜂蠆蠱毒而可也
仙術之眩人久矣故聰明之士亦有喪其
正者末如之何也已列仙傳第三十一

列仙傳

白日飛昇鶴背風無端奪却化工功老聃長作列

仙祖王母由來冠女中

鍊丹藥餌吐故納新是道家遵生之極致

也道書全書第三十二

道書全書

石髓金膏服餌風幾人到此誤心功丹經萬卷空

多語不出無為清靜中

魏伯陽之參同契雖為道書而以其便於

易學故儒門不必捨焉參同契第三十三

參同契

請見伯陽方技風參同契有洗心功鄒訢加註非

無故却是先天卦位中

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又不言白日

上青天後世攝生修鍊者以老子為

已祖其餘所尊仰者太乙君玉晨君
紫陽君等不鮮老子之後有名於仙
術者歷代相踵不可歷舉其八仙云
者鐵拐鍾離權張果呂洞賓藍采和
韓湘何仙姑曹國舅也秦皇漢武之
外感溺於此者歷歷可記亦是吾道
之蜂蠆蠱毒也學者莫移心焉
志磐黠僧也妄立紀志傳與國史比僭踰
之罪不可逃焉本朝僧師鍊亦倣擬之使

佛祖統紀表

我怒髮衝冠如藺相如也佛祖統紀第三
自恣篡成佛祖風儒生豈用志磐功釋迦本紀睨
看了法運古來通塞中

碧瞳面壁神光斷臂之後禪流及天下傳
燈錄道原之所修而揚大年左之傳燈
之外有廣燈續燈聯燈普燈其會通之者
五燈會元也傳燈錄第三十五

止傳燈錄

二株嫩桂起腥風的的傳燈列祖功公案到頭千
七百青原南嶽孤流中

中朝之姦沙門恣譯梵語陷民生於迷網

其梵語多含此土短淺者妄言耳翻譯名

義集第三十六

翻譯名義集

唐言梵語不同風名義徒增解釋功什肇既過玄

柴出何求新舊譯翻中

撮七百餘函之要勒為十冊陳實之事業

也天藏一覽第三十七

大藏一覽

次第遍吹身毒風大藏一覽奈那功苾芻持得經

論律貝葉說來空假中

四十二章經唯說緣業而已瞿曇之

本意不外於此後來遠肇之徒以邪

說奸言培養悉陀之末法錯綜以老

莊之意又或徃徃竊儒經之語遂流

蓄害于萬斯天下翕然化之如唐懿
宗曰見佛骨則死何憂嗟乎妖邪之
禍何其迷人之膠固乎至是名教掃
地盡矣可勝傷哉遂使三武不能滅
一韓不能摧也是固蜂蠆蠱毒也學
者宜攘斥之朱元晦曰誰哉承三聖
大為我焚其書不信然乎不信然乎
古人謂兵法莫過十三篇然則兵家之勝
不在孫武乎孫子第三十八

孫子

孫子千年良將風仕吳入楚振軍功料知廟筭幾
多少作戰孰思虛實中
吳子兵家之所推也然其心術不免君子
公孫武之譏議吳子第三十九
生榮死辱正兵風將苑猶殘吳起功儒服真成論
德險師徒許命吮疽中

周末秦先之士其著書也必假古昔聖賢

使人信從恐是六韜亦此類耶六韜第四

鄭玄注十指命如越中者即指命如越中者

史記卷六韜

直鈞茅坐渭濱風牧野鷹揚成武功畢竟雖非太公作先秦兵法六韜中

有詠李斯者曰可惜當時猶漏網不焚地

史記卷六韜

紀七十下之慶也三畧第四十一

三畧

圯上一編黃石風漢家九鼎子房功幄籌先攬英

雄意三畧元來上下中黃石子房之對古人紅藥子規之遺意乎

黃帝之大事死生存亡之地何不研意殫

考藥也黃石風漢家九鼎子房功幄籌先攬英

治度起死回韜略為準據是以我知其為兵書之

魁元豐年中朱服添尉繚子司馬法

太宗問答號之七書劉寅有直解施

子美有講義鳴厚將帥自非方寸含

孫吳胸中挾韜略則其奇正機變進退攻守百戰百勝之謀九天九地之術何由施乎何由成乎湯武仁義之師姑舍是

素問醫家之尊也其書成於戰國亦是假黃帝岐伯而已素問第四十二

素問

天真上古內經風借得軒岐問答功新校正增王

氏註玄臺盡意發微中

本草神農聖功之餘後世補足之衛生家
思認看之珍多識之具也項年李時珍之本草綱
目出而本草無餘蘊本草第四十三

本草

嘗藥惠民炎帝風醫林盡致十全功君臣佐使主
治處起死回生本草中

醫也者活人之手段一七之適宜也
救死延齡一七之不適也以瘡為劇
故曰逢病不治常得中醫若乃庸醫

之不知藥也老芋誤扶神阿魏誤水
銀其不利於病也果矣與彼殺人不
以兵何異乎可以懼哉醫不可不慎
引風法曰曰焉故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程子
嘗藥出外曰孝子不可不知醫

穀者民之天也苟無稼穡則天下皆無夷
齊之清而受首陽之憂也必矣農書第四

十四

農書

稼穡絲蠶種樹風仰觀后稷進農功記勝之後有
思覬看了齊民要術中

一夫不耕人或受其飢一婦不織人
或受其寒耕織者民生之受用也
此言耕織不之得温飽者何也在耕織耳是故周
文公以無逸諫成王亦言稼穡不亦
宜乎世上貴介公子漿酒藿肉未嘗
慙耕稼之勞者我甚嫉焉

識緯是童謠之類耳有偶當者人以其偶

當深信之為聖賢之遺業者大謬也識緯

第四十五

識緯

勿迷識緯者流風記往說來虧實功赤伏曾遭光武信桓譚不免叩頭中

周季之博士以六經為經緯之經謂既有經則何無緯乎因妄撰七緯為

六經及孝經之副漢朝之腐儒隨而信之或註解之悲哉六經之日月與

七緯之雲霧相比也識亦緯之類故

并稱識緯識緯之言皆是杜撰何棲之匹也學者必莫信焉也

蒼頡造數六藝之一也人何欲不知之乎然達於知後難此者不多數書第四十六

數書

勾股弦兼一倍風九章算法好通功鮮于落下前朝羨爭及堯夫妙數中

卜數之端也須求義易卦爻之占而莫拘

時日叢俚之卜卜書第四十七

陳美平卜書

得失吉凶龜筮風金錢鷄鼠却漆功猶聞詹尹魯
端策後見君平過市中

程子尚理邵子尚數朱子尚占然則

數也占也皆出於易大而天地人物

小而禽蟲草木數占之妙於易求之

而後得之心應之乎何數不達乎何

占不精乎

文字之起本者四目之人也其有功于人

不可得言字書第四十八

益字書

蒼頡臺前鳥迹風籀楷篆隸各修功分毫偏傍慣

知後難字何過書卷中

文字既成者脣舌之抑揚高下韻聲之別

紬繹於是韻書第四十九

韻書

五音清濁四聲風沉約初開分韻功深信文清美

言在陰陽具得仄平中

字書以說文玉篇可為據韻書以廣

韻韻會可為據爾雅文字之祖原既

載之經類若其急就元尚訓纂三蒼

等不大行世

書亦六藝之一也以能書名者可攷知矣

蓋書法盛於晉後代或難及也書史會要

第五十

書史會要

義獻長傳蕭散風臨池書翰伯英功那知草聖瀟
顛處得意公孫舞劍中

書最難能也鍾繇張芝衛瓘索靖羲

之獻衛夫人歐陽詢顏真卿懷素柳

青香許玄公權蔡君謨米元章趙孟頫等最其

雄偉者也學書者精察法帖之體勢

且擇筆墨之快利心通意會而後筆

有餘巧字有餘美則可步王歐顏柳

之門庭者乎

言在設色之下能寫千里之景模萬品之物圖
畫之慰人也宜宣和畫譜第五十一

宣和畫譜

能事唯思道子風戴牛韓馬更誇功世人要見丹
青秀括在宣和御庫中

莊子槃礴解衣之說不如孔夫子繪
事後素之為定說也畫手有神妙之

品勤業於此者幾矣夫圖畫燕間之
適也不可泥滯焉昔閻立本愧畫師

之稱而何徽宗以萬乘之尊忘朝政
習土莫前乎茲乎其北狩之變是有以開之也

輸服事人之富貴賢愚何在相乎其或如相者之
言者唯偶然爾相書第五十二

相書

耳目口眉妍醜風麻衣相法已期功義農形狀渠
知否元是蛇身牛首中

以相法為業者唯餬口之計而已其

言之偶合故舉世惑焉吾想其^相形貌
之可否不如相其心術之邪正人^心面^獸

帝鑒圖說君主及侯伯必寫一通可置座
右者也帝鑒圖說第五十三

狂愚聖哲察君風帝鑒分明丹宸功唯仰唐堯土
階上莫淫駸受酒池中

三才圖會雲間王氏橋梓之所彙也目下

之奇說在斯三才圖會第五十四

三才圖會

須記王折父笑風三才圖會視良功森羅萬象皆

輸眼事實拈提圖畫中

袋古五姓族之等望房之分多出於黃帝二十五

姓族排韻第五十五

氏族排韻

葛繞藤連氏族風安排衆韻認殘功五音出自標

題處覆姓載來編尾中

歐史歷代之人物後人之論評不可悉信焉宜
高懸新案用捨之分古今人物論第五十六

古今人物論

論破古今人物風奇哉一旦拾群功直從三五到
蒙古正辨怪評琅璅中

僻知車廣諧之說濫觴于副墨洛誦潤色于齊諧
賦豈生焉廣諧志第五十七

廣諧志

眼前翫好廣諧風想是筆頭遊戲功何逸大蘭王

九錫權輿毛穎革華中

剪燈錄吾未之見新話餘話唯在案側剪

太史一燈新話第五十八

大陽天子剪燈新話

猿死申陽洞畔風牡丹燈下現妖功聞人陪侍龍

堂會大異顛擠鬼谷中

欣賞編吾取之者嫉世人溺於浮遊慢戲

也欣賞編第五十九

欣賞編

一欣一賞豫遊風徒送光陰長損功法格形裁幾
多品圍棊雜戲石虛中

吾緒經籍志知明主之富於藏書也經籍

志第六十

經籍志

大明天子學黌風經籍要專涉獵功安得身為焦
太史一生坐了秘書中

若二百篇之數至是成矣吾平素做

趙季仁欲見盡天下之書故以經籍

志終焉嗚呼男兒不可不勤學日月

莫擲梭慎勿懈惰焉

正月二十四夜月餘
春夜修眉推傷古玉京國暗花柳尋區見風來林
鳥亂相驚故蟻一旦時跳去春啼天邊雲水橫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二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三

養眼雜稿



赴中正月十四夜月蝕不平百木所食如木皆折
怪事發時雲靄橫可憐靈兔更虧明誰知迎得青
春夜倏爾摧傷白玉京園暗花梢尋叵見風來林
鳥亂相驚妖蟆一旦踣跳去吞嚼天邊黑水精

藥名離合賦

多年東武望西秦椒酒幾回賀
懿辰砂土鳧鴈飲
啄地黃鶯飄金雪散銀杏艷
桃嬌雖不遠志在隨

柳傍花人參差野草無
今昔邪莖直蔓各敷陳
皮陸酬和有遺藁本來吟
詩事苦辛夷齊忠義尤顯
露眼中何日見麒麟竭力
專精枕圓木筆硯須步
古人塵
天是一天物日月相共明
止戈始知武信自人言
生中心忠宜主秋心愁不
平百水酒滿眼木母梅

藁清

禽言

提壺搢杖陟陽坡
婆餅焦聲滿耳多
他日縱聞思

歸樂遠鄉行不得
哥哥哥哥

上元

隨例家家膏粥香
上元夜色異尋常
詩人唯說觀

燈事不及崑崙秋
武襄

春山危語

千仞巖崖放手行
頽船凌海怒濤驚
誤投蛟鱓垂涎地
虎穴獅林又託生

春林四時吟

春林黃鳥語夏木子規啼秋冷月侵戶冬闌雪漲

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言

春九旬卒土濱萬物咸新翠柳眉既顰梅花惱殺
吟身天下皆歸青帝仁時有綿蠻鶯出谷頻年年
去却來迴轉洪鈞

偶拈春興十二題書十二物名為十二闌搜

之分置每題之上隨其字賦之

春日 得狼

連日曛曛德化光咸池浴罷拂扶桑長閑鶯尋吟

須記線影縱前在駿狼

春月 得蠅

蟾輪照映百花棚天際團團一鏡升試議狂雲妬

春月素屏汚點弗興蠅

春風 得蚊

蓬然巽二絕塵氛吹煦昭蘇思不羣裊裊鵝黃風

力軟行看顛絮似飢蚊

春雲 得鵬

不待神龍更勃興春來愛豔幾層層暖雲一舉垂
天翼野馬何為逐大鵬

豔豔春雨得絲字

昔聞潤物細無聲今見淋漓春雨清甘露珠輕紅
濕處曾波眼動海南鯨

春雪得柳字

滕六霏霏也一奇庭溫寒玉早消離自緣春雪類
鹽虎張口顰呷踞地獅

春山得程字

孱顏妍麗刷春情花在林臯取次榮霞外登山著
吟屐遊人自沃程程似

春水得鷹字

鴨頭綠淨疊羅綾春水漲生沙岸崩冰解活鱗
泔泔甚媿波上有魚鷹

春花得蟬字

待看桃李艷陽天欣賞芳菲紅錦鮮收得馬嵬坡
下物寶鈿花發是鈿蟬

春草得驢字

夢覺撫摩靈運鬚池塘本不費工夫春風厭看王
孫草歸計宜期張翰鱸

春鳥

得鱸字

朶燕梢鶯奏管絃咬咬戛戛更牽連群禽斂翼春
蒐日欲比槎頭縮項鱸

春望

得鳩字

暖靄紅霞記益陬遊絲白日滿神州報春物候得
黃鳥司事官班屬鷓鴣

梅胥辨

梅衆花之殊品胡蝶胥也梅之清標何待吾言胥
以戀花為生故入其園掠其林拂其梢宿其枝繞
其葉弄其蘂穿其花愛其房含其英吸其葉哺其
實飲其露稅駕春樹躬輦秋風菜肚曰蝶為風光
勾引破以此然一生不得近梅花不知胥以為遺
對^懟乎詩家以憐薄命與參辰之不比燕鴻之相違
無以異也以此清介不見彼清標惜哉然坡老有
言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梅之晚也縱到暮春
何不開而止乎暮春胥之揚揚尋芳時也其近梅

花何疑乎雪中芭蕉理之絕無者近世一書言其實有由是推之炎天梅葉不可必無况有八月梅乎且騷人吟凍蝶者多矣雪後園林水邊籬落豈不飄凍翎其間乎若畏寒而不然則安戀花者也哉粉蝶斷魂雖非實景孤山處士唱之我聞鳥足葉化為胥又橘之蠹也其相化也未必有定時若或丁冬季春初則梅胥之相近也又何疑乎然則僧別舸所言不為決論耶且又安知南園華葉不有梅花哉若迺遍覽古今集其併詠梅胥不如秋雪詩耶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

偶舉正月五候分為韻脚亂道之

或五言
或七言

平日書其一山人因燒製銀刻兩之尚吳高劉極
滿懷春色一庭中草自幽柔花自紅鳥語管絃尤
悅耳任他鈴曲有丁東

風
百花次第風東帝發息風春服有何志緇帷千歲

霞濃江如畫媚景遍沙界松柳東軒前真意陶潛
解

其四
喜聞芳林有鳥哢百年世事宜斷送曉井一夜受
和風短綆自此不永凍

其五
平日書巢任出入因歎漢賦漫兩立為是膏澤蘇
萬拜卧龍不向南陽蟄

其六

儒佛都來道不同我談實理彼談空聖門百尺竿
頭步一踢踢翻峯大蟲

其七
齋淪武野水明霞掩城市行樂在三春履端是四
始

其八
暮頭甘雨潤又被鶯聲引杖入芳林支衣登春同
振

其九

雙親兄妹一家廬膝下團樂只且最喜晨昏修
職分深憐風樹泣鼻魚

願許伊洛浪又期風騷將閉目避俗塵怡悅几案
上

賢傳聖經須服膺常開黃卷得良朋世人多費無
根巧捕影係風猶鏤冰

其十二

經炊史酌是家活羣言瀝液慰我渴要知療婦與
分孟惟髓惟膽水居獺

典謨又十筮大雅誰能繼筆誅有勸懲冠昏及喪

祭

盛衰來去不徐徐秋扇恨長班婕妤自古君王未
漁色頻煩女寵見貫魚

其十五

九流百子企該通滿案江山滿簡風今日誰傳張
遂敏千言背誦駭盧鴻

造口甘藜蒐理義勝莠秦百篇鄭鷓鴣一曲鮑瓠

鴈

青鞋布鞵步春來賴有好風吹面來花錦草茵雖
可愛林間難望小車來

雜言

回文

雪殘映白梅陽春逢佳節節佳逢春陽梅白映殘

雪

又偷春
體

風輕看柳舞日暖聽鶯歌坐愛青春景朝吟又暮
哦濃花千簇錦軟草萬堆羅緩步杖藜處此中欣
賞多

患眼

眼患惱人難避逃廢書養眼意怏怏何求肉眼與
天眼四海阿誰眼力高

首尾吟五首

何處不吟詩後園梅發時羅浮招月魄庾嶺露水
肌風格超羣丹青情滿一枝操毫漏清賞何處不
吟詩

何處不吟詩池塘柳颭時折腰偏飾羨垂手更呈
奇李泌青青詠王荅濯濯姿撚鬚愛輕態何處不
吟詩

何處不吟詩花間鶯語時花添千種色鶯有一春
心靜調琴瑟雨肥著臉脂筆端動佳興何處不

吟詩

何處不吟詩古墻宿雪時飛花工剪水輕絮早差
池公子金衣冷玉妃寶鏡披尋思認清影何處不
吟詩

何處不吟詩雲霞簇簇時迎春尤麗絢出海各分
披聚散天邊綺卷舒嶺上系就觚仰乾象何處不
吟詩

四時閨怨四首

短調

自君之出矣淚床獨搔首悔君難休官青青陌頭

柳

自君之出矣嗚咽魂將飛良人久濡滯盍感不如
歸

自君之出矣相思淚難乾娟娟嫦娥月恨不共印
者

自君之出矣音耗杳不聞我馬欲往從爭禁雪紛
紛

偶標倭歌三題以詠之

春戀

床日月長春愁滿眼淚沾裳宮鶯百轉懶

傾耳白髮舊娃眠上陽

春神祇

廟社何容塵土澆朱垣春靜民相賀瓣香盡信格

神靈庭際梅花如百和

春釋教

五天霞遠齊州外樹有娑羅編有貝一日拈花亦

耶梨禪林未散靈山會

解悶漫筆

顓頊氏脫衡幽都而太昊氏執規東郊於是春心
亞舜克勾芒如稷契於是萬物生光輝人間無棄
物吾有何故於太昊勾芒乎牛日之夜目昏申作
是日逆風撲面氛埃蔽天調刁焉散漫焉僉曰石
尤沓拖超趨颶風類也抑又瘴風乎何可謂之條
風謂之習習谷風乎其中人也風寒疾疾者不少
吾目禍亦是已夫得目為曠古人既言之况東關
酸風射眸子乎然世之不畏風患眼者亦不少吾
哉是不幸也安恨哉風恨太昊勾芒乎比

詔去歲所患其恙不重然不可不衛養故塗藥無
怠筆硯書史又不經目倚案頽坐以費白日悶悶
之念深矣彼杜文貞之悶憂國也國之陵遲亦能
不悶其悶大人之主明在目其失常不能不悶吾
悶亦大東海羅帶之水難繫吾悶北焙包春之茶
難破吾悶易曰不見是而無悶言士之隱潛也吾
纔及子安賦春思之年而數有目疹似不見是於
蒼天雖欲悶得乎唯冀皇天移不見是之心惠以
鴻庇俾吾熒魂不曠枯糟葶不曠沈讀書之眼如

月如魚學海之波彌天淪地是吾素願有如白水
明神其鑑諸書冊埋頭吾受用也嗜好也然目力
憊或有浹日之懈其夜課宜限中宵宵做丘仲孚
歷二十餘日目崇全痊吾悶永解

右文二道詩五十二首養眼之間所口占也然
不自馬日至念二奠唯嚮晦默居而已其明日始
乘詩興稍積累以得行行之鴉污芟皮數葉使
侍側者涉毛穎正保二年乙酉大蕪二十九日

貞井先生外集卷第十三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四

癸巳紀行上

癸巳八月下旬家君將詣日光山詢于先老
秋來皆可之於是余亦從行焉發軔之前一日家
兄賜輶詩一絕欣佩吟歎謹次嚴韻
四七星珠滿白洲客囊珍重慰吾眸步趨將挂家
君杖徑滑二荒行露秋

和卜幽文送別詩韻

此行其姪友元同途

政是金風滿袖時補陀山上欲望曦更歡家姪今

同路交際彌應無絕期

余甲戌之冬從爺孃出洛陽到東武之後多

年於此然而不馳征鞍于驛舍不振客衣于

亭埃不濯行纏于長流唯讀經史以每遇河

渠地志風土等想像臆度某村里某泉石而

已今始有此行偶賦一律

往日儗裝京洛天爾來呆呆對書編豈嫌登覽窮

眸子唯恐清溫離膝前默記中朝諸郡縣卧游本

國絕山川壯夫未識旅程趣一入江城二十年

二十八日家君將首途昨夜甚雨今且未晴

故期以明日於是家兄備晚炊被呈一絕家

君有和章余亦和奉

秋來行旅侍嚴君苦雨頻繁良已勤慄冽金風鉅

似劔江頭盍早剪黦雲

家君被和余律詩感歎不措既而得家兄之

賡音賡載因復步前韻

二荒跋望仲商天雁字連飛如織編膝穩武城函

丈裏心馳下野旅亭前何為江上日多雨却使市

中溝變川家集曾無紀行卷征鞍載筆水蛇年

二黃次伯元生贖別詩韻

想看曲徑蟒蛇脩暫為秋霖不進輶日日行程維

孔適復須雲際必回頭

二十九日天晴早旦出駕到千壽橋

昨雨新晴江上朝城郭行盡向商飈若將東武比

西蜀千壽橋應萬里橋

將子武藏野雜吟

籃輿禮首仰晨霞武野望中雲路賒男子遠遊宜

自警秋原莫狎女郎花

又

武野迢迢海日晴千章林木露珠清就中一願應

難遂草際通宵賞月明

又

斯邦昔在塞垣邊都會繁榮既絕年軟翠忽遭金

吹引二十一郡萬炊煙

草賀口號

輕輿過草賀栗稻絕畦町駟馬嘶盈野群鴻喧繞

汀祈晴宜仰嶽喜雨豈修亭幸有登山助天青眼
亦青喜雨者彼一時也不
喜雨者此一時也

泥行

滑滑塗泥粘未消擔夫沒脚欲齊腰匹如郭索蹒
跚步孰與蝦蟆蠢動跳霑醉莫甘周澤酒意工須
慕禹王橈想看一石有三斗野水要賡涇水謠

白鷺聯拳影沈水中因賦一絕

翹足窺魚池沼寒鮮明上下影同般一翎仰立一

羽俯白水疑爲雙鷺看

越谷午憇

此里來遊午景幽行厨供設少時休磅分北陸越
山否越谷今看東武列

蕎麥

始看蕎麥花如雪平日誦知居易詩子粒相期春
作麵吾儕可下歎匙匙

芋

滿疇芋葉蔓縈自古蹲鴟得名若使懶殘喫却徑
須不換連城

不牛蒡

牛蒡縱又橫惡實豈嫌名野鼠休黏畫好調田父

義

過糟壁

戲作

糟壁一名春日部方言倭訓孰訛哉若非麴蘖曾

堆積恐是皇親族裔來

本朝有春日部皇子

赤蜻蜓群飛于空中見之而作

黃蝶竟天西漢災本朝羽蟻滿宮臺何凶何吉渠

無意亦并大人相逐來

雀

日中嘖嘖為爭食晚後啾啾緣擇棲翟尉門羅今

不記涪翁膳鮓古應替江頭黃柳咏開盡壠面青

禾踏破齊人或夜來如汝目誰知刮膜有金篦

到松戶而寄宿

松山松坂及松原各國地名今尚存又有武列松

戶在茅茨踈冷一村園

路中觀獵師臂鷹

鷹也者羽虫之一物其品類多矣其性以搏擊

爲事自古至今中華本朝嗜狩獵者無不愛之
鎔金以市之架講以飾之條錠以粧之腥肉以
供之方藥以救之餌一鷹以千萬雀其撫育可
以謂至矣然彼不能報主恩抑戎馬致命犁牛助
耕家犬警盜埒雞司晨鷹何不愧於此乎想夫
木同類相救同氣相憐釣是衆鳥也鷹何專肉攫
不之任乎捕鶉雀摧鳧雉擊雁鶴天鷲捉鵝雞
其不相救相憐也甚矣哉雖然非独此也釣是
魚也鯨鱈較鱣恣其吞噬釣是獸也獅虎熊象
奮其威力釣是蟲也螳螂捕蟬螂蛆甘帶三蟲
總相食吁又非独此也釣是人也以大侵小以強
凌弱剽掠兼并無所不至焉且司刑之官或稱
捕職分或稱定法殺無辜罰有怨囚無賂郅都蒼
鷹乃至有屠伯魔王之名何其安忍哉古以刑
官爲爽鳩氏良有以也其飢而附飽而颺如呂
布慕容垂者比比皆然可不戒乎可不憎乎雖
然貴介公子之講武也有資用于鷹鳥則亦可爲
蒐苗獮狩之一助乎公子守範而馳驅之道而

不踐太康共叔之迹則可也鷹亦莫使義鶻煥
爪獨擅其義于群類也今日驛路屢見臂鷹者
輿中腹藁不遑涉筆松戶旅檐燈下漫書又從
而詠曰
群鳥高飛無擊勞碧旻來去絕周遭隴鸚閑鎖欲
并按鷹以有能難解條

夜中登松戶

欲曙未明星點點張炬更避冥行險近聽蟲語雞

聲宜微看雁群鴉影閃

到幸手而天漸明積霧橫空

鴻蒙疑再遇黑氣滿天垂非觸竜鱗起應開鯨口
吹虫尤黃帝戰劉季白登危文豹隱多日騰蛇遊
絕時凝如醜墨汁細似亂綃絲妖術果招禍笑他
五里奇東大明照不輝
除負望筑波山泉流
一朶孱顏雲捲開筑波氣勢最崔嵬
峯頭聞說生
蒼草筮者誰能採摘來

到栗橋而浮舟

便是利根川下流急湍百步水悠悠栗橋栗里雖
相比不見淵明唯棹舟

一利根川俗稱坂東太郎因詠

利貞根耶名利根義訓果難辨真假中華亦有彭
郎碗坂東太郎號不野

栗橋古河之際微雨浙瀝是晨霧蔽日之為

也

朝霧難晴雨又臻胡為秋潦太妨人紛緼盍作山

巾子皂帽却能遮日輪

望秩父山

遐望秩父極魁岸邃古兵器埋不散于今縱有發
堀人真是秦時鍍鑠鑽
重忠傑出賴朝臣無奈北條為忍人昔日畠山崇
秩父何殊源族奉應神

古河紀事

野州古河里本是下河邊地名有沿革倭唐所同
然城中一場曲以賴政名傳最疑源三位未曾來
東偏豈其雲仍輦居止祭祖先鎌倉基氏胤御所

有二焉其一在斯處其一喜連川豐臣命婚嫁喜
連獨僅全爾來為采地武夫互自尊聞彼源利勝
累歲握國權三朝之元老榮名播朝鮮兼旨領此
城萬碩二八連衰晚頗閑暇父兄被招延屢言與
余見一旦惠書殘余曾暫趨謁惟夫甲戌年却後
余閑退久避柳營前嫌覲權貴面當時峻拒堅既
而余筮仕公早飯黃泉往者不可言家嗣病未痊
今日偶午憇感舊聊成篇

野毛驛或曰

雨餘路滑霧外天高秋草萌出皆是野毛

真間田見狗而作

昨離東武府今既要回頭汝若似黃耳尺書傳得
不言豈疑歟無國從室入息始欲思已皆願
小山山余心良之好自小山而封造或樂以
早擊義教壯心競賴朝征奧亦奉命平生功勞東
鑑中小山一種從此盛

自小山赴日光有二路其一則宇都宮其一
則壬生也是度向壬生故不見宇都宮因賦

一首

宇都莽蒼只瞻望路自壬生近二荒猶待他時尋
往事宗圓累葉接公綱

早學室八嶋者下野國之名區而三十一言之所

余見多及也余欲見之故自小山而往焉涉姿川

不聞過飯塚渡黑川到室八嶋飯路渡思川皆賦

和詩

今日資姿川

想看西子愛江清滿目姿川羅帶橫一頃泓澄如

拭鏡妍媸胡漢轉分明

飯塚

郵傳陸離街路間無良無賤往猶還旅人望驛宜

先嚼一塚高撐飯顆山

黑川

應是黑蛟曾躍淵淺流浸潦稍增泉奧列又失郡

名了野何時稱此川

陸奧國之有黑川郡者國史及倭名明矣然近來五十四郡無所謂黑川者土人亦云耳不聞也吾聞之某人

室八嶋

名在倭歌今尚新下毛野水氣輪困八仙凌浪事
相似此嶋煙間二四神

思川

漢武有思子宮甄氏有思亭

慕子築宮憐漢皇甄君亭上獨悲傷石泉如咽又
如恨誰某相思一派長

遊室八嶋記

下野國室八嶋者倭歌家之所稱述吾聞其名久
矣去歲壬辰之十月家兄飯自日光緬懷賦詩且
謂仁朝所記之卷向尊即垂仁也非彼皇子也豐
城命者垂仁之兄也曾赴東國則此地或其遺蹤
乎又鷲宮緣起之所說有間皇子良岑安世時世
之不同也有間之黨有塩屋鰯魚也其論辨的當
矣吾不容喙今歲癸巳之三月家兄又赴日光自
壬生驛南往見之里人國保某告曰日光權現也
辨才天也伊勢大神也富士淺間也鹿嶋也能野
三山也管神也筑波也此是八嶋之叢祠也又有
六所本宮新宮藥師彌勒宮邊山王是也家兄依
彼請被示一絕焉既而吾吟其詩讀其序稍有意

行之趣也方今家君詣二荒吾奉從之家兄諭曰
涉若欲過室八嶋則發自小山驛而可也其路稍
近余諾焉八月二十九日首途晦日之未時既到
小山問室八嶋于檐夫僉曰不知其處於是檐夫
爲扶已勞倩小山里民而使舁輿家君直赴壬生
余與友元同自中路向室八嶋舁者曰自小山行
程二里許乃涉娑川到飯塚榻屬于黑川舁者相
語曰頃年不到彼地久矣郊垆荒遠路岐三义頗
以迷誤矣故有行數十步而回輿焉有到榛棘擁
塞之處而避返焉至是一夫先登高處四望以記
其前路而進天色陰翳秋景稍晚偶見村民之倚
林牆者奴輩就而問之答曰去此僅二百步許且
指示之然而叢薄駢雜猶不易辨也徐而舁者得
到焉林外有童兒三四人因又扣之齊言曰此室
八嶋也余乃下輿而步此日驟雨微注乍歇黯雲
凝而俄散昔者信實之詠室八嶋有時雨濤雲之
句今之景物固相類也左右皆林木也踐小路臨
短溝超圓木橋登本堂時一人來前余料其爲國

保氏果然又有一人之出接共是守此社者也所謂八祠列立于林際各以小溝爲之界畫其名云云六所在本堂前之右邊雖有間隔而無溝限其名云云國保之所語與家兄之所說固脗合焉且向余曰今茲三月林氏春齋君來遊於此尋問委曲被留一詩藏之爲珍今其容貌甚似恐是再遊乎余笑而不答顧友元曰余雖不如張伯楷昆季而同胞連枝則彼之所屬目既匪昧翳也友元亦笑之國保復曰所言可不垂迓此處亦所屬從于天台宗也吾儕其或往詣東巖山之日可拜華軒而已於是使從者告以其實而坐堂筵開行橐展明牋題七言絕句附之友元亦然時既昏鴉閃閃乃同出而飯夕雲黥黯于前路晡鐘鏗盞于遙寺從者不慮其如此而燈燭之具既先遣之余思尋常堂室之內猶不照之則行不得也况今初來之郊原而擔夫之不諳步程乎路之可以迷者石之可以礙者橋之可以逾者谷之可以陷者川之可以涉者溝之可以跨者坂之可以蹶者渟之可以

粘者樹枝之可以遮眼者蔓草之可以衝脚者亦
皆不可測焉魯陽之戈擣日于三舍今既難得也
不夜之城豈移來乎拄杖之光安在哉僕奴馳入
村落以求松明提持而燭之出八嶋而二千餘步
酉時全傾矣夜色沉沉夜氣淒淒既無月宮之可
望又無星彩之可摘唯得炬火之助而已炬火將
盡乃拗折枯條以繼之拔束藁草以舉之從僕及
擔夫相戒相諭而前偶有一民之飯自田間者因
以爲導余臆度家君之在壬生而望待焉故心想
如馳既到川流而導者飯去輿丁勦力高擡撐之
亂流而過之炬之碎抹點點于水面者如星之散
如螢之流如渙篝之明滅如狐火之斷續焉中流
之稍深也巖浪之頗峻也助聲擁扶陟于岸頭數
百步許又濟小川此是黑川也思川也壬生較近
舁者喜躍漸入驛中有一僮挑燭籠而迎我者此
家君之所命也至是余心既安從隸亦平穩少焉
卸輿廼寄宿之舍也入謁家君所告如右友元亦
在座間賸夫昔在八嶋之四圍豈如此之隘狹乎

野水潺潺環爲八曲因以八嶋名之擬八泉八池者乎豐城留跡之後下野官司別業之所在耶立人隱士之所卜築耶室八嶋之稱在此乎野水之氣纖纖裊裊似雲非雲似霧非霧所謂八嶋之煙也曰水色籠煙曰煙籠寒水之所同然而與炊煙狼煙殊異矣古人之題詠未曾不及此可考而見矣然倏起倏消匪如富士朝熊之煙不絕也國諺又稱竈曰室八嶋是以倭什有誤用混同者云八字之小祠古未必有之物換星移而水飯於盤蓬塊積焉草萊荒焉八嶋之區別不可認焉後人因建八祠溝澮隔之不失其名既有祠字則不可無主領也爾後神職之冗散者與僧胥議每祠設其名既而又構本堂且添六所者乎或曰此嶋之神與富士淺間同體也凡延喜神名之所不載朝廷史策之所不著然則難信從焉雖然其地名之流傳人人之所遍知也余今往見之者爲此也聞奴輩相語曰自小山枉路而涉河迷錯于前程固已勞矣及至彼地而無可觀覽者飯途日暮亦甚勞

矣彼等所言固然夫古蹟舊址煙草荒蕪多矣盍
見前人之賦蕪城吟故宫予古塚感廢宅者乎余
讀小說玩歌集則室八嶋如在目下然而想像之
與親見孰其切近哉百書不如一見面不信然乎
白香山之過襄陽也曰懷人到其鄉彼讀詩編而
慕浩然與觀山水以挹清芬其感情之淺深可以
察焉余亦聞名之久故不憚迂徑經過如此佇立
彷徨拂林霜藉苔露則覽古之思油然而生且八
洞六所皆頽弊卑穢倘逢剛風則崩仆而已憶世
上無用之伽藍新構之社壇碧瓦粲粲畫棟煜煜
則亦非無憐感也余之所念是僕輩之所不省也
故唯爲倦憊而已抑彼爲台宗也近世之所掠取
乎試有詰問于台僧者則彼將必答曰圓仁者壬
生之產也一旦來此弘台教於里人爾來如是也
吁且夫小山八嶋甚不相遠余今日以里民之舁
肩輿故謂得鄉道也既而不然古云不用鄉導則
不能得地利鄉導善則無多岐之惑途窮之哭也
不善則反之項羽之失路于陰陵者田夫紹之也

不翅此也聖賢之道固不可無鄉導也外堂入室
是皆在其人之善誘而已否則曠安宅而不居捨
正路而不由悲哉若廼讚列之屋鳴者以其形似
屋宅也世或稱八鳴此其舛謬也又神世之大八
洲者不言之

赴壬生而留宿

雨細雲沾不解晴又凌泥濘到壬生壬公今夜莫

生水恐泥日光明日行

三句折壬生字而滑稽

九月朔日早出壬生到伊奈波新田途中詠

所見

堪喜壬公聞我語曉雲歛晝淖泥乾一腰青線掛
天外四面赤盤離海端初訝遠燒煙爍爍終知果
日影團團驛夫得便脚彌健行路不同疇昔難

過陀伊山土人曰此山有神祠凡方一里之
間皆松林而無餘木以其為神木故不樵採
此神本迹誰識取山無衆樹雜左右蒼髯看晝又
蒼髯聊學夏后氏社否

陀伊屋川

脚 小河湍迸落冷冷石鑿鑿堪漱吾齒牙不忍濯塵

榆木驛停輿之間遣奚奴于田家呼煎茶吸

二瓯

暫駐征輿墻壁隅此鄉何日喚名榆為知野茗添
風味煎點嫌他煩綠珠

到奈佐原

奈佐原非亭驛數破茅戶戶絕貧民羊莖乾菽定

牢飽知是村家野八珍 戶前多驪

見篋栗鼠而行者因作

欲知栗鼠便貂鼠宜剥軟毛為褐裘奇鳥珍鱗他
蓄養復籠此物我何求

鹿沼驛

村氓好是作身謀布密繅肥栗又稠梁惠去來人
不顧誰留鹿沼置東列

花間河說

樂府之有花間集也人以為雅稱焉此河以花間
名之不亦風流乎古之為守介掾屬于下野者誰

某之所設意乎不可知也。嗟夫！其遐邇皆山也。左
右皆野也。四時之間，山花野芳之零亂于水面也。
青者如按藍黃者如碎金赤者如瀉丹白者如散
粉黑者如點黥。百菊之中有墨菊其花墨色紫者如敗素紅者
如濯錦綠者如鴨頭而已。其景象可想矣。抑讀花
間集則詞曲之色目歷歷可記。屢臨花間河則百
花之品色可以緯陳者乎。其在東閩之遠陬而不
被標著于文士歌人亦可惜也。

火夾驛畫休多蠅

食盤揮颺苦蠅飛。火夾郵中晝晷微。猶有營營推
不去。盍兼殘暑早同歸。

蕭然板橋驛見芭蕉。告衆說語休多。涼風正
脆柔。難耐爽風吹。小徑芭蕉雨歇時。佛說無堅吾
不管。偶然葉上欲題詩。

望驛路之群山。削大峯。古寺。歸來。與。年。跡。
噴坑處處動。唵思鹿沼前程窮。目時遠則攢峯如
列指。近而群岫似分肌。高低凹凸各區別。屈直橫
斜俱蔓滋。双劍揚輝凜突兀。千簪捧玉矗參差。九

回縈曲羊腸轉十二飾粧螺髻垂抱子嶂猿何憚
嶮背人頌鳥不辭危凝煙塗抹紫遮面爽氣晴明
青到眉支遁于今應買隱愚公自古豈推移樂天
專愛匡序秀禹錫曾傳太峯奇仔細讀來須準擬
南山形狀退之詩

室戶川

蕭然室戶亭川韻耐吾聽瀉得松松影低昂一色

青

今市驛

今市煙埃客子忽去斯二里補陀宮如來寺與清

光院驀過斜陽一顧中

出今市半里許谷水瀧瀧撼石之音稍可愛

其名曰今市筧

細流濺濺又淒淒竹筧引泉今市棲應是二三升

野水傳聲一注漲前溪

到鉢石而寄宿望黑髮山

鉢石者即山管橋外之人家也

神山一髮豈髡童今古烏雲掃疾風霧簇峰如筆
毛亂英靈却是黑頭公

鉢石詩戲效東坡賦楊康功之石詩體

二荒固多僧呆者失其名手不把梵夾如龍耳又如
盲調飢提一鉢街市隨意行市人知其性未肯畀
飯羹擊鉢起且舞唯願一飯盛頻喚皆不答日高
雨縱橫忍餓將飯去呀犬太惺惺信信噬壞衲此
僧左右驚遽走鉢弃置掛石頗有聲此時行旅客
相見稍関情鉢非石上物其或有神明坐跪供香
火更致渴仰誠傳聞多群聚貯蜜如有精彼僧亦
經過把鉢手裏擎拳石独頑立喧笑一邑氓石佛
曾戴餅事跡欲相并因以爲里名咫尺二荒程借
問何所據聞之烏有生

鉢石即事

三日秋風三十程祇今鉢石客中情鄉民雜還何
曾靜喧枕泉聲混市聲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四終

癸巳紀行卷之中

二日朝出鉢石之客舍從家君登日光山賦

山管橋

憶昔此河尤險艱五繩懸渡尚應攀一橋俄就扶

神步始信古人無棄管

靈堂山管橋之右有塊石駒立石是也

怪笑山神神力微激河難涉且先歸駒非絰止唯

蜷局靈術盍能鞭石飛

橋之正面有小祠所祭化橋之蛇也

恰如虹氣作橋梁勝道斯時不用航一握雙蛇忽
投下深沙王是似強良

肅詣大猷院堂

靈堂煥徹日光山秩秩大猷桑域間三歲雲愁催

淚雨歟生愁是拜台顏

薨後今既三年

堂庭之左有石盥盤以銅筓引岩頭之瀑泉

無新汲擔運之勞

岩前飛瀑洗塵氛引入石盤心近勤盥漱更無清

可比流觴曲水不堪云

恭拜東照宮

東照神君敷德輝丕謨偉業最巍巍三河八郡開
基址七道五畿歸指揮靈廟高臨紅日動威風大
起白雲飛賴朝以後柳營將未有遐齡過古稀

神君

薨年七十有五

廟庭之左有鳧鐘是朝鮮國王往歲所貢運
也其官臣禮曹李植為之銘司直吳竣書之

以彫刻焉

貢進洪鐘萬里航朝鮮本是仰扶桑華鯨躍出釜

山浦永吼補陀峰上霜

本宮

此神之子宇都神大社載名延喜辰靈境乍遭勝
道掠叫為千手永欺人

又本宮之後林中有紫雲石

此山勝道有遺蹤創寺號為四本龍一片紫雲凝
作石不於如意篋中封

東嶽新宮

新宮亦是混浮屠本地馬頭何太誣寶殿開時日

輪出相輝一顆大珊瑚聞新宮之庫寶有珊瑚一顆稍大如乾堅魚家君往

年曾見之

風化三佛堂

聞說堂中三佛身金銅鎔范費人民龜山高揭曼

卿榜今見龜山在近隣龜山寺有三佛石曼卿大

也瀧尾一名龜山故第四句云爾

瀧尾

岩頂飛流條級開鏗鏘磬更喧逐若教三十六

鱗躍龍尾要看燒尾來

三本松尾在瀧

多丈數圍千歲枝喬松盤屈最瑰奇靈株須比三
珠樹山上仙風鶴舞時

述事三十韻

夙出鉢石登二荒星宮一祠在路傍山管之橋雖
利涉今稱御橋更關防徒扛別架通來往左邊大
冶川流長濺濺戛戛又聒聒滿耳恰如聽笙簧山

水清音吾所愛看快洗塵土賜本宮新宮始經過
過一字久崇瑠璃光三佛常行相對立賴朝堂元

法華堂緩步先詣大猷院三字鬱鬱煥宸章惣門
二王夜叉門胸掛髑髏果何祥金碧焜耀驚人目
謹獻香資首不昂竭來拜趨東照宮石華表上勅
額彰門有兩箇荒脛巾手中字似啓行鍤鍤蓮花
芬陀利又看箕伯與阿香寶塔隱映五重塔鳧鐘
遠來自樂浪三十枝釭南蠻物棄置須不污靈場
入捧香料拜誓首神官挹我幣帛揚鐘樓鼓樓可
互響高四丈許相輪橦那般燈籠知多少惟銅惟

石費無量一庫藏得大藏經御厩龍蹄欲騰驤徑
到假殿見三鼎初聞每歲一沸湯衣冠遊所今不
赴宮堂之邊暫彷徨外山高處問何有人言毘沙
門天王佛岩小祠松獨立勝道昔日此埋藏豈疑
○慈惠是天狗始使台徒儼軍裝瀧尾泉石一覽好
中路偶入妙金房一坊八十惟獨何家兄再回卸
客囊嗚呼二荒是國神有宇朝日悉荒唐唯惜古
典欠詳備未知緣起果野篁忍辱之草三寶鳥絕

巖雲深徒顧望秋日近午歸鉢石肥膚流汗浸衣
卸客囊嗚呼二荒是國神有宇朝日悉荒唐唯惜

古典欠詳備未知緣起果野篁忍辱之草三寶鳥
絕巖雲深徒顧望秋日近午歸鉢石肥膚流汗浸
衣裳

此日午後遊寂光見瀑布
空海經營奈有無寂光瀑布是靈區一條迸出珊
珊露濺沫摧為千百珠

寂光二本杪

相對兩杪柯節均誰攀蜿蜒老龍鱗嶺風掃送又

迎接髣髴雙槐作主賓

寂光池石

石面有窟土人曰此石窟中之水古來不乾昔生食之馬偶來此而

飲窟水因以獻于賴朝

一塊雲根山徑傍窪中涓滴轉清涼渥洼馬孰與

生食得者應同暴利長

土人曰下野國有磨墨淵去二荒不甚遠磨墨之馬

出自水中今此與生食併書

望大真子山

其傍之微低者小真子山也

吾亦環滁遠望人二荒滿目碧嶙峋一拳霧霽屨

願好秋日新粧楊大真

腥淵

風而出自淵底故名焉斷崖有梵字空

海所書云

觸撥寒流崖石堅壯遊聊到腥臊淵定知下有蛟

龍在金翅相爭穢氣傳

過妙道院見故加賀守堀田正盛對馬守阿

部重次信濃守内田正信土佐守三枝守重

之石塔而有感

子車何事殉羸秦今又嗚呼三四臣時俗如斯太

惆悵勇心蹈又未成仁

此寺中有天海影堂

鯨山詩

并序

七鯨山去日光山稍近其山下之人家曰鯨里鄉
導語余曰東照宮隨役之伶人所居止也其前
程又有外鯨里焉鯨或稱俱自良是倭字也然
邇歲妄庸人謂昔有德次郎者來棲焉因名吁
何其白癡虛誕之甚哉今日余寂光之遊覽此
山嵒兀在目中想夫以鯨名者何歟形之似乎
鯨非山上之物然伏犀之山蛟門之峰魚山之

氣鯨山之雪異域之所有也山之以水物名之
者鯨山豈獨然乎亦猶麟洲虎灘狼河馬江牛

渚狗峽以陸地之物為水之稱而已其或元會
運世之改變也兩儀翻盪四海崩裂崔嵬者下
為河海汗澗者上為山岳彼僵木株之在深流
蚌蠖殼之在高嶺可以為證焉然則鯨之驚奮
吹浪於斯而遂涸死歷世之久鬣骨猶存後人
因以號之乎猶如巴蛇死而堆骨為巴陵乎鯨
之在海也其狀如鳴安知其死骨之不為山哉

聊爾走筆

却怪傾翻水陸無鯨山道率拂雲衢吞舟高躍乍
投墜海岳換移鱗骨枯

三日蚤且出鉢石赴中禪寺路經清瀧寺寺
中有瀑

補處又聞菩薩姿清瀧音羽莫相疑不高不廣稍
流麗足線輕垂縷縷絲

中禪寺途中作自日光到中禪其行路二里許來者至此皆停其馬故號其處曰馬返

既入中禪路不平古來禁斷馬蹄行石蹊詰曲輿
難進泥坂凝粘杖屨撐無數紅楓偏慰眼及般碧

草亦怡情下看浮藻奔流急上有枯株略約橫
樹子圓猿咀破蒲萄葉大鳥翻傾丹青妙手豈描
盡山又山兮凡幾程

登鳩胸坂至此停輿徒步而上其間百餘步是中禪最險之處也自入中禪又

豈唯鴨越最紆環峻坂縈梯步步間莫道鳩吭曾
不噎使吾胸膈太嘗艱

守子石土人曰山神禁女人之入山昔有八乙女言曰我奏神樂則非他女之比

神何害我乎遂登此化石

舞女一朝俄變生望夫啟母亦無情雨敲風夏有

遺韻認作從前神樂聲

牛石土人曰山神禁牛昔一牛載重而登至此化石

昔聞成都石作牛今看中禪牛化石舐犢喘月又

服車橫卧如有剗蹄迹

樹七十二王松牛石在其間

高風狼藉未曾僵衛護山神枝葉長牛石試須俾

村重兩枚屹立兩金剛

自鳩胸凌坂而陟可半里餘其間有地藏堂

有不動堂而後遵平路又可半里餘湖水湫

灑于左直進登中禪寺

中禪高出白雲間絕頂猶望男體山來路顧瞻雙

眼眩孤房坐憇寸心閑里民屢擔穀囊到樵者頻

提椽木還捷似猿猱輕似鳥渠言此險易躋攀

見植木千手觀音像本堂前別有一堂安之其中僧曰是勝道所手

製也

古木抽生自地中觀音千手極人工棘猴楮玉卵

碑類精巧應須與此同

言非不奇巧而無用之物也

見四天王像

觀音像傍有之寺僧曰製造者未詳或曰空海也

刻成四箇丈夫相瞳眼張肩有意氣揚梵客虛傳尊

大號天王豈是果天王

見勝道像

堂內別設倚子以置之左手持扇右手持念珠

念珠扇子握中堅勝道遺容面目鮮山鬼有靈應

叱罵寧能待汝二千年

中禪湖水歌

山上有湖是何處管根諏訪又中禪管根一見諏訪未今又中禪得攀緣憶昔此湖何年圻東西南

北四面連山神若鍾鷓草世却在琵琶湖未鑿前此

日是天雲霧散碧琉璃面清潺湲千手崎外千里

邈日輪寺側日光圓歌濱眺望亦佳絕猿王舞曲

是虛傳人言勝道洎空海泛湖幾度逢神仙自銜

自誇豈堪證僧郎所為振古然聞說山神嫌鱗類

滿湖終無衆魚羶應是一水至清冷千尾萬鱗逃

他淵又聞不禁羽毛輩鳧雁鷗鷺時聯翩遠嶺麋

鹿或呼友近林胡孫屢倒懸吾坐別所喫午飲寺

僧慇懃勸乘船更載新材鋪草席欣然大坐頗周
旋水光人影相散亂菱花淨拭起清漣汎乎將入
紅葉浦豈獨錦江映蜀天白石粼粼偶盈掬一汲
漱齒渴早痊想像彭蠡洞庭上過矣宮亭甍社邊
望裏白根岐陽景九月微雪在絕巔俛仰爲恐歸
程遠速登岸頭衣裳寒匪啻森茫三里廣漲起千
澗萬壑泉

寺僧曰男體山者中禪之頂也攀躋又三里

餘最是峻急也上有男體女體之二祠二荒
之僧侶潔齋而上自建社以來星霜甚古

歲秋元氏之在二荒也與僧徒胥議以銅瓦
新葺之其營構固勒矣登其最上頂而下視
余則尋常山岳之在四顧者或如平地或如埤
堆或如牆壁或如房舍或如坂坡或如峯障
或如小兒或如矮人皆立其下風唯獨仰望
富士山之絕入層霄而已富士不可得而及
男體固是高山也
男體層巒難登陟直參霄漢欲峻極既登絕巔小

野列定是士巖小日域

寺僧曰中禪寺之右一里許有標茅原偶作
寄語標茅原上草秋來春去一榮枯豈偏依念觀
音力雨露恩光何處無

華嚴瀧 并序

余登岸之後入曲徑拂篠草援枯株凌埤凹往
見之無入之地無路之處也瀑布一條百餘丈
許其涌出處則不可窺測也巖溜九派交流于

潭底固是壯觀也然不可無巖壑之戒者也御
導曰此山名華嚴嵩以其出自山頭故號華嚴

瀧一曰八塩瀧此瀧流為巨川稱小古來川寂
光之瀑沫合沓于中流即是山管橋下之川也
過橋而左瀧尾之支流號稻荷川者亦混入於
此又二荒之傍近有箕輪瀧荒澤瀧霧降瀧也
荒澤一名裏見瀧

日照高山映急湍宗尊謠詠至今殘一源直下無
停滴九派分披亦助瀾灘吼奔雷千仞轉雲晴飛
雪萬年寒窺望密密霧衝面引汲泠泠冰徹肝瀧

尾寂光猶芥許箕輪荒澤定杯看譬諸能野未無
及擬以龍門何又難瀉落銀河傾兔窟劈開玉峽
入覲桓天台僅是四十五誰測華嚴尺若干

余及友元倚危巖而觀華嚴瀑奴僕下行數
十步歸告曰前有大盤磐石上有大榎樹修
鍊者從誘掖者而來此係長繩于樹枝纏繞
其身以投入瀑泉少焉扶牽之是鄉導之所
語也余聞而笑因口占一絕

三昧曾聞有水光那般苦行太風狂魂驚眼眩懸
泉底爭及丈夫游呂梁

寺僧曰畫工之登二荒山者倩僧侶携土人
往觀衆瀑以描寫之所謂華嚴寂光瀧尾荒
澤箕輪霧降等也夫廬山之瀑布者中土之
勝境而題詠多矣然古來唯有謫仙詞也徐
凝之惡詩坡老恨其不被濺沫洗也吾想書
畫本一律世之所圖畫者謫仙固難得而徐
凝甚不少也戲詠

瀑布好將精絹摸高低白浪勢如無山靈若識丹

青品須使泉簾洗惡圖

中禪歸路漫筆

余登中禪泛湖水踏狹徑觀華嚴瀑布件件如右
於是出華嚴挽蘿葛而進脚之所觸袂之所倚朽
株滿地草篠荒蕪于前後或跨而過或跼而匍匐
或踐而下或避而行直陟崇岡而漸赴歸路乃到
不動堂而下視則溪澗交錯巖泉分流有所謂地
獄谷者固是不測之地也倘或顛墜則不可跳出

與統想世之犯朝憲冒國法者餓鬼也囚徒也
理司刑者閻王也其副屬者冥官也其賤隸者獄

卒也狴犴圜圜者泥犁也繫繫榜笞氣絕又誅者
黑繩衆合等活也號呼籲天者叫喚也鼎以烹之
者鑊湯爐炭也又以傷之者劍樹刀山也浮屠氏
之構意造說唯如此而已極樂天堂亦可推而知
之後來匪啻頑民女尼之昏而無知緇素之侶亦
信而不疑迷矣哉乃下坡而往衆樹之巨枝枯柯
之壞斷者縱橫于路是疾風之所拔也樵蘓之所
伐也山鬼之所裂也霹靂之所劈也偶爾飄倒而

自高趨下投澗捎石又與崖谷之斷木相觸交落
坎坎鈎鈎餘韻錯綜焉山徑之側處處有春穀曰
斯邊隣村落之黎氓所造設也余踞巖少憇之暇
僕奴試舉一曰曰稍重兩手難久持矣且戲提一
曰以運轉之崩落不止殆如奔猪遂入無底之溪
云此物形圓故其勢如此古人曰轉石于千仞之
山又曰珠之走盤今可以并接焉自不動堂至地
藏堂之中間有茶店一字為使上下坂嶮者息肩

慰渴於茲也剝松皮葺之野老一人居之樹銅塗
煨槽拙以迎接焉鄉導曰山中不違椽桶削治

工故活剝樹皮以葺屋者多矣自十月至三月雪
深而攀陟者甚少是以夏秋之間二荒之細民相
更而來此以待登山之客云抑四山之環峙也唯
有樵擔之往來而已人跡固稀而此一黔首子居
茶戶不憚瘴嵐之毒不顧山獸之暴其所相親者
猿獠之伍猪鹿之友也可謂之有勇乎不然也彼
僅貪過客湯水啜菽之孔方其與鳥獸同群者以
趨利欲也吁彼哉彼哉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天下

嘻嘻皆為利來信哉山中多生藥草人蔘亦或有
之近歲有入山採摘者江府之一醫見之曾語曰
三栖五葉與出自雞林者不異驗其氣味真人參
也想昔皇運之繩蟄也六十餘列每歲各貢方藥
典藥寮頭處劑之施藥院使分配之延喜之式昭
著矣故藥品不乏何必假異域之草種乎時世移
換而各國之產藥人不之辨也故此山之有人蔘
知之者鮮矣其不為活人衛生之資而風以剔之
而以腐之日以膜之草莒以侵之鳥蟲以噬之可
勝惜哉蓋弃腥穢之蠻藥而用本邦之嘉卉乎
聞山中有佛法僧鳥謂其嘯聲如此暗夜深更往
往有聽之者其形色大小未可察也古稱此鳥高
野醍醐及此山有之空海所詠三寶之聲聞一鳥
是也往稔鼎峯之僧告余曰空海入定所之院壁
有金罔所畫之佛法僧鳥其物色似杜鵑果然乎
否貴介公子若使射聲之妙手發中之則彼姿模
其或可以認得矣且夫隅田川之都鳥千歲之清
賞也然比年背人而不來非江府村戶之不遠遊

艇漁竿之太繁乎方今二荒之山廟堂之所卓建
車馬之所紛糝固既非曩時深幽之比然則此鳥
之遐舉高翥于雲表之他山也亦未可知焉吁佛
法僧之三寶者釋氏之所珍也曰慈曰儉曰敢不
爲天下之先是老氏之三寶也彼門流亦貴之士
地人民政事者孟子之所謂三寶也爲國君卿士
者捐其輕取其重而可也既而地藏鳩胸之坂路
皆蹈盡矣今晨余之登躋腰疼脚酸自鳩胸至不

動凡木憇知爾者歡度也四顧之間或有韓公登
華山之感芒鞋猶然豈得如靈運之折屐齒乎

生而肥重不慣健步之所致也及至于過巖嶮登
別所眺湖水乘扁舟望白根之秋靈而瞰華嚴之
泉簾則洗吾肺滌吾情拭吾眼忘吾疲促吾興招
吾詩以爲今日之登臨不負吾矣至是唯一息而
鳩胸既下矣始知上坂之甚難下坂之稍易也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致思乎自此而徒行猶千
餘步乃乘籃輿顧盼之際到馬返經水澤歷清瀧
而進右視則林薄之交有一小堂鄉導曰此處名

曰菩提堂中有毘盧遮那像昔者空海所彫之木
像安之一且有人來盜之而逃其像今在越後之
某地云故改以石像焉余撥輿簾瞥看而去獨笑
曰奮然之入宋也登清涼山盜瞿曇像齋歸置之
平安城外之嵯峨堂內彼者亦慕奮然之餘智乎
乃遵舊路歸鉢石之寓舍則斜陽印於前山入謁
家君具述今日之所見中禪之坂路湖水之眺望
植木之觀音清瀧之古寺等三十七年前家君之

所熟覽也華嚴瀑則未也故所問委曲而所答不
寧因告曰中禪寺有鐘樓寺僧曰有銘識余謂不

知何人之所作也即登樓見之巨鐘一口範模稍
古字面頗泐拂拭而讀則建保四年三月左衛門
尉藤原政綱爲祈其妻兒之無恙所施入于日光
權現而嘉元二年五月山僧覺音自寺家所挽上
也余曾見藤氏系圖曰中沼宗政者小山政光之
子而朝政弟朝光兄也宗政生左衛門尉政能政
能生政綱亦爲左衛門尉即此人也自建保至今
四百年餘則稍既白物也蓋政綱傾心于二荒神

之深故特寄華鯨析其家室之肥碩耶然政綱之
子葉不見于譜牒抑神之不歆享乎或譜之漏脫
乎鐘樓與植木觀音堂相望焉其間前坡之高處
有三重塔頗以屹然所設誰某乎所建何年乎移
賓鴈之羽影則摸天竺之浮圖者乎弄林鶴之形
色則記眉山之詩律者乎又別所之下湖水之上
有華表寺僧曰揭安粮海三大字于此古來久矣
是空海所染筆也此歲藏之內庫云寺僧又告曰

從北山行四里許有溫泉其地曰湯海也溫泉類
療病病故二荒傍畔之僧俗多往浴焉自遠方來

者時或有之又標茅原其際可一里也浮屠托言
觀音之所坐也行盡則那須野較近且中禪山路
深僻奧陬之處與陸奧不相遠焉是皆今日之所
視聽不及吟詠者也梵文之說云一日月之照臨
名一世界如是千初禪名小千界復以千小界名
中千其中有一三禪復以千中千為大千其中有
一四禪也梵王住禪中間其號令摠上冠下又云
十八天分為四禪其初禪三天一梵衆二梵輔三

大梵得中間禪為世界主又云梵王住初禪中間
即中間禪也在初禪二禪兩楹之中於是其字義
炳如然則勝道指絕頂之男體為捻上以翠微之
二荒為冠下因名此寺為中禪度幾大梵天王乎
阿呵呵家君領之友元在側

續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四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四

癸巳紀行卷之下

別所詩 并序

日光有五箇別所本宮新宮瀧尾寂光中禪寺
是也凡登山者或歲初或初參則延之別所勸
以飲食果然之後徵責不止乞飯則熟粳麩麩粳
麥飯菜飯乾飯之品乞渚則菜羹藜羹菜菔羹
葱韭羹瓜茄羹海苔羹菌蕈羹馬蓼潘寒冷汁
之族乞酒則舊釀新筍清酒濁醪醴酒之類乞

麵則粉資餽餽餽餽蕎子麵餅粉蕎麥水蟾饅
頭麩子之等乞餅則糯米葛粉老芋栗抹蕨屑
之彙乞菓則林園所生之珍市店所調之味皆
能羅致之或吹螺貝或蒙鬼面或持鞭笞或引
其人之臂捉其襟袖而不使起座也俗諺所謂
日光之食責也可謂山中之異俗焉不知之者
則曰山中饒足之故也所需之酒食無不供雖
佛前之百味無以過焉知之者則曰近世山中

周弊之故也昔者此山繁富萬用不匱登山者
飲食唯其所請既而不然是以喫飯之外問其

人所嗜之一物以喚責之爲使其懲厭而不多求
也理或然也方今余登山過別所見之壁間有
箠楚捻鼻之具屋柱掛以鬼面有元鼻者有濶
鼻者有曲鼻者有巨眼者有深眼者有哆口者
有焰脣者有鋸牙者有鬼女面者有蹙眉者青
赤黑白之姿色森然凜然寺僧曰五箇別所之
鬼面其數各十一以擬觀音之十一面也儻有
新寄者則別藏之而不增其數云想夫當彼時

而不勝杯杓者不足言也尋常放飯流歎者挂
肚撐腸不可無其苦也若乃喫三斗之飯傾千
鍾之酒膏數椀之膾啗數盞之李飲一斛之茶
茗食數升之鯁鯪吸川之長鯨消麵之怪蟲如
此之屬固可不辭其責乎拋筆一笑因賦一絕
勸食微催豈是恩二荒習俗古來存飯山酒海堆
如許老饕饒涎難得吞

四日發鉢石過今市經板橋到火夾入鹿沼

而午休

日光登覽後歸去客中身歷歷群山面再逢如故

人

驛路之衆山皆朔日所望見也

自鹿沼至日光七里之間行路之左右松樹攢
曲列不可勝計是右金吾松平正綱二十年來辛
勞勤而所栽植也於鹿沼驛外之原上與日光山
管橋右之小岡各立石標以記其事其餘宇都
宮大桑等路傍亦然云正綱既沒矣此行余蹈
古駒立石見彼石誌今日再看七里之群松因詠

左顧右瞻青萬重人歸泉下有遺蹤清陰豈獨天
橋立七里松勝六里松

途中見盲人之持琵琶

欲趨何處演源平荷擔琵琶獨自行濁澁聊然成
曲節四絃嘈雜坂東聲

晚到榆木驛而留宿呼宿主問隣近之古蹟
如許答曰去此三百餘步許有寺號釋迦堂風霜

入既古而守門之兩金剛頽壞矣驛外有楯山

傳稱宇都宮祖先退休之地也古有城壘今
之所存隍塹而已山上有神祠每年之祭儀

與宇都宮神同日行之宇都宮則神戶稍多

高野人民群至故其祭祀之營用頗以饒足楯山

公則不然而歲歲不懈又不愆期于宇都宮也

又有巖船山一名東高野山上有扁榜相傳

空海所筆也寺庫有空海自筆短冊寺院凡

三十宇許山居不乏水也余乃問藥師寺之

跡宿主曰自此行程可五里也古寺不泯沒

于今云夫藥師寺者其名遠矣稱德天皇晏

駕之後弓削道鏡貶謫於此或曰猿丸太夫者
道鏡也奧山紅葉之三十一字亦在藥師寺而
所詠也藥師寺二荒既不相遠則所謂猿王猿
丸者其或道鏡乎且聞宇都宮有猿丸太夫墓
云爾後藥師寺爲村落當尊氏之世有藥師寺
公義稍有軍勞一旦薙染權名元可入鼎峯又
出于仕路焉於是遐矚而併詠之

法皇瑤輿盜君恩叫稱猿丸心是猿元可曾緣諸

世變捨弓削不作沙門

別後帳外有鼠

寥然秋夜旅檐風唧唧窺缸投暗中擊枕無聲少
焉作欲吟黠鼠示坡翁

五日質明出榆木驛記路中之所見

榆驛趣裝秋曉天行過亭堠馬蹄前遙看一帶川

流細乍覺白雲圍野田

白雲之掩田自遠望
之則如川流故起與

金崎

北越金崎人遍知復看東國有金崎當時穿掘鏢
鏐否名義聊然問阿誰

涉小倉川

碧流可以滌塵顏捧涉籃輿俄頃間一片紅楓浮
水面小倉川奈小倉山

望巖形山

夫山者拳石之積也得土壤而為崇阜為喬岳而
今此山遙望則嶄然屹焉突如塊乎唯有巖石而
已想其土塊不多矣名之以巖形不在此乎且山
之有石無土與有土無石詠于詩錄于爾雅註于

郭璞固已明矣柳此山有棄瓢之巖乎有傳說版
築之巖乎有單豹所搏之巖乎亦不可知也吁南

山之巖巖也人之為具瞻者可以致思焉非獨師
君也然未為學者不在其位之任則泰山巖巖之
氣象仰孟軻氏于前古望朱元晦于近世而可也

望太平照井二山

太平之神未審其本據也凡凌峻坂而上者四千
餘步每歲九月之末祭儀側近之邑民多聚于此
云其少低而秀出者照井山也有惡獸以啄害人
故恐而不陟俗傳照井某者泉忠衡之從者也初

義經之依于秀衡其奉護之意固無貳焉故其死也命五子以必不可叛及賴朝之甘辭遣使而秀衡幡然遂叛于義經唯獨忠衡堅守父之旨而死之於是照井其暫逃而至此山追者及之遂自殺其後頗有威靈云抑賴朝之於義經忠衡之於秦衡姑舍是照井之不死于奧者何哉其或畏死惜生不顧其主顛沛而走不得已而死乎然則庸人也可勝憎哉此山素有魑魅罔兩人不之知而以

為照井之靈著乎其或忠衡之死者賴朝之所為也是以單身入鎌倉欲學豫讓之事乎忠光之魚

麟蔽目其志固奇其不成而死者彼所分也照井亦如此乎然則可以憐焉可以勸焉照井之事不昭昭于史冊而在街談野語固不可取信也然錄記之遺逸夥矣况又此山之在眼底乎因漫涉筆以為羈中之一慰

合戰場

土人曰傳聞小山皆川相戰於此因為地名然其事迹未之知也

此里呼為合戰場曩時勝敗未能詳兩軍凜凜甲鏖影一戰淋漓刀箭瘡新故鬼愁號夜月淡濃磷

冷映幽陽皆川元是小山族何事蕭牆相毀傷

宇津麻河

一水此經過涓涓起細波無人與齊入有鷺浴盤

瀉

椽木驛

此地出
菅若

問樵椽實摘來不樵曰秋風早拾叔佳穀既遭糧

莠亂刺看菅若滿田疇

富田驛晝憩

此驛陋隘
不稱其名

金谷園中秋露垂繁華一旦早推移富田想昔有

豪富今既荒蕪名僅存
富田有大中寺是關東舊

不甚近故
不往見之

犬卧村

犬卧天貓皆
佐野之地也

進輿犬卧驛亭時佐野秋光入我詩政是美平民

氣樂頷垂穩睡可生鬻

天貓村

天鵝天駟又天狐今此天貓名太殊觸裂世間群

鼠了翻身欲到子宮無

望巖船山

土人稱曰
東高野

望裏巖船現碧顏初知高野在東關鼎峯分破一
拳石飛到斯別為此山

佐野行程之間日光山中禪寺在眺望之中
昨是日光山上客今為佐野眺望身一時旅寓感
如此况又東西南北人

佐野郊原之左邊有小山土人曰此山生栗
一歲再實故號二度栗山

吳郡曾有再熟稻原蠶褪花事可考滿穰黃玉非
一田這箇栗山誰所造

駒場千本松

佐野郊原之右邊有岡阜松樹攢生余問地名
本鄉導答曰此是佐野之駒場千本松也其抽出
者非啻其數也原夫千本之松闔國可多有之
然洛陽北野之靈松其地即右近馬場也最昭
昭矣那須野亦有千本之名松耶他木耶未之
詳也考諸中華則東漢之世方儲遭憂負土成
墳種松千株鸞鳥棲焉白兔遊焉由是試推之
往昔有人到此結廬而居焉有駒來馴或如鸞

兔乎因以駒場名之者乎昔歸馬于華山山上
多松玉女峰有玉女馬蓮花峯亦有松古詩云
繫馬長^松下且以其葉比馬鬣馬之與松其相干
涉也如此李白墳前之千樹藥山之千株者置
而不論抑蒼髯之數森森則如千夫之擁衛手
銀濤之風殷殷則如千頃之曠茫乎且夫安邑
之棗燕秦之栗河濟之梨江陵之橘渭川之竹
陳夏之漆齊魯之桑凡皆以千數而與千戶侯
等泰山之栢龍陽之柑階堤之柳玄都之桃亦
其數同焉今也此千本之松雖不等千戶之富
而所採捕所資用亦頗非無饒益乎

木公對立是千章定識清陰六月涼五鬣直須俾
霧鬣青青鬱鬱蔽駒場

鄉導指前山示余曰往歲佐野氏之守于此
土時彼山之巖穴出鐵鑛乃鍛為劍其鋒尖
銳截斷重重之綱繩因號綱切所謂佐野綱
切之名刀斯方之傳稱也佐佐木高綱之渡
宇治也割河中之巨綱亦此類乎夫壺切鬚

切蜘蛛切石切鬼切者皆本朝之太阿龍泉
歷歷然乎史冊然而綱切不知今在何人之
手也雖然土人之所記久矣里歌野語亦不
可必棄故聊添行卷之一件

一 劔凜鋒芒龍光何處藏聞名還有感唯恐絕三

綱

木公鄉導曰古之佐野渡自此行程二里許僅有

而小祠與獨木橋而無河流然潛行地中至此

浦為一川號之天川云余輿中聽之將到西
場見田民之把犁而耕者犁者墾田器也后

讓曰纓之孫叔均之所作也皇甫隆之所教民也

且江上之春雨南村北村之禽語其事則余

稟雖知之熟而其物則今始見之因吟犁倭名
加良須

一言記俗稱
大歟

這裏可憐田畝夫鋤耨銍艾太勞劬貴人莫侮一

犁賤使雨年年粒粒珠

西場稍近見川中納白雁于大踈籠者余問

之鄉導答曰鳥媒也群類來集而被多捕焉

就中分付之或貢之或賣之吁其所飲所啄
雖不乏而不斲畜乎樊籠者鳥之本情也况
豈知又何欲害其伴族乎然身既入籠又招其餘
而係之寃矣哉籠雁籠雁可憐可感
一盲曾是引衆盲請看敵兵貪餌兵群雁不知籠
裏物王奴翔集遂同烹

機川

窮目機川上涵含夕日斜波紋如錯綜脫出水梭

今夕宿于西場村此地是友元之即罷法印

元德之采邑也家君之發江府也元德被約
而歸路過于此既而遣手札于日光委曲及
此事家君於是有此行友元爲之主人而治
具丁寧茶菓供設最有禮意乃賦詩謝之
一宿西場邑客懷暫暢舒前牆松檢束後嶺竹扶
踈閑圃進珍菓撻池烹活魚好離塵俗累寂寂結
幽居

西場六日之旦出西場涉綿瀨川

西場步盡涉斯川瀨勢爭流上下連秋末芦花白
如雪紛紛便是岸頭綿

赴足利邑

今日
寄宿

足利地名千古垂曾開世世柳營基下車先問忠
網迹煙草渺茫人不知

赴足利學寮拜聖像謹賦一絕

并序

下野國足利學校者流傳尚矣蓋前古六十餘
州皆有國學或其下野國學乎未可知也傳稱

此處小野篁之古蹟也後來因以為學校然篁
到小野之事不著于國史則未聞其詳也今日

余從家君而往逢寮主睦子睦子欣然迎接乃
揭夫子畫像于壁狩野祐清所圖也肖影儼然
于右手持羽翳貼顏子子路二影于左右余盥漱
茶拜之又見杏壇孔子樹下孔子欵器圖之三畫
杏壇則有轉羽了戎之贊未知此是中華人乎
本朝人乎儒乎僧乎不可考也樹下則無題名
欵器則有贊而無作者之名其紙背書云關東
八州副總管兼房州刺史藤原憲實寄進下野

則足利學校永享十一年己未閏正月初吉又
崇奉夫子之木像于一堂威容甚精其前有著
櫝又大明正使蔣龍溪所書之學校二字筆
勢可觀然而龍溪何者哉亦不可考也

茶安溫厲仰瞻時吾道秋風今古吹况是東方君
子國雅言素行欲居夷

學寮有五經正義是上杉憲實所奉納也每

冊題後曰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貼花

押于其下又每卷首尾之慈照頭橫書曰足利
學校之公用也又橫排于第一卷首息絲欄

之上曰此書不許出學校閫外憲實押且裝
潢以青紙惟其丁寧告誡如此方今偶見之
趙宋紹熙年中司庾三山黃唐與高似孫等
校讎所刊也字畫精整非近世流行本之多
脫缺舛謬之比也卷之次序亦或不相同固
是考本也其青牋剝破稍既欲絕又無訓詁
之朱句蓋是憲實寄納之後未有修緝者耶
寮主交替唯偏尊閣之而已而不為滴露之

勤耶憲實之本志未必然也柳朝廷文教之
盛也館閣之中秘兩曹明經家之所藏五經
正義可多有焉尚矣邈矣九經之鑄彫自五
季馮道始也其後刻本之傳布吾朝者亦可
多有焉今皆安在哉其積埋于鏤庫塵埃之
中而衣魚蝕盡之漏雨壞斷之飢鼠啣破之
兵燹池魚燒爛之或被沽捐于庸子芥孫或
被攫散于貪賈光棍之所致也已不見之又
不使人見之遂亡泯矣不堪太息歎也憲實
實所藏歌器圖在永享十一年則寄此書亦

可相前後也其去紹熙二百四十年餘永享
山之後又二百十年餘于今其不罹菑變安全
如此者幸矣憲實之功也憲實為八州副總
監則威望赫起可以想焉然其聲績存者不
寡味多而手澤儼然於此則亦幸矣此書之力也
當時求異邦之物者或珍玩之器或古錦繡
之斷或書畫之奇或仙佛圖像或大藏經板
或禪家集錄或衲子手跡等也以秘愛之以

施入之自謂難得之貨也報謝之務也有識者見之燕石也康瓠也憲實獨不然者可以嘉矣至彼於持氏之事則今姑不論應知憲實士林英聖典珍藏足利鑿千歲遺芳五經疏八州副管一時名

遊鏤阿寺

此寺是足利氏之先源義兼之所創造也堂內有大日像一軀乃以為義兼之靈座云義兼身

長八尺或曰為朝之子足利一家之祖觀義兼志氣稍超倫堂堂八尺貌

魁梧莖草毘盧難等身

鏤阿寺有經藏積年裏頽梁瓦摧落土人曰

鄉民採以為硯

未央銅雀固奇珍近世多多贗不真鏤阿飄零千片瓦須掄可硯稍相親

城山

土人曰源尊氏構居城于此其低下之處則馬對埒也使家人講習駕馭故後號曰城山

撥輿近看一峰堆足利遺蹤既久故百雉構營應
峻拔四蹄肄習幾騰路舂陵佳氣欲相比室町祥
光從此開尊氏敷張油幕後阿誰居守入城來

遊行道山

自足利行程一里半餘城山亦其途次之所見
也既到行道而石路高峻巉巖危峙草樹茂密
樵徑參差澗水輕冷小橋橫卧山之左右峭巖
相向鄉導曰此稱名號石也蓋或昔歲山僧彫

刻佛名者半凡十餘步初見寺門家君及余友
元攀坂而入淺階道而進寺僧迎接繼觀坊舍

皆倚巖徑斜曲而架構焉告曰此地名曰月谷
也寺院創建之後居諸久矣二十年前一旦田
祿爾後新築如此山中僧侶之所自造為而不
借檀越富家之助云有佛堂有禪堂有鐘樓有
僧寮又有一堂安閑山偉仙像歷覽了而歸住
持利山聞家君之名出迎接之於是家君及余
友元復皆入焉利山延之禪堂勸菓點茶且語
曰此山行基入定之地也山上有遺蹤焉偉仙

者佛光之法孫佛滿之高弟也謚曰法德既而
起座與僧相別而下行從來路而步崖蹊之傍
有一屋鄉導曰浴室也每月兩度燂湯又有以
竹筧引嶺窟之水緩入窪地之處鄉導曰暑月
近隣之民隸童兒來此祖而汗淋洗灌焉山路
既盡乘肩輿歸足利之旅舍想夫此山也猿鳥
之所棲止樵牧之所適來而已彼浮屠之多求
也躋陟誅茅結寺于巖頂其辛苦至矣其或行
基之初攀而偉仙之再建乎余登眺之間記其

所見所聞以賦三絕

石徑崢嶸樵路長青苔紅葉曬斜陽斷巖嶮處疑
無寺乍有野僧開上方
名號石高崖壁傍驚看危棧構禪房行基果在大
倭死此地訛傳入定場

芭蕉展盡峽溪間遮莫淨因行路艱壁上將題黃
九句箇中草木亦常閑
行道山號淨因禪寺黃山
谷書淨因壁詩有箇中草
木亦常閑之句故直用之不易一穿先輩既有此
躡山谷又有蕉心不展待時雨之句今秋雨吹晴
碩蕉葉碩大

寺內又有一字藥師像千鉢刻成置之高各
四五寸許猥雜疊加焉抑此千佛在偉仙之
時手在後來乎彼一佛之鍍金既是破費也
大凡世間曰二王曰三佛曰四天王曰五方
菩薩曰東土六祖曰七佛曰八大明王曰九
品淨土曰十羅刹女曰十一面曰十二神將
無表曰十三佛曰十六十八羅漢曰二十五菩薩
曰西天二十八祖曰三十番神曰觀音三十

二相等之類其員數之積累所耗損彌多至
於百佛五百羅漢之加益而猶不止此千佛

之所以生贅也國之害民之蠹可勝痛哉况
又萬佛之供萬燈之會萬僧之齋乎蕭衍侮
佛之甚道俗齋饌者五萬人其庇施之恩可
謂廣乎然而臺城之厄無一人之報謝誰不
嘲笑之乎因詠千身佛像

行道開基是偉仙佛軀曾擬劫初賢拳拳羅布百
人指箇箇施捐一緡錢胡俗髑髏聊刻飾世間毘
首妄覃研那般豈及榮西閣兩地相傳樓錦篇

聞偉仙手寫楞嚴等梵經鑄刻于板付託其
弟子曰却後山居匱乏則以此刻本鬻于世
其人可為鉢囊之資往歲山僧持齋到駿勃有
賣之于清見臨濟寺者

為沽梵夾自刊彫豫恐山房用不饒更有中朝事
相似絲鸞唐韻授文簫

七日黎明發足利渡二野瀨川利根川之支流也

二野川流慢不喧擔肩擡舉進征軒分為雙瀨更

下出利根之一原

過茂木村經野田村到館林貫也

古稱佐貫今可尋民家叢藪氣葉森坐來可設御
厨飯莫准尋常脯肉林

又罪之也

吏部大卿源忠次識我久矣其乃祖康政以來

領館林者四十年餘頃年改館林而食與之白

川既而又移封于播之姬路焉大卿今在江府

風煙四十餘年際吏部大卿封邑城東轉西移祿

彌進欲歸江府話斯情館林有善導寺關東蓮宗檀林之其一也然以路少

迂遠故不
往見之

館林原野之間僕奴相語曰盍見彼磔死者
乎余亦偶捲輿簾望之縛殺五人枯立于又
木不忍視也奴稟曰有榜曰此五民貧窶粟
乏無恒產者無恒心乃相與盜馬而出發覺
相似伏罪云吁馬固非彼之所有而取者盜也偷
風竊盜者法刑之所不逃也愚氓之罪不足云也
古蘇然愛人賤畜者先王之仁心也死者不可復

生也故刑官不可不殺也墨劓刑官之淺深
管杖徒流之加減所以慎大辟為此也且嘗

畜獸之罪與殺人相異則尤可簡擇焉方今
金錢上無秦穆之推慈下無晏嬰之進諫故五人
汨汨速陷極刑雖所自取而世之酷法亦甚矣哉
楛楛桎梏之痛傷凡幾處囹圄之拘囚凡幾日笞
中黑杖之撻責凡幾百如此而可謂之刑當乎何
不見律條盜馬牛罪有輕重乎不可不論焉
昔者田辟疆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
軻氏之所以教諭也今世亦然嗚呼因併書

蠢蠢蚩蚩白屋民患貧小盜喪其身五人一馬孰
輕重爭奈司刑無箇仁

望赤城山

赤木赤城同寧馨霧晴近似對山靈猿王戰血染
成後危石塊巖終不青

望新田山

寺尾雲晴聳眼中義重聲跡又何空德川出自新

日本萬國朝宗東海東

又聞昔此山
出金鐵

峻爾新田仰太虛望星識氣是誰歟曾聞巖窟出
金鐵我國錕鋳宜併書

青
又望山之次憶
義貞而詠

想得義貞兵策良勢威破竹城鎌倉軍旗舉色大
中黑鬼切磨光三尺霜百戰雖然難破虜一生終
不忘勤王而今遐矚新田嶺更使忠臣淚染裳

望朝熊山

在信列山上
日夜煙起

朝熊煙氣更氤氳無夜無晨聚又分火井火山如

此否滿峰草木不曾熏

望富士山

富士迢迢接覆燾他山幾許悉毫毛白雲應在翠
微下六十別間第一高

川俟驛晝歇見宅中棚上有康瓠而作

青蔓曾應繞圃藩棚頭康瓠露傾翻中流好是千

金價不用剗成惠子樽

向陽兄自江府特命一奚獻書于家君被訪

解否且彼惠一札一絕于余緬想之餘欣然
開封吟誦數次聞萱堂清快家兄平安妻兒

無它两家恬然而不任歡抃之至聊和奉嚴

韻一奚直到柿沼而待焉以家
君之未到故奉迎于川俟

自從江府征輿出某山某水弄吟筆與君細話二

荒遊歸袂片片在邇日

乘舟超川俟渡利根川之
上流也

利根垂派水盤回綠淨秋深難泚洄為是一川閑

兩股短舩支脚踏過來

河原村

川俟渡者上野武藏之界也渡口之前路半里
餘有河原村土人曰其一邊稱西河原其一邊
稱東河原此是河原太郎之鄉里也想昔源兵
之攻平族于生田森也武藏國人河原太郎私
高直次郎盛直昆季共從源軍先進殪于飛矢
兒童走卒之所悉知也爾後文和年中神南之
役兵庫助河原重行屬義詮之戲下疾馳殞身
亦彼之胤裔也此地既屬武州而與演史之說
同合則土人之所告可以信乎抑當時之武夫
以血氣相高以麤豪相尚故其赴軍也唯以進

死為榮而出處之勢操縱之宜則不揀擇也高
河直盛直之死亦如此以短兵之匹夫而層層之
敵城壁豈陟入乎多多之敵兵豈對捍乎高直諭
盛直曰我可獨死汝宜歸國盛直不從豈有親
見其兄之就死而甘心辭去者乎然不能諫止
之同氣之粗厲相似故也至彼極極主將于危難
脫親朋于必死則義也忠也君子之勇也守死
善道也高直乃不然與飛蛾之赴火何異哉愚

而傷勇者乎高直不生還故後人之稱獎匪直
實直家景時景季之比然而其膽勇之志何劣
乎惟夫幸不幸而已蹈白刃固難也况兄弟單
子乘夜入敵期以壘粉乎唯其不辨可以死之
義而輕毀父母之遺體雖一單騎之死有益於
彼而有損于我也故不免來學之譏評也夫武
人之散處于武藏者凡有七黨演史所謂私亦
是黨之一也七黨之宗族流派旁出稍多橫山
也諸侯也西也丹也兒玉也綴喜也熊谷也野

與也村山也庄也岡部也酒卷也此等之類皆

在其中也詳于七黨之系譜而吾曾一見之

河原兄弟芽求名城下腥骸枕藉橫無義無謀徒

敢決泰山投擲一毛輕古其直實也明道生

山也過須賀酒卷之諸村入柿沼而留宿是家君

也農父迎趨振野衣問今田畝瘠耶肥想看九月岳

陽景園沼紅時柿葉稀

交會田家月

交會田家月

愛看斜月掛林墻柿沼誓留秋夜長華屋茅檐同
一點無偏無黨是清光

景文八日晨出柿沼望三峯山
峙立真成鼎是同三峯傑出淡雲中吾邦亦有茅
山在應是精靈盈固哀

景文到熊谷村過熊谷寺見直實法師蓮生像

今看遺像定依倚直實聲名奈是非十七騎中名
既拔八旬鮑背壽尤稀進攻秀義常刈壘徑擊敦
盛一谷幾祀智度師將此汝鐵衣脫却著僧衣

寺僧曰蓮生像自城刈黑谷摸來也且曰熊

谷系圖有之乃逢寺主而披譜見之桓武帝
之胤裔也平貞盛生維將維時維時
生直方是八幡太郎源義家之舅家也直方
生維方維方生盛方盛方一旦蒙朝廷之譴
責流徙而死其子直貞年尚幼以此刈有親
族故依寓焉時有大熊捉害民人無敢當者
遠近甚懼衆議曰倘有除之者則不論族之
貧富不拘年之長少推舉可為私黨之首有

如皦日直貞思予飄萍泛梗固是無聊假饒
被莽于熊之腹中而命不足惜也其或得志
則立家之榮幸不在此乎乃決然而請之衆
笑而許焉直貞奮發潛身乎深谷伺之果有
一熊之急馳直貞控弓持滿以中之熊既飲
羽怒甚而進直貞揮刃連下遂斬殺之衆咸
驚喜於是為私黨之魁如約焉熊谷之號權
輿于茲抑此熊既不屬呂望之兆不為男子
之祥不入寧王之櫃又非撫育山民之比唯
肆毒吻逞巨孽而已則直貞之氣節固可嘉

矣直實者其子也直貞早沒年僅十八直實
之事業膾炙人口故略而不記譜云賴朝石
橋之敗杵山之厄直實奉從不離其側其保
護之志與土肥實平相同以有鳩出自卧木
之瑞後來賜鳶鳩紋于直實余按石橋之役
直實屬景親而攻賴朝其後歸嚮以盡忠勤
者歷歷矣若或如譜之所言則從亡于真名
鶴崎之七騎豈不為八騎乎其或彼之苗裔

忌憚石橋一旦之事而矯為之說手故與東
鑿相異之如此乎直實直家曾玄接續直經
當於尊氏世賜安藝國三井入莊以為食邑
於是全家徙于藝藝之有熊谷氏以此其世
系綿綿焉熊谷雖為彼本邑而其譜牒家寶
及直實手筆皆直經齋持而去故後來建寺
于熊谷者請於黑谷而摸其像請於藝陽而
謄其家系真跡云爾又有蓮生之家訓一紙

此其所編寫也熊谷領地可求傳子孫之狀
七通自幕下所賜也又自保元至建久之間

感賞之狀二十一通宜各拜佩而不失又法
然所授之迎接曼陀羅莫忽諸焉余披見之
後揖僧而出土人曰去此一里許有地名村
岡直實之所死也葬其死于熊谷云亦是與
東鑑之所記異矣未知孰是余既詠直實又
賦直負

熊谷家風傳久如為民攘害得聲譽直負膽氣豈
雌伏周處斬蛟元振猪

熊谷村中有植束柱木而四繞周匝長可一
丈橫可四尺其中安以巨石余怪問之土人
曰是市神也此村時時有互市故鎮之如此
凡有市利之驛邑多然
鄺舖紛紛名利塵有無交易往來頻致民聚貨聖
功在須拜農皇為市神

久下村

久下村人是直光曾兼熊谷諍隄彊丹波亦有此

論直實

熊谷直實者血氣之勇者也一旦披剃為沙門者
何歟演史云接敦盛于一谷憐其冶容欲宥之而
不能也流涕害之方寸不忍遂著僧衣爾來舉世
多信此說焉東鑑云直實與久下直光諍論采地
之境畔賴朝不允故恨怒而斷髻焉則東鑑是實
錄也演史不足信也抑羨男破老宋朝彌瑕既能
惑人則安知敦盛之妍姿不移直實之壯心哉大
江定基遠藤盛遠之雜染皆女色之所致也女蠱

男寵不相遠則直實悲慕之情熱于中久矣遽然
遁世則似損勇士之實是以逡巡之間與直光論
鬪不勝鬱鬱鞅鞅決然為優婆塞乎五德冠者之
作演史也與直實時世同則彼所記未可謂必無
乎若在愍敦盛則彼雖安弱而平家之翹楚源氏
之荆棘也不可不芟除也夷猶首鼠至於如此則
無果敢之斷非忠款之士也明矣若在恨賴朝則
賴朝之懇遇深矣且征東與之時讚彼子直家于

周人曰此是日太無幾之勇士也父子欲幸何以
過之賴朝何敢私於直光乎其論爭之是非不得

不然之故也耶假饒少有擁蔽而君命豈可扞格
乎直實之此舉固不可也賴朝安忍之人也然縱
之而不罪直家之官仕如故然則其無滯念于直
實也可知矣源空之黠也引之以為門生黑谷之
幽邃穿窬之變不可測焉得一直實則十百之偷
兒何懼之有非源空之黠利乎且夫直實既為待
賢門十七騎之一則義朝之世臣也何其石橋之
戰屬景親之指麾乎此時賴朝播遷之舊囚也故

直實志其君主欲求不虞之封賞于平氏而已逮
乎賴朝之入鎌倉羽翼既盛而初來從之由是推
之一谷之敗敦盛之勢則賴朝在蛭鳴之不若也
彼以勢利而合者也何眷恤于敦盛乎余今過熊
谷到一村問其名土人曰久下也其與熊谷壤地
相接町畦相錯當時之嗷諍不可疑矣於是益知
直實之祝髮職此之嗷由地昔楊秉無三惑若直實
果憐敦盛則非惑於色乎其爭境而訟則非惑於
財利乎信異于楊秉矣况又惑於源空乎

吹上村

瓜蒌蔓生
野菊稍開

瓜蒌仁熟摘微甘吹上村居捲翠嵐野水菊飄千
片浪名同地異憶管三

彌陀村

村民大半穢多也俗稱屠者
曰穢多東國謂之加和多

戶戶腥羶屠者風彌陀莫道樂邦宮業煙薰茨蓮
臺倒墮在娑婆穢土中

望胄山

望裏胄山殊絕竒傑然真是丈夫姿孱顏似露蚩
尤額一抹秋風霧霽時

袋村 家君之采邑也

此村亦是有菑畚所食與他相混加平野好萊千
点露開為裹裹米囊花

到赤木村而宿 家君之所全領也

有村稱赤木乃父掌知之堤柳三千步古林一小
祠菜畦如^玉潤稻壠似雲披喜看荐豐稔西成亦得

時

九日出赤木到鵠巢村

巢裏群雛狼得成巨蛇故管毒太無情姪麟段段碎

為粉吾試將吟義鵠行

鵠巢有勝願寺是蓮宗也擔夫弛肩之間余
時往見之堂內有阿彌陀一軀聞此像腹有大
法印孔孔中所藏之片紙佛名甚多家君往歲曾
各欲覓之白雲散盡空山寂寂空山寂寂
僧伽圖澄最怪詭腹孔絮帛稍稍累咄箇木像背
後中挿着佛名幾隻紙

桶川驛見屋壁有馬頭而作

馬頭懸在壁骨朽眼依依豈擬觀音相替蠅娘可貌

析更懸五壺骨
逆旅逢重九
到底重陽逆旅行
江城稍近問歸程
不知今日是
佳節忽有黃花驚客情
客路林園白露溥
菊花故故映征鞍
孟嘉靖節今
忘却徒做尋常九日看
上尾驛午餉
上尾逆旅室午飯
暫遊佚笑問白額
侯至此曾舉

白旗村

秋郊草偃仰風聲
源族威稜金氣清
未審何年雪
時戰一村留得白旗名
白旗與黑塚之中野
有大榎樹中分而半則
孤生半則仆于澗谷
觸目成詠
箕伯豐隆亦戲為
巨株劈斷半根危
東郊榎似西湖
檜一擊分骸屬阿誰
上尾大宮浦輪之間
謂之足立原以屬武列足立

郡也上尾驛之外有一古塚號黑塚土人曰是足
立原之黑塚而鬼女之所曾棲也余聞而不然之
如所言者陸奧安達原之黑塚也兼盛之三十一
字歷然矣俗謠說那智東光坊僧祐慶行脚到奧
之安達日暮偶投一茅屋其主婦女也夜寒稍甚
女請上山伐薪煨之以祇待之且諭曰勿視吾私
屏再三申復而出僧怪之覩于閨隙則屍骨與床
相齊肌膚爛壞者膿血流潰者臭穢不可堪也於

是知其為黑塚驚怖逃走彼女歸怒化為惡鬼揮
鐵杖而急追之風雨雷電破膽股慄徐而僅免云

爾即是奧之黑塚也足立安達倭訓不異而黑塚
名同之故土人之談如此而已就審黑塚之鬼豈
是紺瞳朱髮藍身焰口鑿齒錐爪之形狀哉凡深
谷曠野之所有唯是流賊之所嘯偷兒之所托也
或妖狐老狸之所蠱惑乎魑魅罔兩之所觸撥乎
或木客山都之所存至乎蓋幽魂精怪之所憑乎
抑狂巫淫婦之勾留行客者乎至若元奧寺也鈴
鹿也芥川也達谷窟也羅城門也騰吹山也大江

山也戶隱山也八瀨之鬼洞也宇和之鬼城也此等之處曾稱有鬼想夫晝伏夜出乍來乍去遠叫近呼雨往風還被髮文身掛鬼面刷鬼粧進鬼步持鬼兵且以鬼類為其名字鬼之為言隱也故古來傳倡焉皆是刼剽推埋者之所為也如盜賊有銅馬青犢之比豈真鬼乎故彼越前之角鹿飛驒之宿儺薩摩之鬼界伊豆之鳴鬼淺草之牛鬼者異產之物也殊域之奇類也染殿之黑僧道成寺之蛇一條天橋及宇義橋之鬼者靈恣之所致乎

幽怪之使然乎凡稟性怯懦者懼而信焉不守中

正者迷而信焉好怪異者聞而書焉閑暇好事者附益以為話資鄉老邑民傳之為故事後素之工從而圖之夫畫狗馬者難畫鬼魅者易且匪獨兒童婦人之喜玩亦人人之所把覽也此鬼圖之所以枉費楮毫也且夫有阿鼻無間而有牛頭馬頭世之疑網不解久矣見鬼像而不以為假者為此也不知此理者當墮在黑山鬼窟裏嗚呼一種之道理雖匪必無而其有無也真偽也宜著一隻之

眼若乃鬼神幽明之事姑舍是

大宮驛此地有冰川神社延喜式所載武藏國足立郡冰川神社即是

冰川何世祭蛇神推作大宮羞澗蘋既被進雄靈

劍割淫祠虛設果誰人

針谷村

挫針憶昔有支離此谷名存短短籬問取謫仙逢

老姥磨礮頑石竟何時

途中即事

短驛長亭極目時征輿一任爽風吹堪聞蟋蟀稍

彈瑟可嫉蜘蛛巧引絲蜀客鄉望情太苦楚臣秋

感語猶悲俄然記得石湖句犬吠竇兮雞過籬

浦輪驛

編戶浦輪驛停車少眺望想看竜骨轉可以漸帷

裳

蕨里驛乃是古之稻毛也又名戶田

重成往事可追思經歷稻毛舍亭時薇蕨縱然維滿

里如今難救首陽飢

乘舟過戶田渡時既入夜

江上昏雲掩月明戶田渡口架舟行風燈照夜相
呼急前岸超過未一更

志村坂村戶不多

志村坂徑夜冥冥燭影繞知有短亭泥燥石高將
啣足前呼後應擔輿丁

板橋驛自此至江戶僅二里

往路板橋惟野州武州今過板橋郵夜來唯望陰

森影惜不朝着麋鹿遊板橋森林之中多鹿下

余朔日經過

板橋驛舍少選息膝喫湯粥飲而出行一里

許有一村曰大塚以原上有塚頗高大而名

之江城郭外與千壽驛之間有小塚原余自

此而發軔今又自大塚而入府凡東州謂塚

書於土堆起之處為塚未必北切蒿里之類也且

非是原野里程之限築小阜于左右以標之亦呼

為一里塚也就想冢宰之官三墳之書其為

言大也冢宰者六典之所總攝也冢大宰主

也三墳者先王之大道也信是皆最大者也

可以致思焉若又以字義說之冢亦墓也宰
亦墓也如此則癡人前說夢也今此大塚與
外燭影瞥看一笑而過

非是尋常塚墓墳土高塵積築煙雲安知昔日藏
書外懷素筆耶列蛇文未必比時

入江戶歸家塾拜北堂謁家兄時既二更之後

椿府今歸自日光從行余亦解羈裝最歡萱砌葵

亭穩四姪兩娘皆凱康葵亭者家兄書亭之扁也

入書窓而作

架頭書史目前陳一脚烏皮支臂新十日客情今

日解窓風為掃硯池塵

此行也晦日陰雨之後日日快晴可謂幸矣秋
山之粧也秋水淨也秋原之遠也秋樹之秀也
以縱望眼以壯行色早發午餉晚留夜寓到處
皆有典趣也羈中凡十一日其間所得之詩七
言絕句百九首五言古詩七言長篇各二首五
言排律一首七言排律三首五言八句三首五
言絕句七言律詩各十一首四言一首六言一

首又雜文五篇也歸家之後所增作七言四句
二十五首雜文三通也詩之無序者所補書五
六件也亦是雖旅次之宿構而未遑草藁者也
且發鞞之前既有二十八字四首五十六字二
首也凡詩百七十五文八也詩序則不指數也

承應二年
季秋望日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六

空床稿

承應三年甲午四月二十九日之夜拙妻伊
黃與藤吉娘物故以產後之疾痛也悼哉永訣之
情綢繆于方寸不可得言數日之後投淚以
賦悲詩

產床一夜爽靈飛惆悵音容今已非杜宇斷猿皆
讓我空閨寂寂淚沾衣
豈圖拙婦入佳城五歲光陰一夢驚蒙叟鼓盆方

外事吞聲恨別是人情
風悲產蓐前疾疾自沈綿昨夜閨中卧今朝泉下
眠常期偕老好爭奈短生遷滿眼三鬢孺相看淚
泫然
哀慕閨房人不還節逢端五強開顏綠髮長是埋
黃壤空看萑蒲縮似髮

愁中雜言

此人何處去杳杳泉壤中嫁我五寒暑戀戀情志

通舅姑姝姪彼彼亦能尊崇二女四三歲撫育相

共同是度弄璋慶一家樂融融產事稍平恬痛恙
何侵攻脩短雖有分醫藥奈無功孟夏小盡夜倏
忽命既終殘燈猶耿耿葬送却忽忽惟悵徒索寞
向來鏡奩空吁我念在茲淚墨向酸風盛年誠可
惜感慨來不窮

五月二十六日往見吉娘墓余自季春病累

未愈故今日初到此慟哭而歸

墓在承
教寺

新塚相看更拊膺情懷鬱結氣如蒸幽魂知否吾
來此揮淚聲聲喚不應

長恨精魂不可招人間地下路迢迢愁來灼爍心中火五月榴花空似燒

五月二十九日者吉娘月忌之始也哀淚可掬焉中朝古來之喪禮無月忌之說所謂忌日者一歲之中唯其一日也然而本朝傳襲尚承之久矣亦是追慕之所發也然則月忌之事固不可廢也

二十此日豈知為忌辰

怨吟

近歲吾儕久無恙欣然不招父母憂今春一旦逢風疾匪輕匪重漫綢繆微熱起伏晝或夜惡寒凜冽襲衾稠盤食半廢沒滋味投藥老醫夕佳樓逾月無效又更醫湯液丸散屢入喉門生日日迺來訪願神衛生隨意遊此時室人產一兒婚姻兩家喜色浮產後旬餘眠食佳俄有腰痛相牽搗人言此病未必害應須日日漸次瘳或曰脉勢不和平治血處劑宜擇尤兩家父母意勤苦先任時醫刀

主投腰痛逆上直接腹一夜軀命散浮漚吾養吾
病唯自嗇時時問尋不久留若使豫知事如是力
疾不離產床頭到此茫然仰天歎酸鼻噬臍竟無
由驚愕稍定腸欲斷幾度拭却涕泗流快快悽悽
最繾綣把箸彌懶對膳羞爺孃家兄憐我切治療
又與一醫謀吁嗟五歲同寢喜無端而今失良儔
悲哉承教蘭若側新墳草生土一杯

憂懷

孤坐單居多所思且悲且慰抱三兒林梢露似滴
濃淚屋角月如瞻舊姿禹錫感深傷往賦安仁吟

苦悼亡詩真成喪耦嗒焉久莫以吾人比子綦

對月述懷

佳月平生慰我思于今望裏却催悲杜陵生別猶
應羨虛幌有期雙照時

六月二十日到吉娘墓墓前之槿花稍以萎

爾此是吉娘平日之所玩愛而移植於此也
沒後至今五十日也

猝猝五旬駒隙馳墓前掩袂涕淋漓酷憐薄命先

朝露匹似槿花望日萎

感寓

自是炎蒸毒我腸况今失儷意難忘尋常不管哀
蟬響滿耳聿^毒怨恨長

感憶

五歲合歡連枕衾泉臺長去復難尋夢中唯僅見
髻髻一覺曉來悲淚深

感極

無夢難得頻繁枕上逢

感昔

一宵曾夢白中炊驚覺平安更不疑豈意如今為

實事惟神與鬼似前知

去歲之秋夢中有喪配之
憂驚起則吉娘在傍而無

它故今
有此感

中林初秋感懷

化者憑誰挽得回床惟涼冷意低摧西風縱使暑
塵散猶有愁雲撥不開

七夕寫情

哀淚頻兼白露零相逢七夕望高冥生平憐殺會
期少却是如今羨二星

孤棲行

中林有雄禽孤棲曾多年出入翰苑上翱翔藝場
邊一旦得其雌相顧早相憐乘居在甕戶樂意久
接聯鴛鴦與鸚鵡欣欣應同然既有兩牝雛呱呱
在其前一雛翼漸就步咏氣翩翩一雛僅辨色據
地尚拘攣牡卵又脫胎握固神稍全云何病之急

惟方命不延惟方太感側俯首涕漣漣三雛抱且
撫飛鳴更纏綿復含孤棲恨空林徒周旋剪剪悲

風迅昏昏愁雲懸翎濕林端雨心熏林表煙雖然
非鰥魚夜永屢攪眠隻影最寥寂此念豈棄捐羨
看他蠢靈雄雌同翩翩桓山之四鳥悲別自古傳
彼猶待相見今是奈終天
吉娘常日欲知漢字請余讀千字文而熟記
其音釋又讀大學而終其卷曾曰某願誦習
四書待菊娘之生長以指授之余笑而諾之
然以無暇之故荏苒至此四書千文宛然在

笥今每覽之哀感益深

讀來大學一編終興嗣千文音訓通使我把持思

手觸平生竹摘在書中

吉娘知鼓箏往往彈之以自怡悅余亦不煩

于耳方今空在匣底余偶撫之不覺悲淚之

從也

于月于花閑適辰十三絃曲憫精神鈿蟬金雁未

零落只欠閨中下指人

才調雖無陳氏文十三徽響似今聞故箏可惜塵

多澁蕭德施云吾亦云

見殘藥而愁吟

長吁難得制頽齡丸散餘殘氣尚馨一死一生雖

有命却疑藥草不精靈

莫言藥草不精靈呔咀拙能真只寧到底時醫送

巡久一棺蒿地蓋軀形

見櫃中之衣服而哀詠

遺服見存人已空純綿細葛共蒙戎可憐荒野重

泉下永卧草衾苔褥中

見筮中之器玩而悲歌也武君之事余亦同情也其畫佛則非余之所取也

器玩依然各自新這般指數憶其人抱兒記得武

君泣櫛珥今兼繁悅陳

見囊中之筆痕然而作

書札紛紛反古堆披看欲讀淚先催提持點檢感
情切多是歸寧寄我來

遣懷

自古夫事情志堅幸哉結髮至華顛猶思夢得同

居久彼是九年吾五年

告會長歎

合鬢以來長合歡草花雪月共相看要須深誓結

河帶忍使淑姿歸土饅笛咽淒風迷獨鹿鏡殘虛

閣舞孤鸞傷神雖不慣荀粲最恨佳人再得難

喜感夢

伉儷乍謝世埋玉黃泉隧宵然俛仰間流景似奔
駟我常想像之惆悵不可置一夜恍惚中有人眼
前至近看郎吉娘儀姿全不異遽問何其然惠來

是奚自答云長別後冥知君焦思偶如得神助
生今相值大驚把其手稍既撫其臂睟面更益背
揚揚動欣意雀躍與鳧藻此幸又何類兩親聞而
喜兄嫂亦來莅舅姑及姻族歡馳皆倒屣其在左
右者惟是三幼稚兩家之臣女含笑內外侍哄堂
設饗宴酒肉各潤膩拊掌共慶祝福壽永積累團
圓彼與此相語悲歡事活人之靈草返魂之香穗
吾曾聞其名今不勞採致爾來慨歎情一時悉脫

西古昔再生人性性在書記尋常信疑半今始知
不偽扼衣聊起坐忽如自高墜愕然省吾身獨據

槁梧睡仰面徒四顧吉娘不可視空閨唯依舊如
癡復如醉初覺政是夢悔恨更什地何哉瞬時樂
使我彌感喟終然阻再會袂腐滴_滴淚

八月十一日者沒後百日也赴墓而歸慨然

成詠

十旬光景是奔流卒哭墳前慕好逑一日日間知
幾許方今積得百端愁

中秋并序

吉娘之初從我也庚寅之孟夏也其年中秋翫
六月于腸淡牧之八雲軒翌歲辛卯之今夜弄清
十輝于江子中之壁陰軒皆及夜闌而歸家復與
吉娘相對於閨前仰望者久之彼亦吟古人之
倭歌笑語欣欣焉壬辰之八月吉娘產後之重
疾既以甚急漸漸而有瘳中秋之夜猶在卧蓐
焉癸巳之今宵瞻玉兔于松吏部之池館歸來
雙照互動喜色吁今茲中秋吉娘長逝余從父

已遊淡草之梵宇而歸此夜瓊宇雲霧最動催
興然而有去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梁之感不堪

悵然之至偶吟白舍人之詩因掠其全句而為
末句以抒五絕句

兔窟快晴三五天撫襟懷舊轉淒然空床照得唯
吾獨月色今宵似往年

共望銀灣閨戶前平生渠亦愛嬋娟覆盆不照况
泉下月色今宵似往年
人與蚌胎虧不全羨望端正十分圓書燈寂寂閨
偏冷月色今宵似往年

曾笑姮娥天上仙向來吾亦却孤眠相同庾信長
垂淚月色今宵似往年
若使嫦娥靈藥傳斯人沈疾亦應痊霧遮望眼非
真霧月色今宵似往年

秋夜長 五闋

秋夜長秋夜長一更孤坐讀書堂追想斯人舊容
貌乍有窓月泄流光 右一

秋夜長秋夜長二更人定撫獨床欲憑何者助吾

歎四壁滿耳有啼螿 右二

秋夜長秋夜長三更漏籌未渠央幽懷無聊望天
外新雁嘹唳知幾行 右三

秋夜長秋夜長四更寂寂卧空房偏憶枕頭神游
處相逢情人寫肺腸 右四

秋夜長秋夜長五更凜冷露瀼瀼隣雞近報遠鐘
響日出驚起整衣裳 右五

述悶二十首 并序

庾子山有傷往二絕句其前詩能寫孤床索然
之趣語短而意盡余感念之餘摘為韻脚敷演

之

其一

一宵幾輾轉哀情特戀戀平日何所期白髮常常

見

其二

死別何倏忽感嘆觸物發逝者東海波頽乎西山

月

其三

長
寥寥仰彼蒼獨宿愧鴛鴦愁與頑雲簇恨隨流水

其四

不作合歡詩却吟傷往詞斯人何果遇墳草露華

垂

其五

忡鬱無所示感悵弄文字雖非杜陵翁今亦花濺

淚

其六

惟席自虛寒無端起慨歎遺形三孺子留與我儕

看

其七

佳人天一涯薄命使人嗟
脆似霜餘葉浮如空裏
花

其八

五歲同盤飢言笑猶似聽
天壽皆是天人生固無
定非合禮

其九

長別永帶念如水又如始
時我病在床恨不親棺

其十

風狂連理枝今更憶前時
雪月又花鳥匹居喜結
眉

其十一

彼此互歡惊起居類駘蛩
雖然長隔面猶似影相
從

其十二

向來哀慕深多歲最同心
豈料特栖恨俄然直在

今未及第...

其十三

不幸罹牢疾悠然遂長畢可惜平生心負烈抱齊

一...

其十四

驚叫腦欲裂此人命急絕最悲屬續間握手不叙

別...

其十五

遺阮篋中有省視掃塵垢箏絃寂無聲鏡背掩粧

其十六

世態或如斯喪妻幾惱思此愁何獨我他後可推

知...

其十七

閨中抱獨坐痛思情抑挫縱是剛毅人肝膽豈鐵

作...

其十八

傷哉余月尾室人為新鬼吁是何薄緣契好歲無

幾

其十九

諧情密且堅膠漆是同然苦憶晝還夜沈沈如小
年

其二十

偶思屈子辭對我却成疑莫恨生離別如今悲至
悲

歸燕

何以佳人終不歸明春又是出烏衣檐前乍見辭
巢燕感彼去來將奮飛

重陽

并序

去歲八月余從家君赴日光山吉娘謂余曰平
日夫君他適而遲歸則望待之久矣其或一宿
而返則殆如三秋也此行可經連日奈何余曰
日光去此路不甚遠且不出十日可以歸矣莫
勞遐想既而其月二十九日之旦發途吉娘出
閨送于戶外別淚滿眶余自客舍呈尺牘于阿
孃阿兄因贈片札于吉娘矣吉娘亦附阿兄脚

夫之便寄書于余余又有報書重陽之夜余陪
家君歸江府之宅吉娘甚喜告曰十日之間企
望良深月之入床風之觸物雨之打窓蟲之吟
草見之聞之以察羈中之蕭寂且謂此時夫君
在何處乎屈指計日者非一二度也既得相見
偏積滯渙然余亦同情相共欣笑焉瞥然三十六
旬今歲重九吉娘去矣追思往事披篋見彼遺
墨掩袂於邑且又去秋首途之日方今爲吉娘

之忌日也感慨益多

座上菊松依例新金風憶昔感嗟頻椿萱兄嫂彌

強健長惜中間少一人

依舊重陽秋景嘉今年歎惜掩鉛華東籬霜露供
愁眼此日江城菊自花

秋可哀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淒淒燕子去而梁空雁賓來
而雲迷露凝虛庭颺拂孤閨宋陳辭于悲哉潘起
與于慨然愧見幾于張翰托斷腸于樂天秋可哀
兮哀草木之搖落憐焜黃之在今感繁青之爲昨

物一悴而復榮人長去而不作秋可哀兮哀徂景
之迅疾恨南風之毓養損室人之弱質情層累以
愈久愁縮結以愈密牡鹿猶求其牝群禽亦不棄
匹况我寥冷之意奈秋霜之慘慄

鬱陶漫筆

十六件

予居閒然偶念古人悼亡之語句塗抹如左

其一

吉娘嫁我之後未逾一月而情志稍親彼能敬我

我亦愛彼爾來五載之間往往之歸寧也去歲余
赴二荒也除此之外未有阻面逾日者皓首以爲

期者平生之所願也吁今如此悲哉潘安仁所謂
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
析者宜哉

其二

喪耦之後猶或疑怪每入閨中將喚吉娘者數矣
既而悟其不可見也安仁曰悵恍如或存周遑忡
驚惕韋應物曰方如在幃室復悟永終已者豈虛
浮之言也哉

其三

吞聲以來其形貌則宛然如在目也其語笑則依然如在耳也其好合則儼然于懷抱也嗟夫何日何時而豈忘之乎安仁所言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者固然

其四

余自外入閨則索索然寂寂然追想彌深而顧盼

之此是起步之所也此是言談之所也此是寢息

之所也此是盥漱之所也此是沐浴之所也此是進食啜茗之所也此是整頓衣裳之所也此是粧

鏡相對之所也事之觸眼也物之感心也皆無不

繾綣焉然而其聲貌果不可聞果不可見唯有遺

服遺札之可指點而已嘻矣望廬思其人入室想

所歷悖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者安仁之言不亦

然乎

其五

平日所被服之暑衣寒衣疊在空箱慘然殊甚安

仁曰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者亦宜

其六
常時所照之明鏡罩着于奩內懊悒惟多江淹金
鏡畫恒微之句信哉

其七

平素所愛玩之箏徒在匣中悵慨不少聊吟元稹
盡日風吹瑤瑁箏之句且薛德音所謂桂帳瑟絃
空白樂天所謂琵琶絃斷倚屏幃劉禹錫所謂寶
瑟僵弓絃柱絕元稹所謂孤琴在幽匣者可以并

其八

其八

吉娘之精爽既不可招回也唯對三兒稍以遣悶
韋應物所詠斯人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單居移時
節泣涕撫嬰孩者固是同情也

其九

余他往而還菊娘或出迎之扶携入閨特動感懷
也手携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白香山之
語不爲偶然焉

其十

菊娘僅四歲稍敏能言既有慕其母之心然而未
如成長之比故嬉笑歡走亦是尋常也幼女復何
知時來庭下戲者韋應物之所咨嗟也童稚癡狂
撩亂走繡毬花伏滿堂前者元微之之所遣懷也
固宜

其十一

嗚呼蓋棺之後畢竟不可面覲唯或神游于華胥
冥遇于枕上而已周禮之思夢樂廣之想夢固是

也果是虛也假也非真境則何益矣既知其無益
則亦何此之求哉雖然憶念之不可忘也常欲其

如此者以知妄謂當遣臨感要難裁之故也江淹
之夢寐無端際愀恍有分離也銷憂非萱草永懷
寄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覲爾形也蕭綱之夢見
反成疑也韋應物之夢想忽如睹驚起復徘徊也
元稹之情知夢無益非夢見何期也此等之語誠
然誠然

其十二

凡事之可憤可傷者偶有一時之不平也既而神

宇泰然無復滯念者多矣今此永別思慕益添焉
至是初知禹錫所謂人或朝嘆而暮息夫何越月
而踰時之為實也庾信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
之句想其不為過言也

其十三

花可愛也月可玩也佳境可喜也美景可賞也唯
其平日之雅暢變為今來之感傷者何哉在彼則
無差別也是我趣向之所異也見月長垂淚看花

定欲眉也境當歡而復悲也莫以子山得為定

其十四

余每赴吉娘墓也恨別彌渥哽噎彌久淚痕之所
滴墓前之草可以染色墓上之石可以帶潤躊躇
回旋不易遽去也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
不忍去徙倚步踟躕安仁前古之悲懷今又何異

其十五

潘安仁悼亡詩有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之句
豈其然乎夫喪子而不哭喪妻而不哀信是異端

之放浪也哀生於愛哀之與愛則七情之固有也
凡稟形含氣之者不可無焉豈慙愧于彼二子哉
唯其中節者君子之所用心也禹錫有言人之所
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
言耶此與安仁之所慙不相同也可也

其十六

吉娘之乳母擗踊悲戚不頃刻忘之固其所也余
亦憐之元稹曰尚想舊情憐婢僕况今於乳母乎

不平

孤摺沈吟摠鬱情最知物以不平鳴吾心常

如水還有風波日日驚

空閨

元稹悼亡詩中有空屋題一篇其題下曰十月
十四日夜方今此月此日偶爾想念追和其韻
而題空閨

清箏空在匣明鏡不懸臺永謝人間去僅能夢裏
來悲他蒙面土歎我着心灰冷索孟冬夜獨眠腸

九回

十噫

來梁伯鸞之五噫膾炙人口今偶倍加之以抒寥

散子之感

想此親暱兮噫慕彼形聲兮噫憐惜短命兮噫瞻
視新塋兮噫舅姑叫悶兮噫乳媪哀鳴兮噫器之
遺挂兮噫閨之幽閑兮噫冉冉流景兮噫蠢雅嬰
兮噫

長相思

長相思長相思寂寂寂寞獨坐床吁嗟占娘
促半百之半掣電光萬金良藥果難得誤使

藏北邙世上嫗婆紛紛多痛惜壽不知許長早午
晚來夜窓裏耳目所接惱心腸感發于中著于外
風月花鳥自尋常娘子孺男賴無恙惟我眼前更
成行長女稍惠頗慕母對此如何不慘傷奮然乍
憶推墓石開棺再見舊時相人情世態豈其然無
奈幽壤永掩粧我悲真成在恩眷笑他獨卧求色
荒莫謂去者日以踈終是不可忘吉娘

懣筆

仲冬二十四日余到吉娘墓焚香而仰視垂涕而
俯看憂悲之餘乃告曰吁幽顯路殊追想愈深抑
汝之嚴君無恙聖善無恙外祖母無恙昆弟姊妹
亦皆無恙余之两大人平安阿兄平安阿嫂及四
姪各平安余素無病苦不圖今歲之季春風疾漸
久汝以為介于懷也既而有產誕之事余恙未痊
故屢語汝曰余之病也者縱雖不速瘳而無所懼
也產蓐也者婦人之巨憂也唯專頤神而莫以余

為勞思也汝笑而諾吁夫余之爺孃兄弟之

撫視之恩至矣盡矣唯其醫之劣而遲滯也

不引延也不可得言永別之後余之鬱悒太甚至
于仲秋而痼累良已孟冬之仲又逢風疾咳噎多
日迺者既復故是以來此吁可醫之病則得脫除
矣恨戀之患則非針灸湯丸之所可能治也菊娘
敏利頗有慕母之意無晝無夜比比言之余之剛
腸欲裂者幾矣乙女未言語未行步也又助稍既
成長矣汝之不得見之悲哉悲哉昔博陵士人之
女既死崔護抱而哭之倏爾開目而甦遂為夫妻

吁汝之屬續事固急卒也余精神恍惚且左右之
者扶余而退去既無崔護之哭又不針之不灸之
而其蓋棺之速也今最惜^惜矣東漢之世武陵之女
子死而十四日蘇生今之不如此也未如之何也
已吁朔風冽冽霜氣肅肅汝平生畏寒然而方今
不知感發之侵身不覺凜澈之打面冥默懵閉于
九泉之下也不堪太息之至拭淚擁袂頻喚歎問
而果是容采不可見也言對不可聞也鞅鞅無聊

歸宅而瀝淚墨云爾

寒夜即事

本是空房結夢難慨今憶昔意多般孤衾彌覺風
稜冷依着無人同歲寒

除夜哀文

吁嗟去歲之除夜余嚴侍慈侍之後晉對吉娘于
閨房怡笑莫逆祝之曰雙親強健兄妹平安余及
汝寧康五姪兩娘各育成舅姑無恙可謂幸孔也
明年而後連連累累此慶固不可移變焉於是吉
娘懽然抑人之不能知方來之事固其所也雖然

可以不免神鬼之拍手者也今歲除夜吉娘果不
可見矣懷感之情愈迫愈牢燈下瀝淚援筆塗染
而已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六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七

萱憂稿

序

萱忘憂者也然而古人有云不解壯士憂夫萱堂
萱砌萱闈萱庭皆母之稱呼也母之生存也拜其
慈容蒙其愉恩固是萱之忘憂也余永訣于母氏
聞萱之名而憂焉對萱之草而憂焉披書每看萱
之文字而憂焉有他人之稱其母為萱堂則益憂
焉壯士之憂果不可解矣匪萱之不解憂也余之

憂不得解于萱也凡悲慕追感之翰藻稍不少矣
輯載為編號曰萱憂稿此後之所作可逐次以錄
入焉

先妣順淑孺人哀辭

并序

今茲明曆二年丙申三月初二日母堂宿病不起
春秋半百有九嗚呼哀哉家兄向陽子為之喪主
小子亦贊助之其儀槩從朱文公之家禮而不作
佛事乃奉窆靈觀于上野之深奧處此是家君之
別墅也乃奉安神主于私室乃奉溢奠叔孺人嗚

呼哀哉小子哭踊無節悲憾愈深晨昏嚴侍之外
不對面門生况於他客乎筆硯久廢豈有篇詠之
經意乎流景倅倅孟夏之二日俄遇匝月之忌不
堪太息之至勉强握筆一字一淚滴墨渫以為哀
辭一篇嗚呼哀哉

吁嗟二豎之久居膏肓兮難得神醫之禁方兮東
風之恣吹北堂兮爭奈萱草之凋傷兮豈圖盈眈
之蕪荒兮恨彼忘憂之不為祥兮殘畏之藥誰復
嘗兮周身之衣空在篋兮惟上巳之節異尋常兮

淚洒桃花露瀼瀼兮眼迷於衆卉之誇艷陽兮耳
酸於暖禽之弄圓吭兮文公家禮之有典章兮兄
為喪主余在傍兮魂帛銘旌精爽彰兮朝夕之奠
靈座床兮靈柩之下低上昂兮歛衣蓋了瀝松肪
兮麻裘黹衣鞋是芒兮護送徒步泥點裳兮奉瘞
於上野之幽場兮不覓九原與北邙兮吁嗟慈性
端且莊兮吁嗟慈誨懇且詳兮吁嗟慈容不可望兮
吁嗟慈音乍渺茫兮哀哉悼哉太慨慷兮攬斷九

日之寸腸兮神主尊崇續中藏兮嚴然平生之姿
相兮虞祭之祝文神風颺兮從此陪坐拜恐惶兮

薦清茶新菓之潔芳兮燭沈檀一瓣之速香兮案
側銀燭之熒煌兮膳羞時時之供張兮感於幽冥
覩於叢牆兮更以事存可事亡兮新墳之崇四尺
強兮土封馬鬣之騰驤兮外鋪片石分兆疆兮繞
以藩籬之鄣防兮前頭之小石碑屹然揚兮順淑
之義可傳於千霜兮日日詣墓行不翔兮上香俯
號聊彷徨兮牽樹有響風鏘鏘兮阡草無情雨浪
浪兮吁嗟一旦辭洞房兮長眠泉下葬事襄兮兩

華甲子猶未央兮浮生夢短一炊梁兮時惟三春
車馬遊冶即兮弄花狎柳對鳥斟霞觴兮吁我滿
眼昏霧滂兮花之相似人之不同驚欲狂兮既是
餘春大盡之去忽忙兮往事悠悠仰彼蒼兮况又
沒後周月之流光兮拊膺浩歎感無量兮日之不
吉辰之不良兮胡然今逢母之喪兮吁嗟鞠育之
恩不可忘兮東海之茫茫兮哀慕之淚千行
萬行兮如河如泉孰短長兮

右哀辭字之長短不同也句之恠率不煉也唯
掬憂情摠悲憶而已抑月忌之說中華之禮典

無之以其正當之月為之忌日者也每月之忌
景者出于本朝之俗風也久矣雖然追慕之不
能忘也可以固然矣三年之喪者古來之通喪
也本朝不能行之本朝之舊制父母之喪服一
年也近世不能行之其情之薄也其志之淺也
固既如此然則流俗之月忌幸是存之可也也
若今俄欲攷諸古禮而除之則情志之彌薄彌
淺也末如之何也已

丙申孟
夏二日

陳情狀

小子靖頓首頓首陳情謹上家尊羅浮大人膝下
請為先妣順淑孺人遂百日素食之志狀原夫萬
物不得天地之覆燾持載則何生何成矣凡民不
仰父母之撫養教誨則何怙何恃焉故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父母者群生之天地也恩義之厚也
敬愛之親也大矣哉至矣哉無以加焉人之少壯
早喪怙恃者多矣固可愍也况彼零丁孤苦乎小

子生三十年來椿府日長萱堂風靜具慶之福欣

欣幸幸小子亦自保蓄而他時翻老萊斑衣于嚴
閣慈闈之前也是素願也方今家尊學既老而勤
不倦齡稍邵而意彌健台背之壽期頤之筭奉期
之奉祝之嗚呼今年何年乎今夕何夕乎丙申季
春二奠慈堂奄然長逝悲哉惜哉小子嗚咽益切
擗哭良苦決意于百日之素食敢請息聽其說有
五也母喪之服齊衰三年然而至尊在不敢伸其
私尊也故齊衰杖期心喪猶三年也所謂期之喪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父在為

母也祥禫之制施於三年則其月同施於期則其月異先王所定之典禮誰不率由之乎又按本朝之令條父母之服紀一年以十三月為限不計閏月凡職事官遭父母喪並解官自餘非重喪者皆給假唯官戶奴婢父母喪給假三十日也然則二親之喪除奴婢之外固無給假之事也中世以來以五旬為假忌慙愧為奴婢之比而纔加二旬者耶蓋是出于浮屠七七日之說乎甚亡謂也流行承襲既久矣上自朝臣下至邊氓無貴無賤愚夫愚婦皆莫不為之雖然服一年之令文依舊而不改革也嗚呼生我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小子豈以五旬精齋與愚夫愚婦同一般而後然哉是百日素食決意之其一也中華之人祥禫之後始飲酒食肉本朝之古喪服一年不脫則其不食肉也可以知矣近世僅五旬閉居不餐腥鮮而已以其服紀一年之令不可為虛文而獨為不詣神祠之日期也甚矣哉風俗之澆漓人情之譎膚也然隨習俗

早饒鱗味則麻衰黻衣難着于身似不相稱乎今
俄雖不得復于本朝中華之往制而解喪服于五
旬之後豈是孝子之所慊然乎是其二也百日之
數不啻五旬一倍之謂也古人以卒哭為百日抑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葬其月不同虞祭之儀節其
數相異是故宋儒謂卒哭未必為百日也今試以
士禮言之三月而葬葬後三虞而卒哭則其日次
粗相近矣古人居喪三年不祭程正公曰古人盡
廢事故併祭祀朱文公曰亦須百日外方可也然
則小子決意于百日固不為無所據者是其三也
小子平日告諭相識之人及門生曰本朝之禮章
愧于中華者夥矣殊甚者喪儀也彼邦有斬衰三
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
麻三月之品目自古至今也朝鮮國之僻陋也猶
不失華風而我邦之喪忌莫多日於五旬也服一
年之令條有名無實也巨喪之日子不及于彼甚
輕之緦麻也可勝痛哉縱是不能用二十五月十
三月之曩規而以三月易三年猶可也耶漢文之

以日易月者非古禮所以招短喪之譏于後世也
假饒以月易年而僅與緦麻同拜百日之盈數寧
可也耶且是卒哭也小子所告屢矣聞者非一人
也皆以甘心焉豈意隻親之喪一朝逮于微身也
今儻無所敢決曹曹低頭空同流俗則嚮之所詔
是無實之浪談而食^言之責何免彼之嘲噉乎是其
四也中國之人亦人也本朝之人亦人也匪有四
目兩口之異也雖三年之喪行之何難之有十五
月十三月云乎哉俗之難移也志之不振也無矣

奈之何今之世薄于哀情趨于名利者刺以五旬
為淹久而屈指待其晷刻之速其滿數之翌日忽
遽出宅縱橫恣行無眷眷之懷托於國法不能不
如此而談笑飲食如平生無所謹畏也或又餐魚
齋于三十五日之後者有焉夫不能三年之喪而
緦小功之察是之謂不知務今不能五旬之喪而
及此謂䟽食多日倘有河魚之病則不智也且以
屬纊之後三閱月為凶忌豈不疾視之乎狼戾之
敗子也狼子之野心梟兒之毒性何以異矣淺情

之小民也鳴號之鳥獸啁噍之燕雀之不若也可
謂孝子之仇敵倫常之罪人也小子往歲訪罹家
艱之人其衣裳如常飲酒如常談笑如常唯食無
魚而已若有適來之客則安知其宅憂乎先儒有
云居喪恣食珍羞盛膳及與人燕樂則雖被衰麻
其實不行喪也不信然乎今人之喪其所為云云
既不被衰麻有不足言者矣悲哉嗚呼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寬鄙夫敦小子豈敢乎之二賢景仰固切矣加稱
家尊者海內之文宗其一言一行闔國瞻視之以
庇廕之所致故小子雖擣昧而傍觀之指點亦匪
若而人是以小子甞勉砥行勵志不自任以流輩
也百日之素饌豈難事也哉是度被眷許所請則
巨幸也世態之陵替既雖如右苟有志槩而不以
五旬必為精齋之期限之輩不為無憑人生固有
之精誠昭昭晰晰他後感動於此而逢喪之人皆
被黻衣也激勸於此而稍學儒禮不信浮屠也興
起於此而百日食素不飲酒不茹葷也敬慎於此

而免丸藥圍碁彈琴博賭之誹謗也奮發於此而
踐十三月之先躅也慣熟於此^而攀三年喪之古例
也前程或不可測焉是其五也歷年閱世之後若
如此則民風一變禮文餐然矣小子豈獨抒孝慕
之寸忱而已哉寧不為世教之裨助乎吁小子何
必設意于此之故也哉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聲而然也唯是惆悵惻怛所以致之也竊
謂學者不有砥行勵志之務則讀書萬卷亦無實
用也書自書人自人訓詁之儒而已矣凡百之事
業固既然矣况今居喪乎吁嗟五旬頗逼不耐感
難想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修
飾之君子猶不以為足矣矧於五旬^之甚短甚促^甚
薄乎小子生有膽氣有義憤不忍與愚夫愚婦為
伍也其居喪不食肉也十五月傲中華之舊貫十
三月認我朝之遺風小子豈不能之乎然固恐尊
意之不可穩也且薄俗之弊不可俄變也故決意
于十旬委曲條陳啓稟衷蘊恭觸尊嚴吁匹夫不
可奪志也至若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冀垂鴻惠枉蒙恩可若乃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其不勝喪比於不孝是小子最所注意也何勞尊想乎起居七茵愈可慎而不懈焉嗚呼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小子不幸失慈侍之慶然而家尊安泰坤厚既淪彌仰乾覆焉勝于彼零丁孤苦洎少壯早喪怙恃者也遠矣前輩曰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也固然固然令伯之後陳情之表陳情之狀所告謂之人不少矣今也小子造詣之陋也下字之拙也有愧于令伯而懇惻之情迫切之志其事雖不相似而古今同一理也模寫而無所隱避焉居喪無聊拭涕染毫乍書乍輟經數日而甫就乃以陳情狀名之伏黷電矚云小子靖頓首頓首不堪悚懼感激之至謹狀

丙申孟夏仲院

悃訴條節

一人子之尊敬二親固其所也母之恩慈至重至深然而不及父也乾坤尊卑其義分明夫父子天性

之常理古今人倫之大道也假饒父雖不道不慈而子之崇奉烟烟無違矣况於尋常無不可_可之父乎况於有慈愛之父乎况於才調稍超流輩之父乎况又家君者日域無雙之文匠也某蒙其仁慈也巨多荷其恩眷也增厚某既雖成立唯讀書屬文而已萬般之事頑踈不慣也葛裘之起居飲食之寒暖皆莫不被加恩言焉款惠之廣也銘肝刻肺凡衣食居及雜事各無匱乏悉是恩潤之所致也

也想夫遊世無學之人最多矣就中某少小記誦文字僅窺聖經賢

傳之大意粗知皇帝王霸歷代之治亂頗認詩文古今家家之體制稍尋諸子雜流異端之品節又本朝之紀傳野史文翰匪無涉獵之業皆非多歲恩誨之所使然乎某既免如聾如盲之憂可謂莫大之至樂也

一某為人朴野閑靖寡言也高談大笑常所慎也嚴侍之時承順其顏色為難故敬恭愈深訥默陪坐其或尊意以為某之面容不和穩之事蓋

有之耶素情豈其然乎萬般之事頑踈不慣嚮所
言也是以侍坐之云為縱有不恊尊懷而偏仰優

仰優容

一人之出處者一生之一大事也某自成童之時

既讀古人之書竊慕古人之蹟挾個儻之氣節
憤文教之陵夷想他時為一時之師宗而發揮
學風于當世既而想孔孟道不行程朱時不遇
方今家君之志不伸于世况於某之淺識乎其

與飄洋泛梗隨波逐浪于俗流不如為幽居退

閑之身而教授生徒于鄉里也某嘉邈之蘊既

已如此家君亦以為然矣嗚呼世網難除官司
有旨曰某蓋筮仕乎儻果不肯出則奈家君之
煩勞于台命何哉於是某不得止而失平日之
素志拘束于世路者十年于今且夫學者之削
髮甚亡謂也人之所見與沙門衲子何異之有
某生來痛嫌之雖然家君家^兄既不能不隨近世
之習俗故某亦不能不失本意可深歎哉
一萬計雖不可勞尊慮而今般值先妣之憂家君

以被憐憫某悲戚之情故不可奪汝志之尊諭兩
兩三回矣某奉拜命之辱由是不顧恐畏所思
件件縷述如左

一尊體之保養在寒暖之節順陰陽之序而軀壽
之堅久奉願之奉祝之

一百日精齋之事陳情狀委曲之且本朝之治工
其鑄名劔也素食十旬焉苟有所志則彼輩猶
然抑又東照神君之棄群臣也賴宣卿之母堂
素食之日數如此大猷院殿覺背之後酒井讚

牧亦如此此是闔國之所知也至若去歲乙未之

夏某之外舅伊藤氏物故於是外姑亦復如此
皆衷誠感發之所到此也某以問學之身而雖
如此僅與若人之比相同耳流俗之半百日不
足云也然則設使齋饌不至于十五日而寧用
小功五月之日次者耶畢竟以介于尊懷之不
可穩故十旬之日期決定之而已

一數十日之間不食魚肉某氣宇奈何腹內奈何
想尊意可如此某悲感之情逐日有餘而氣宇

無它腹內平安必可無孟武伯之憂凡人平日意氣快恬咬魚齧鳥肉之時不可以風之疾不能避免焉且孟夏仲夏之時候冷溫不常其軀殼肥薄或有邪氣之乘虛而入也從此之後益可頤養之其或有觸寒風而早療藥以可治之唯恐尊慮之唯恐尊慮之以為多日滑腸疏味之所致也故豫稟述之

一十旬素饌之事匪有違禮背戾于家君也精氣

之不可損也河魚之不可稟也是其所謹慎也

今幸蒙聽納則仲夏十二日正值先妣沒後之

一百日也至翌十三日而可食素也十四日先

可食乾肉此古禮之明文也至十五日而始可

嘗腥鱗

一今時流行之服忌令載二親之忌服一年與喪

葬令之本文固相同焉後世之薄俗纔守五十

日之假忌者悲哉今人雖為一年服之務而既

非違國法也非異今例也縱然雖暮年之間解

官職被衰麻之事不得同于前代而百日閉居

可也喪服一年之誠意不怠可也某今得恩眷遂
百日素食之志則百日可不出宅某慙修螢雪之
業也年久矣豈徒與俗子同形勢也哉家君被傳
述某之所念于元老則亦可無妨害也然而元老
各不為學者其或以為違俗之失好奇之過蓋有
之乎某之心果不可移動也不畏彊禦者詩人之
所詠也威武不能屈者大丈夫之操也某亦非
無此意也謹按舜之棄天下如棄敝蹤者以父
之至重而天下之輕也某今號慕先妣嘗畏元
慕先妣豈畏元老而可失所守乎雖然尊意以
為不宜然則或稱居喪悶悶氣宇不快或稱眼
疾昏花不能外出而十旬素食蟄居可舒志願
者也况又藤原文忠公所撰之令條云凡職事
官遭父母喪並解官說者曰番上人遭父母喪
者可解官何者依親病假滿二百日時解官令
遭喪而居三百六十日豈不可解乎但又母以
下依類給假耳是本朝之舊範炳然粲然者也
夫職事番上之人多事于朝家內外之勞務也

固既如此非本朝前世之憲章未必全愧于中華之故乎近來流俗之淺末也營中多務之人其遭重喪而五旬未滿既早起復有之君上以之為榮幸可勝悼哉嗚呼某今不為職事番上之人唯是宦途絆係之一書生也然則雖十三月不出宅而君上安有起復之責乎矧夫百日乎唯顧家君之尊意奈何耳

一 百日潛居之微志前條詳述焉然而五旬之後又五旬不登營不起元亮之宅則想其尊慮之

不可穩平也方今幕下大君瘡疹之貴恙新痊

某五旬滿數之後不速登營而達奉賀之寸情

則識察尊慮之殊不可知和寧也又此月二十五

日者外舅伊藤氏之小祥忌辰也其墓有池上

蘭若焉舅塔之約有親有義在尋常之時則某

可赴墳墓而彼今居巨喪氣力不健難出于遠所

也厥日可訪外姑之宅矣五旬之後某未入府

未敲權門而他適則量知尊慮之不可安恬也

吁又今月二十九日者亡妻吉娘之大祥諱景

也吉娘絕命之後常常惻念于心頭況今罹先
妣之艱而又如此慘焉愈深悃焉更甚其日必
可省吉娘墓也未審尊慮之舒暢乎否然則曰
俗習曰事勢某十旬不外出之事難成矣唯彌
十旬食素以表微誠而已雖然五旬之明日忽
忙出宅之俗態某最所嘆蹙也五旬之後經兩
三日先赴元老之第又歷日而可登府城而後
所弔慰之輩任其貴賤淺深之品序而或往謝
之或馳書饋及奚奴而可示謝焉

一服一年之制豈唯本朝之前代而已哉今世之
服忌令亦固然矣所謂服者喪服也豈彼不詣
神祠之謂也哉然則今人之喪服亦一年可不
脫矣既匪異于當時之國俗也又匪生于今之
世又古之道也唯五旬俗忌之難破除也不能
不外出焉既已外出則喪服難常着之隋志云
凶服不入公門若重喪被起者入宮殿及須朝
見者冠服依百官例本朝之儀制令云凡凶服
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者朝參處亦依位色在

家依其服制解者曰在家謂緣私事往來鄉里者也然則喪服何其遽然而脫卸乎且又趙宋起復之諸臣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某今不得不從俗風則與起復同例也又十旬之素味被許所請而其後不得不餐鮮肉則唯不可懈于心喪者也然則百日之間黻衣不離身而可也就中登營及赴元老之館又相逢于罕見之客則暫可用平生之時服也十旬之後每月之忌辰與其餘精齋之日則可被黻衣也他時大祥忌之推移也每歲之正當忌日可不拋黻衣黻巾焉朱文公其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門人問今日服色何謂公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吁文公之芳躅不可不景慕也

一禮曰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吁夫大功以下之喪猶不容易飲食于他人之宅况於重喪乎隋志云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

不弔不賀不預宴本朝之儀制令亦云凡遭重
服有奪情從職並終服不弔不賀不預宴解者
曰重服謂父母喪也五月以下不云奪情從職
謂高行異才要籍驅使之類也不預宴謂雖是
公會亦不得預也某今苟祿登府之身而已不
有官職之可欲則非高行異才要籍驅使之輩
也唯為不勞家君之尊慮故枉拘遵于俗忌而
奪情者也時勢既雖如此半百日之後弔禮之
一謝事畢而十旬之間登營之外不可他出也

決矣何其下箸于他席乎雖十旬之後而服期
之際不可苟且他適也或獨招家君或更待家
兄或特喚某而無俗曹無雜客之座間則可以
赴焉是亦某多歲相識之久交情之熟者數輩
而已可也除此之外則最可峻拒也若乃元老
之招呼則不在制限也門生之祇待則可隨時
宜也

一家君千秋聖善長筭是某平素之大願也吁今
以先妣奉稱之悲之至甚非筆舌之所究也抑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由是見之其沒後至于一墓則伯魚之哭泣固其常也故夫子不奪其哀也况於他後追遠悲慕之志乎出母獨然矧又先妣者合竈于家君之後既是五十許年乎且夫虞允文丁母憂哀毀骨立朝夕哭墓側廉希憲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廬于墓傍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則衰經此時二子之父各生存也其不禁之不怒之者可以察焉今家君不可奪其志之尊諭固是拜佩之尤章也庾子輿之喪母也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今某恐哀傷之過而勞家君之尊慮者亦不為不如此也某縱然降生乎日東而志槩何必可愧劣于中華之人乎不可遺家君之憂若者決矣居先妣之喪而不可撓節不可移心者必矣

右條條聊抒衷憶謹瀆家君之一見云爾

小子靖誠惶誠恐

明曆二年四月望後三日

告謝卜幽老丈

於戲余丁當慈之艱累累顛顛瞿瞿繭繭足下聞
訃而驚早到述弔及于靈櫬發引之夜足下來訊
慰家君之憂懷其志不亦厚乎葬事既訖余失聲
而歸自上野之墅僅與足下一揖而入私室哀哉
爾後尋訪非一再矣余悲緒填胸愁煙熏心食旨
不甘悵然故悵然故不得覲逢也一日投挽詩一
章侍史持到曰是足下之所贈也余不能開封使
截于函底歷日之後努力開封未讀而涕滂滂又

經日之後半讀而嗚咽最切既閱日之久而漸一

覽之於邑愈深皆是余不堪感傷之所致也足下
款曲之意肯可以謝之不可無酬答也夫居母喪
之人非無哀辭非不賦詩也然不肯忽遽容易作
之是古來之規躅也黃庭堅之以詩章為其任也
罹李夫人之憂而哀毀過人終喪之際絕不作詩
豫章年譜歷然矣可謂自勵也歐陽叔弼及季默
亦然蘇軾以詩督之彼一時之筆戲與打破朱公
揆之敬同一意也張善翁亦未曾吟詠其歷世善

居喪也時論稱之抑居重喪不作詩者何也孫綽
喪母其服制未闋作哀辭且云月諒闇之譏然則
本于諒闇不言之義者聊且詩律之吟固是播于
管絃然則取于不聞樂廢業徹琴瑟之義者耶臆
見如此理可或然肆今余不報和于足下吁俗忌
之五旬流晷過過歎息益甚漫以散語謝之勿訝
焉余前日作哀辭一篇雖非不押韻而與必守聲
律必拘對儷者固既異矣是亦勿訝焉嗟夫服紀

夫餘而今而後至于來歲之夏初不可強作詩此

余之所決意而居喪不懈之一務也若夫思親之

作或不得已之事則可用騷體及散語而已且夫
此月之念九日者正當亡妻大祥忌也慷慨之疊
加者想宜察之是足下之所識得也故併以告之

泄余煩懣之蘊云不宣

明曆二年柔兆
活灘小呂下澣

告謝伯元丈

噫嘻余值先妣永訣之憂玃玃在疚吾子聞而驚
來而予逮乎靈柩發引之夕吾子來侍慰家君無
聊之情其志固不淺矣定瘞事畢余大慟而歸自

上野之莊僅與吾子瞥見乃入私室悲哉自後來
問屢矣音書投矣吾子營門之拜趨侯館之出入
其餘內外尤多事也然其如此者雖固其所而可
以嘉之感之既而贈薤露一曲登時不能讀之閱
日之久而漸一吟之哀淡潛潛拭之不止豈可無
和答乎雖然倣黃魯直歐陽昆季等之前規而不
及此莫恠焉夫詩律之吟詠余平生之所喜而吾
子之所明知也詩律之雋永勝于膏粱也多矣方
今不然非所謂食旨不耳乎詩律之鼓吹超于鐘
鼓歌舞也甚矣方今不然非所謂聞樂不樂乎凡
平時之吟詠穩坐于床敷而盤膝平安也方今不
然非所謂居處不安乎吁嗟薄俗之五旬忌景既
過故以一牘謝之云抑中華之喪禮姑舍是本朝
之制二親之喪服忌一年振古臻今固無改變今
世之人僅以五旬為之務以服一年為不詣神祠
之期而無所屬意可勝痛哉余豈同然乎哉雖五
旬之後不能不出宅十旬之後不能不素食而喪
紀期年之間余必可不失所守也余與吾子覲見

年久情意最深是故告以余之素懷而已

告謝友元生

烏虜聖善屬纊余號泣吞聲吾子驚聽速來而弔
日日尋訪以慰家^君寂鬱之念以懇問余起居奈何
何也靈棺發引之夕亦吾子在家君之床前襄事
之後余腸欲裂而歸自上野之幽處乍目擊于吾
子乃入私房痛哉其後吾子無日不到款厚之情
感荷不少然而余至哀之深也不接面晤者固多

日與既而行紀詞四十字藏笥之久而揮淚哦之
何可不以廣載而謝之乎余平素從容于詩場五

七之言長短之章對偶之語着題之體觸物乘興
下筆無倦且酬和之疊累最所滿意而吾子之所
以炯知也然今百憂積于中而無一句之關於心
匪啻如此也前脩之居親喪不作詩之例多矣故
今投尺牘以謝告之俗忌之五旬荏苒推移也吁

謝文殊院主

於乎余鍾母氏之憂哀叫不可堪也蓋棺之後悲
踊愈迫上人既來而弔其後贈油漬豆盧子柔而

為素食之貳味裁倭詠兩篇以代蒿里被示之可
謂憐察之不淺矣余愁眉之攢也淚眸之暗也手
未能把之先藏於匣內既披封而索然既讀之而
慨然三十一字之中有花濺淚鳥驚心之意固然
且夫花雖蕙于今歲而秀于來茲惟人壽之一散
而不返也噫又長吁駒隙迅急俗忌之半百日抹
過矣可以唐詩為倭什之和答固其所也然哀感
之親切也無心于吟詠况又黃太史居母喪三年
不作詩其餘之先獨亦多矣是故不用韻語以散

誌報謝之文祇讀焉余今雖不免五旬薄俗之世
態而服紀一年之令條甚昭昭矣余寧叨同于俗
輩乎所自守之志操確乎不可拔也自今至于明
年之孟夏不可容易作詩或思親之作或不得默
止之事則可用散語及騷體而已余與上人方外
交多歷年所兩情最熟由是告語如此

示人正竹田乘雅二生

嗚呼無母何恃是尋倫之常天性之理也余不幸
喪所恃悵焉愴焉愴焉愴焉愴焉生駭聞而來乎經日之後

之後贈挽詩一章其志頗渥余惻怛之餘未得手
之豈能口之乎既而漸一吟之不覺涕泗之交灑
也今逢五旬俗忌之推過而感歎愈切是以告報
如此欲和來韻而報之然傳咸孫綽梅堯臣之外
古人居親喪作詩之早者少矣是以不攀三子之
例也其勿訝焉

報蘇元格廬以仙魯正適三生

詩云靡依匪母是民性之恒典親愛之大道也咨

嗟不弔予是夫嬰靡依之患難余號哭無筭哀慕

有餘生早來乎及至于靈輓發引之夜生先余而

行會葬于上野之幽奧其志不亦渥美乎爾後訊
問不為不多又有一首之挽詞其志之不淺者彌
以可見焉余豈無次韻之意乎然而甚痛之塞胸
也不得聲韻之閑脣焉况又居喪作文只散句做
不押韻者胡籍溪之所論而晦菴先生之教諭也
故余亦及此莫恠焉今值俗忌漏籌五千刻之急
促而告報如右

示兒島道慶生

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泚澤之氣存焉爾余讀小
戴禮想其固然者久矣豈意此語之為實事而親
切于一身也咨嗟哀哉惟仲春之杪阿孃沉痾篤
重上巳之前日無奈終天之永別也生驚馳而弔
每日荐至問余寢興何如也遂會葬于上野之地
生謂深衣素服可稱時宜而會葬之輩衆論不定
而止云爾厥後訪問不絕或風埃之晨或濕雨之
夕或地動之時或朔望匝月之忌景常常莫不屬
意焉且既從阿兄請先妣之墳墓可謂志之厚義

之勵也又魁視詞稟曰聞門客之呈薤蒿者既多
矣某敢後也恐公之未忍見之也及于五旬滿數
數之夕而得得來也亦可以嘉矣其有志于儒禮
之事則阿兄書面及此今也雖俗忌之駛隄掣過
而余所持守之志槩豈徒爾乎哉杯圈之慕固可
無窮也不和來韻者古人自有例式也勿訝怪焉
謝之告之件件如此云

謝了的生

判袂之後五易草木雖有書牘之不絕而奈無面

觀之相接也前月生自洛陽到武城乃來而剝啄
吁嗟堂上之萱萎蕭于東閔之酸風余哭泣無數
當斯時也何得一見之乎匪有乖濶踈薄之情也
且其旨趣阿兄所示之書中委曲之余意亦同然
矣既而投悲歌一律其志良不淺矣既電矚之又
再誦之簡上之淚可以掬焉方今五旬之俗忌義
鞭太速於是以片札報之不和其韻者倣古人之
規黃豫章歐陽兄弟等是也聞生頃宿病再發又
帝京洛最勞懷想順序珍蓄勿有怠惰也是度不

得一面之語頗介于懷而已

示野永安生

昔徐庶聞其母之在敵虜之中而曰方寸亂讀史
之輩莫不流涕于千載也方今余逢母之喪烏乎
哀哉方寸之亂固倍萬于徐庶者也今歲仲春吾
子往洛季春之末歸江府始聞訃大驚而馳至以
不速予不會葬而深為遺恨也其志既可嘉焉信
宿之後到上野着深衣詣先妣墓焚薌坐拜乃奠
挽詞而去其志益可嘉焉爾後來尋之問遺之者

數矣一日稟曰欲呈哀詩拙構既有日矣察公之
難忍手披之故未也久之贈一章其志又可嘉季
嗟夫晝夜六百時之俗忌掣電激過矣雖然豈與
俗子同途齋轍乎余平素素不可撓之節操是吾子
粗知之遂投尺簡告述如期斯以有前輩喪母不作
詩之例故不嗣其來韻而已

示大原延清

素

清也負笈于北越解橐于東武而以阿部氏之紹

介倍趨于白陽軒下三年乎茲噫今稔之暮春余

罹先妣之艱悵瘵之在身不可得言靈櫬發引之

夕余從家兄黥衣麻裘芒躡徒步清也來從隨之逮

于下棺之時余亦慟踊僵仆清也扶舉之登時不

能記省之翌日漸知聞之既而清也綴哀詩并序

猷之家兄又呈余及春信春常又聞寄贈于荒川

長好岸田清隆早川道雲細谷重時中村祐晴也

數件之札牘彼語句之淺拙未必論之而其裁述

之連屬不怠于筆硯之志業可以竒之經日之久

而余稍一矚之淚滴滿楮其所傾心又可以嘉之

嗟夫執卷問字之輩余豈有踈斥之情乎且夫清
也不薄于讀書余意亦與阿兄不相異而已况又
紹介之阿部氏余多年之舊識乎前程勉旃余半
百日之俗忌徂景激箭乃書以示之不次詩韻者
既已面諭之

奉謝吏部大卿源君

吏部大卿源君眷眷于余年久矣去歲以來拙母
卧病在床今春之仲莫厭敷葉之後宿痾篤劇君
憐而惻然既馳使簡遂與其令嗣五馬來扣非眷
眷之渥乎桃花節之前日慈帷寂寞音容杳冥君

又與令嗣被枉彩駕非眷眷之愈渥乎既而貺白
葛粉贈碾芳茗余以為素食之貳味以為滑腸之
清潤又命使价問余眠食無它乎否又被傳温語
于老爺者屢矣非眷眷之益渥乎件件感荷假令
未得往謝之而先呈尺牘而可也耶吁嗟余數號
悲慕百事廢置未及此也乍遇五旬俗忌之推遷拜從
枉從常例乃速赴華第而奉謝之於是君被示予
慰之俸歌余攬涕吟之詞懇情深非眷眷之渥甚

乎禮曰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
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
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方今三十一字有此
旨趣余之感刻良不淺焉且夫余所相識于士林
之多士雖有新舊深淺之殊而匪無其數也然其
年序之舊而識荆之深也如君者亦少矣抑人之
喪母者生涯之巨變也所謂士林及自餘相識之
輩或一來弔而爾後寂寂或託於有事故而僅投
札落或為不知之而終然不通音耗之類亦多矣

而今君之款惠委曲如此可謂多歲眷眷之所致

也感之有餘謝之不足蓋以唐詩摘高歌之末字
乎最非無意也然而古人居重喪不肯作詩余平
生讀書屬文慕古人之規式肆今不裁韻語聊綴
散語抒佩之端倪呈之玉案下云爾

明曆丙申孟夏閏月上旬

卒哭之夜虔告先妣神主文

明曆二年丙申仲夏十有二日正當先妣順淑孺
人沒後一百日也悲哉抑去稔以來篤痾沈綿小
子雖懼有不可救藥之憂而猶冀壽域之回春也

既不得然悲哉終天之別長逝之歎不可堪也不
可量也襄事之後親侍神主屢拜墳墓整齊嚴肅
惺惺收斂尊容之不可終見也尊言之不可終聞
也悲哉荏苒之頃五旬推過小子深愧如同于俗
曹故十旬不可出宅不可嘗腥鱗而服紀周歲不
可改移所操守也是所以勵意也此事難自決之
乃裁陳情狀一篇又錄悃訴條節二十件捧呈家
君謹乞恩許先是若州羽林寄駕于家兄之宅家

君往見之小子同被喚呼若牧語曰五旬之明日

吾子兄弟可到其家而徹素食必族孺家君怒怒

小子之衷思而被聽所請且告曰若牧^之招不可辭
也五旬之後不可不登營也此兩事無所率犯則
百日之食素宜任汝意小子恭蒙渥眷五旬之詰
且從家君家兄赴若牧之館腥膳列前小子僅沾
匕箸于鱗膾而無一齧之入口喉也退座之後叩
元老之門翌日登城而後往謝于馳牘于予問之
人者貴賤各有差既而朔望登府之外容易不出
門素食自若素服自若且在私室則不脫黻衣况

於陪神主省佳城乎駒隙奄忽既是卒哭之日期也吁夫小子十旬之不食魚肉以為滿意乎哉以為足可報親乎哉為勤難成之事乎哉不然也此後時勢不得不枉情也家君之命固既不可忤也是以明日可染舌于魚羹悲哉嗟凡母氏之恩涵厚宏博人人皆然恭惟順淑孺人之器稟德量度越于尋常而鞠毓之深也慈懇之重也汪洋如海高遠如山小子假饒不飲酒食肉雖至于小祥于

大祥而豈得報免懷成立之鴻慈之萬分乎俗子傷人皆謂去者日以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哭踊

之無節漸殺漸除然而荼蓼之懷泣血之戚不肯頃刻忘焉自今而後雖不得素食不得常着素服而心喪之戒烟烟了了何其抑遏之乎承順家君之容色點檢時宜之取捨而寸丹不可渝變者也宓希尊靈之炳照云家兄去月上旬遐赴洛師爾來朔望之奠端午之薦今日卒哭之供皆小子代之誠恪奉行乃讀祝文且又今月之朔即是夏至也夏至固是時祭之一也按夫古人之喪三年不

祭後世不能如此朱文公曰百日之後方可也是
以夏至之祭先置而不記焉屬聞家兄發洛在端
午之前而至今日未歸家塾若乃西京東武驛舍
之杳杳也未審今日在何處乎卒哭緇懷的切市
于盛慮者甚以識察焉時維梅雨滂沛夏山之益
滴夏潦之益溢家兄觀物之眼感舊之淚相共濡
抹者亦以想度焉小子愁悶牢結怨慕褻積熟惜
百日之駛隍惆悵惻怛不能自忍之故守夜不寐
靜坐感刻神主之前銀燭之下聊然拈筆戲淚塗
點行行盈楮悲哉今夜庚申也小子守夜之設意
不敢然矣漸見梁月之傾輪既聞隣雞之報更凱
風淒淒夜色沉沉小子壹鬱之情愈切愈促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七終

文語

敘事異同

禮記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
 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
 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
 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
 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
 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左傳云驪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辭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國語云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置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

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穀梁傳云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

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

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耒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耒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

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
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
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
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
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
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
矣刎脰而死

史記云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

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

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

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
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
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
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
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
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毋辟
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
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

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乃還

公羊傳云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驪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驪且也六子以大國歷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驪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傳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

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
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
正也捷菑不正也

左傳云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
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
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

公羊傳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
寧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欽巖是文王之

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為子揖師而行百里子
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
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
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
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
輪無反者

教梁傳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家木已拱
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

女死必於殺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

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
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
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
輪無反者

其書叙事增減

於山華山之陽示無代自息十州

書經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

桃林之野而弗復服
史記留侯世家云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放
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
漢書張良傳云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息牛桃
林之壑示天下不復輸積

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
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
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

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莊子應帝王篇云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
淡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希逸口義云
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
未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可
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

敘事工拙

沈存中筆談十四云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
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寧同造
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

與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
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
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餘

史漢異同

史記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
未公母曰劉媪山陰句稽書曰不載高祖父名
漢書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媪
史記云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漢書云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監二十四其季
父梁梁父即楚將項燕者也公孫書表梁孫孫
史記云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
字叔公孫平州流石韻集公孫平字德高請使
漢書云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史記云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漢書云蕭何沛人也其大縣人也
史記云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

漢書云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
史記云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漢書云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

史記云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漢書云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史記云張耳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

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

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

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

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

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漢書云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

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郎

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決

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

令

記事例法

胡傳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凡諸侯卒皆

存弗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通鑑綱目周安王五年日食尹起莘發明云春秋日食三十六或日或不日然未有以年書者綱目是年與二十年及烈王元年七年報十四年之類日食皆不書其月考之前史亦然然後知當時

史官不職失其紀錄為可知矣不然綱目豈於天戒而故畧之書之所以著其失也

同十五年魏侯斯卒劉友益書法云諸國入綱目稱爵及僭王則貶稱君卒皆稱卒至周亡則稱王卒稱薨綱目不皆卒諸侯有事而后卒唯王崩立悉書之王立名諸國卒稱名失國名卒不名者不得其名也夷蠻之君書死

後文倣前文體

史記云魏武侯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

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
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
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
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
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
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蘇子瞻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

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
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
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賜金尹
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
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
使楚楚召燕章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
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而擊秦
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

家奴千人戰甘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
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刻
肝怡顏下氣以固蒂之術獻上上喜之命記注官
陶洪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
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
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
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
虞荔申張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
法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幸屬
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
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
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
顯下邳以羨湯藥官至陳謝治中太史公曰曰
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何弊衣尹姬
悔甘吉亦然傳曰女无好惡入宮見妬士无賢不
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羨惡之相遼嗜好之不
齊亦烏可勝道哉

石崇金谷詩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

使特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
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
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士窟其為娛
日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
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
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
道路並作及佳令與鼓吹鹿秦遂名賦詩以叙中
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懷用落之
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觀姓名年紀又字詩著後後
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王逸少蘭亭記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
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
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
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

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
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
所欣悅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
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
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
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
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
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用者何字

子夏儀禮喪服傳 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
有蕢者也云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
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
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
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板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

何能也何能也能教也何以不言教見段之薄從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教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教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方回瀛奎律髓序 瀛者何十八學士登瀛洲也

奎者何五星聚奎也律者何五七言之近體也韻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謂也斯登也斯聚也而後八代五季之文弊革也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所選詩格也所註詩話也學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方回者誰家於歛嘗守睦其字萬里也

用之字

論語云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詩經大雅假樂詩云之網之紀

禮記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毛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禮記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用或字

易乾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詩經小雅北山詩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
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老子道冲章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文選揚雄解嘲云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
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
獲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

文選陸機文賦云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

或本隱以未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
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岵嶕而不安

後漢書崔駰達旨云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
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
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于進或望色而斯舉或
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北於元龜

韓文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闐或安若
弭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

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
亂若抽筍或嶮若炷灸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
或羅若星離或翁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
耨或如賁育倫嗜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
誼譎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勿雖親不褻狎雖遠
不悖謬或如臨食案希核分飭饘又如遊九原墳
墓包擲柩或纒若盆甕或揭若登豆或覆若曝鱉
或頽若寢獸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或齊若友
朋或羗若先後或逆若流落或顧若宿留或戾若
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此
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
如火熔煙或若氣饋餽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鬣或燠若柴
猶或如龜折兆或如卦分繇或前橫若剝或後斷
若姤

用也字

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
思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

也

揚子雲解朝云婁敬委輅脫鞅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從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敬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班固典引云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字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馬季長長笛賦云曠濼敬用老莊之祭也溫真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刺拚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續理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聲標鈿桴析龍之惠也

孫子行軍篇云軍旁有險阻潢井蕪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

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
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
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
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
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
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窮也數罰者
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妾謝者
欲休息也

養老書四卷載東坡酒經洪內翰曰此文如太牢
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今附編與
耆英喜文章者玩之又云歐公醉翁亭記用二十
一也字此經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
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
墨所能形容也

用而字

齊風著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

以瓊華乎而
論語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註云而語助也

左傳宣公四年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註云而
語助

漢書韋賢傳韋孟詩云我雖鄙吝心其好而我徒
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

同傳韋玄成詩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
厲其庶而

用履躡字

左傳文公十三年云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注
云躡士會足欲使行

戰國策秦策云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
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
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
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
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
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史記魏世家云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
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
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
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
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
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資治通鑑云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

伯曰吾乃令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

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也

史漢陳平傳云陳平躡漢王注云躡謂躡漢王足

連用同字

洪範云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

既夕禮云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
莊子天道篇云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

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既夕禮云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結句用此字

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悅悅唯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孟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
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
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嬖
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
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
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名下用也乎字

論語仲尼弟子多稱其名回也商也師也之類是
也獨呼曾子為參乎左傳范文子自稱曰癸乎其

後杜子美李潮八分詩曰潮乎潮乎奈汝何蘇老
泉名二子說稱軼乎轍乎

兩句一人名兩用

後漢書胡廣傳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

文選劉越石贈盧諶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滄乳

丘

文選沈休文恩倖傳論云胡廣累世農夫伯始教

位公相黃憲牛墜之子叔度名勳京師

馬

一人連用

孟子云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
矣

文選李蕭遠運命論云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
尼之謙也而見忘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

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續綱目宋高宗紹興六年陳公輔上疏言狂言怪
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
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
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駱賓王應詔云文王制六合為鈞懸西伯為餌筮
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舉而獲太公再舉而登

尚父

省文

舜典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噐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
山川覲諸侯云云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
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

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史記云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噐卒乃復五月南
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

倒句

論語鄉黨篇云迅雷風烈

不曰烈風
曰風烈

楚辭九歌云吉日兮辰良

不曰良辰
曰辰良

又云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不曰蒸蕙肴
曰蕙肴蒸

史記張儀傳云韓地險惡飯菽藿羹

曰菽飯
曰飯菽

沈存中筆談十四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

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

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

又蕙有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

文則語勢矯健耳如杜子美詩紅飯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字韓退之

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

然稍牽強矣不若前詩之語渾成也

駱賓王集二云拾青非漢策緇化類秦裘

莊子人間世篇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希逸口

義云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輕民

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

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

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

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云亦織縞亦織不

曰云織縞而曰云織縞此文法也

又逍遙遊云三月聚糧吳臨川云農三月之糧

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端玄註云冠端玄玄冠玄

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

司馬相如賦子虛烏有先生五臣註亡是公

東方朔非有先生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微斯文學虛儀夫子陳丘子

浮游先生

揚子雲長楊賦子墨客卿翰林主人

班固賦西都賓東都主人

張衡二京賦憑虛公子安處先生

左思三都賦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

枚叔七發楚太子吳客

曹子建七啓玄微子鏡機子

張景陽七命冲漠公子徇華大夫

蔡邕釋誨務世公子華顛胡老

並皆見史漢文選如此設辭之類後人猶多
自莊子所謂副墨之子浴誦之孫是寓言也

韓退之毛穎傳毛穎筆陳玄墨陶泓硯楮先生紙

學太史公文法以滑稽耳其後司空圖客成侯傳

鏡東坡黃甘陸吉傳相橋張文潛竹夫人傳竹倚

皆學退之也退之以前有大蘭王文盧將軍文退

之以後此類甚多載廣諧史鄭安晚林希逸劉后

村文房四友除授中書令管城子毛穎石鄉侯

亦是步驟之文也

州國下書年月

柳子厚逐畢方文云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

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州下書

通鑑綱目宋文帝元嘉七年八月西秦自正月不

雨至于是月國下書月

韓柳評古文

韓退之進學解云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
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
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
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
外矣

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本之書以求其質

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

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
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
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
通而以為之文也

先秦古文

曲禮 少儀 內則 小學之古書

檀弓 禮運 禮器 子游門人之撰

王制

漢文帝時博士之撰
但雜記夏殷周之制

月令

秦呂不韋撰
氏春秋淮南子可合攷
夏小正呂

曾子問

曾子門人所撰手

喪服小記

喪大記

奔喪

問喪

服問

問

傳

三年問

喪服四制等類

蓋子夏門人之所

錄手儀禮士喪禮以有子夏傳故推之

樂記

子貢撰

仲尼燕居

子游所撰乎

孔子閒居

子夏門人所撰

中庸

子思作

深衣

投壺

古書也辭
似儀禮

大學

曾子門人所作

孝經

同上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等者儀禮有經此其傳也

考工記

先秦之書也作為文章者
自檀弓考工記多紬繹

儒行

鄒元錫曰子夏
田子方記之

左傳國語

左丘明撰

公羊傳

公羊高撰
子夏門流

穀梁傳

穀梁赤撰
子夏門流

楚辭

屈原宋玉景
差唐勒撰

戰國策一名短長書

戰國
之文

素問

戰國之文但
有所傳乎

孫子

孫武
子撰

吳子

吳起撰但似
戰國之文

司馬法

戰國之文但
有所傳乎

老子

列子

莊子

管子

朱子以為管仲不違
著書蓋後人依托乎

荀子

荀况
撰

西山論文體

真西山定文體為四曰辭命曰叙事曰議論曰詞

賦辭命者書左傳國語之所載王言及諸侯相告

之語也後世之詔勅策命皆效此叙事者二典及

金縢顧命以為本左氏相續其後國策史漢歷代

之實錄皆效此韓愈盡記效顧命作之直述其事

故曰敘事後世之傳行狀碑墓誌記序等之類皆是也但敘事之中有議論者伯夷傳屈原傳韓子之王承福傳柳宗元梓人傳是也議論者易繫辭并禮記所論禮樂及左傳國語士大夫所議諫是也後世之書表史論議論皆效此其餘莊子荀子國策亦議論多問答雜著之類亦是也詞賦者濫觴于元首股肱之歌本于三百篇一變為楚辭凡文之有韻者為詩詩之無韻者為文詩文本一也文選所載賦詩皆是也後世作者益衆至于李唐其守法制者名律詩故西山四體皆出自六經其體制雖多亦歸四體然諸體載在吳訥文章辨體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八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九

評石丈山詩

余憑風便呈牘于丈山丈人欲見其詩篇也既
而被示五言七言長短凡十五首且告曰往歲
所抽寄之古調律絕固非一度然而未有取捨
之評訂則無彼此之益今般件件之品藻可無
所避拘也必待焉余手之口之句意鍊習格體
精察匪啻慰眼下伴寂寞也不可不唱歎矣皆
是泉石雲霞之趣而余之素情慇懃於茲乃任

來諭聊抒私見其最稱意者漫加點批以投報

之

前咏懷五首

沈靜

喧雜常時辭延納雨晴林鳥啼日落野煙

合不才對韓憲為誰下陳榻世間多黃鞭巧能粧

梳蠟

我處世者喧雜難歷也延納難辭也今其如此是

幽居沈靜之所致也何處而不晴乎何處日不

落乎待晴而車馬進退迨暮而往還忽遽是處

金世者之生計也烏非不啼也煙非不合也然馳

心于此而不着眼于彼抑山庭之景物可以想

見矣誠是佳句也古人曰白屋應能無孺子黃堂

不是欠陳蕃雖然陳蕃果不易得矣下榻之人

未可必無也世人之弄假飾外如彼蠟鞭者多

矣紫敗素之辨賣柑者之言亦皆同例也巧能

變二字用得親切

門上誰書。午溪邊自畫牛。幽潛得安樂。高貴苦伊
優。池面荷香發。墻根沙水流。家山吾愛處。何物繼
居遊。

書午畫牛確對也。閑恬之情景。摸寫着實。

其三

坦腹茆亭暖。病餘旋怠教。少游足衣食。元亮涉詩
騷。過懶雙蓬鬢。生涯一羽毛。老懷雖益壯。何恃赤
金刀。

起句採用杜詩。僅改一字。亦可喜也。涉詩騷三字。有所干涉。于陶靖節手頸聯。固可也。就中生

涯一羽毛。最是佳句也。過懶二字。想其推敲之
所屢改。而得乎恰好。然而比於下句。則差不及
也。石曼卿春初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
足成曰。檐無冰箸。晴先滴。然不逮先得之句也。
故曰。詩人一篇之中。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
拔者是也。方今此全篇。信無塵俗之氣。而簡擇
之。則頸聯其粹者也。精審之。則生涯一羽毛。其
至粹者也。末句亦有力有感。

其四

山中無伴處者卷得雷陳昔勇功名路今願誇眊
身鳥鳴眠午寂魚躍見天真縱銜誇榮耀何人非
幻塵

黃卷之中與聖賢相對陳雷固不足云聊採情
意之堅厚亦可喜也頷聯自述亦可以觀矣頸
聯甚可也動中之靜分明體認幽暢壯活况有
援用之典實乎

其五

芸窓浮淡霽竹徑快涼颺氣爽夜眠少身閑朝起
遲蠅頭騰晉字鵝腿學唐詩筇屐涉雲府幽偏得
自怡

頷聯實事平淡可愛頸聯可也對儷甚精整臨
池之雅趣吟風之芳聲美哉優哉
信口

蓬衡闕遠與雲鄰靈府虛明養谷神一謝世氛無
所豫生涯髣髴墓中人
廉頗藺相如千歲有生氣曹蜍李志雖生存而

如泉下人方今文人嘉遯年久矣其風流之芳
名固不可匿况又他後之遺義可凜凜于千歲
曹李之輩彼哉彼哉

田野晚望

亂水滿田流盡教民恤解稻葉夕露浮黍穗野風
灑白鷺子立慵黃雀群噪駭村鐘度青蕪侍童來
告罷

田野之閑眺歷歷如畫第五句太奇也末句着

實從容尤可喜

偶題

流年過者稀事事絕心機黃卷盈笥室青山對竹
扉枯苔得雨活雛燕避風飛吾亦主松菊樂哉韋
表微

青山對竹扉佳句也上句亦不為不可也然而
其不逮于先得之句頸聯可喜然而上句之活
字貼于枯字而得之下句之關接未如此詩律
之例雖不拘泥於此而至于駢對之精嚴則上
下照應惟所欲乎

遊觀

商芝生荒蹊晉菊接菜圃茅塞泐浮名榆景及月
制古城列倚峰新墳誰即世谿女帶索樵村童腰
鎌薙為蜜蜂遠行欲飛蛭止時容兒好登山放翁
久保歲不借隨足宜如意扒脊憇雖嘗肆老何詩
律之佳麗

通篇可可晉菊專指靖節之東籬乎禪錄有晉
鋒之語鋒非劍矛之鋒也筆鋒也指王右軍之

筆法而言之鋒何必筆鋒乎典午之運筆鋒者
何必右軍乎然以其傑出故云云晉人之玩菊

何必靖節而已哉以其卓然故云爾乎谿女村
童一對灑落最可也田家之模樣宛如在目不
能借如意之對偶甚奇甚好陸放翁有不借軍持
之佳對今又踵其芳響者乎

寓興三首

其
煩痾詩力退風操任天頑連屋輪蹄絕陶窓宇宙
寬奇書無永夜靜處有深山吾世殊人世是非敢

不關香翠亦不情處亦別心奇世秘八世長

頷聯可也陶窓宇宙寬最佳句也上句差不得

及頸聯完好格高調清深可玩味

其二

菰艸三間屋庭臯太古心逸居蠲脉望登眺散幽

襟雨歇蝸牛縮井清竹葉沉生涯無一事老去道

根深

起聯下得深穩雄快脉望幽襟對偶不為森嚴

也詩律之如此雖固有焉而頗所不安也蓋特

為之乎井清竹葉沈想其所見可固然也意句

奇奇

其三

久與鹿麋伍何曾喜足音客來汚徑路鳥去靜園

林苔割管寧席松賡安道琴朋知皆即安在者隔

高參

俗客雜賓之訪山棲所謂汚徑路也聞丈人平

日拒謝之者以此山林固靜也鳴鳥是山人之

友也所謂鳥鳴山更幽也雖然鳥聲或又不為

不喧雜所謂一鳥不鳴山更幽也今頷聯之下
句着意於此以寫眼前之實景者乎頸聯奇而
不倔異也巧而不傷於巧末句最有感慨

窺園 頸聯以身心清
靜况仙佛安樂

舊根深院菊雖瘦尚開花園柳髧山籟巖楓然晚
霞心清入佛界身靜在仙家平素無憂患緣何生

鬢華

頷聯奇巧佛氏之安禪仙客之寂默其迹有與

隱士相類矣然而二家果是異端也準擬于隱

士之真正高尚而遐舉閑適味道樂天者則其

得失用捨固既夔別今此頸聯暫就身心清靜
而借喻者耶白香山白鷺詩云何事水邊雙白

鷺無憂頭上亦垂絲今此末句採用之乎一裹

一白漸入老境固不及云

村行

暄日村邊路青黃拂葉行受風鳶尾動過水馬蹄
輕蒲柳驚衰老稻梁馳野情斯文師杜叟何敢望

陰鏗

愈領聯所見之景致想可如此最覺有精采末句
偶感之所成乎蓋陰鏗有村行之詩乎

野望

勸老杜七言
律詩之變體

野水郊原望欲迷
丘山羅列遠前溪
招提紺樹一
村聳罷亞黃雲千頃齊
瘦花早發肥花晚歸
鴈高飛來鴈低
太極在躬無碍滯
癢痾疾痛任天倪
楊花桃花黃鳥白鳥者杜詩也
野水田水晴鳩雨鳩者黃詩也
不啻此也頸聯祖述之可喜可

觀

已上十五首

人之嗜好固不相同是故染指于詩味也其所
咀嚼其所厭飲果不為一般古今之詩話詩編
條條縷陳夫詩律之純正可以為法者莫過于
盛唐夫人年來着眼於詩而沾唇甘心于盛唐
之膏腴可謂知所簡揀得所歸向也其鍊意鍊
字鍊句鍊章信非尋常翰墨人之所企及也今
依見示需而臆斷拙評不得不及此焉未知嗜
好之相同而可無所齟^且乎假饒其不同而我無

毒吻必勿怪訝焉

季冬上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十九終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一

問湘稿

示木土

移星軒雲子俱寓居于湘中木土處守于江寺相
念懊惱措毫曷聲建戎月之三三莫見陶籬之
味遺愛感懷愈渥况於雲子之所手植乎初其言
云此之金蓋抽布也身既在鼎岑手尚滯江寺
乎不意俄遊湘也吁嗟噫嘻遂裁絕句三章俛
詠三篇以遣之云余讀之實一字一淚也乃次

韻者數首同感同歎示之

依舊菊花芬又菲坤之裳與麴之衣偶吟杜句偏

惆悵來鴈霜前人未歸

湘水接聯江止濱書音喜不借颺輪兩情此彼重

陽節少二人兮憶一人二人在湘所以憶一人也

來詩有少二人此詩無少二人中木土與字下以吉味之句故及此

示木土

問余與星軒約以九月十五夜之會集既而事不

遂矣木土不堪感慨以余所示倭歌七字為韻

裁兩絕以自作重陽詩韻為倭歌末字且并倭

語入余披見憶歎良深乃次其詩韻示之

桂輪萬古同一轉照他幾許感時變無情秋月若

有情須察今匪常常見

中秋未知世事改九月肅霜冷銀海今夜破鏡飛

上天歸期何日空相待

他席聞有便口占寄星軒雲子西風之至

翻覆人生何又驚碧湘應是濯塵纓西風馳逐相

思意十二時中十二程

江府鎌倉相去十二里

雲子吟九月十三夜又絕句數首第一第二
第四皆以月為韻詠鎌倉秋景且賦吾儕比
年曾遊其江府之招提以示及焉追感之至
想望之餘同其體酬和兩絕

鎌倉既磨新鎌月金波浮動金澤月北條足利九
代間光前輝後一般月想鎌倉

重九節後四夜月幾度相對弄風月同是東海一

道秋武陵頻望湘浦月雲子又有憶故鄉老母之俛歌以其尾字三

韻同押

待喜堂萱得接見鄉樹也可欣欣見猶有壽昌五

十年莫恨向來隔相見

限外雲子有程字和韻因又和答之

颯颯金風木葉驚露最聯玉又垂纓淺交咫尺猶

千里情問不妨山水程

木林寄星軒雲子

南呂推移無射斜江湘雲外想望遐古來一日三

秋意過月今思九十加

推茸一器贈星軒乃裁倭歌以謝之於是分
推茸字為木佳草耳以為蜀之冠示之

木栢遠寄供清膳佳人別來最瞻戀草暮風驚雖
傳聲耳聞固不如面見

摘雲子倭歌之末字為韻同三押以答之

別恨豈得筆舌盡莽蒼驛堦望眼盡袞袞憶意彼
此通更與長江齊不盡

去年九月盡有倭歌
贈答之事故及此

無常觀念落葉盡來續壯年豈凋盡倭歌往復感

去秋奄忽今近九月盡
盡有倭歌贈答之事故及
此

雲子寄詩卷以乞雌黃披看之其趣云某日
出湘之寓居緩步臨星月夜井入長谷寺過
腰越極樂寺到江島巖穴其吟詠長短凡十
餘首余想像之口占一首以示之

千年星月夜白晝影相移觀世音那箇辨才天在
茲曾為東國會記得北條時江濶漁翁聚雲晴鴈
陣隨佛軀憐髀髀腰越失怡怡極樂寺猶在門前

草露垂

偶用金節贈星軒詩韻以寄雲子
相對沅湘江上嵐鶴岡靈廟可和南鼎峯淺草遐
還適僑坐中間雲一菴

木土頃日赴湘訪星軒雲子其彼此之情意
可以想矣逮于歸府而又其眷惜可以察矣
乃重用加字韻寄雲子者爾雲子者木土之
兄也

同胞怡悅沒偏斜豈意江湘一面遐信宿綢繆還
判袂大歡俄頃百悲加

雲子在湘讀楚辭余聞之深感其身之厄地
之名之相得而憐戀之餘贈附楚騷綺語一
本雲子甚述謝意遂投七言八句乃次韻約
為五言以報之
還鄉夢屢原杳杳屈平魂萬古空含憤九歌曾訴
冤後人纂綺語前輩吐騷論造託湘流去想君嫌
巧言

舉柳河東所吟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

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二十字分為韻脚卒
詠五言小絕以示木土

世險伴灑瀕窘步固多慮所以見機人掉頭堂堂
去車馬馳南北擾擾勞衣食誰能擺紅塵悠然赴
化國或蒙一世思或抱短生竟畢竟有天命要須
養魂魄鼎峯在南紀僧都久驅使本是學瑜伽密
教誦講已多年遊緝苑吟笑自忘返俄然隔面談
非為室是遠別後望天涯世情奈打乖何當修再
會握手啓幽懷院荒野水濱提衲採湘蘋江鳥應
相狎尋常定背人避責湘浦地斑竹風瀟灑皇英
三千年今又掬餘淚蕭蕭竹浦風來往對霜鴻特
出世間了彌思可說空招提淺草涯貴賤各追隨
却後虛檐下豈無蛛網垂獅駕是文殊忽遭世絆
拘却歡携法嗣察坐影何孤工夫定得成進退不
勞情任運只凭案世難作麼生誰譽又誰毀一害
與一利踐歷官私場始知蜀道易侮辨最艱危相
狀何太癡禍門寧在外盍早慎云為霜林既慘慘
寒雲自淡淡時候固如茲今般更多感憐子在院

室鬱鬱獨送日猶能叱僮奴莫悔寸焰失淚是滿襟
露眼有滿空霧且喜江上潮通信不隔路到處
草堂曉只欠三寶鳥四顧霜後園錦樹紅多少我
邦有湘渚土風奈荆楚鴻雁忽分飛片影迷處所
自古盛還衰循環天運推否傾須是泰前路祝時
宜
示雲子
雲子一日出僑居遊金澤途中所經歷所顧望
其吟料多多故有五七言之長短若干篇及倭
歌數首寄余以乞雌黃乃應來意就中次題金

澤詩韻以投示之

南紀東武熟路久豈意忽作瀟湘客歌橋水面起
羅紋繪柄祠頭舉金碧雲遠雲近古來今浪高浪
低朝又夕文庫荒廢稱名傍遺書宋墨認手澤

雲子寄絕句以述相思次韻酬之

湘中湘左應鍾天望斷却同冰鎖川日日躍如端的
意只看奔景箭離弦

木土贈芥子數束曰此鎌倉之物產而雲子

所寄之也與其獨食不如呈知心之人故分
把而如此因添一絕句一俚歌其志多可且
他壤之品味最可賞矣抑雲子之手摘固可
想矣况余之嗜此物也雲子本土共知之乎
逸興不淺遂和其韻

尋常蔬菜養心君碧澗良羹淡且芬寒莧霜菘知
幾許爭如湘澤一堆芥

星軒前日出湘之寓居遊覽森戶而後寄札
日彼境之風景最可也偶得一拳石於濱邊

乃贈令愛以為一玩余把看之牡蠣三殼附
南山着一石可以見矣想夫牡蠣之進退于江波
也如山于岩間浪以淘之潮以洗之蠣肉被
觸敲而溢出隨流散失而其殼唯凝留者手
水落石出故顯見于灣沙以至此也耶目下
之一慰也案邊之一物也謝其遠示之意以
詠一絕

一石相粘三殼蠖蝸枯蟬蛻亦同曹若教此物不
摧減暫代滴蜍應潤毫

季冬四莫積雪高堆口號遙寄星軒

六花到處幾山川懷舊感時殊悵然南嶺西京東
武雪豈圖湘上萬江天

摘雲子倭歌之末字答之憺其意亦之意以

倭詠何必求工妙宜刻滌艷記古調三十一言衝
口成不管傍觀與他笑惜夫而其所與者亦

春興寄星軒雲子以國之賦以也之體因以

南山久聞三寶鳥頻年隅田看都鳥向來轉作瀟
湘遊春波不驚伴鷗鳥

余每韻押鳥投春興絕句于雲子既而同體

和答五章到來可以喜也乃疊酬如其數云

想君久既狎魚鳥閑江應無背人鳥飛去猶未入

舊棲羨殺暮林有歸鳥

應候既聞報春鳥次第逐暖幾群鳥同賞同吟凡

多年今却別淚向花鳥

仰面碧空望高鳥時見風帆似去鳥莫厭春遊伴

侶稀丁丁伐木聲聲鳥

清齋素不害蟲鳥定知階除有馴鳥要須劈斷東

海波阿誰倩得金翅鳥
輝眼春園各色鳥
盈耳屋墀五德鳥
思夢夜夜乍
驚醒清曉窗外聽幽鳥
木土見余寄雲子
每韻押鳥詩
做其體同作
來呈以用桓山四鳥之事
吁夫南山者雲子
之故山也
其母堂在泉南
雲子今寓於湘中
其身獨在淺草
所謂四鳥分飛
亦不然乎
其此韻脚恰好之偶及此也
吁又長吁因詠前
體以示慰之

年年樂意對語鳥
倏忽別地各一鳥
猶有來往任

春風勝彼社燕與陽鳥

余所寄星軒倭歌三首以鳥為末字
星軒答

歌如其數乃又投一詩

山鳥海鳥林澤鳥
鳥去鳥來遠近鳥
想若砌苔鳥
迹勻不管禁門金吾鳥

春與雲子以余歲初倭歌三首之末字各詠三十
一字又以為押而七言三絕併投之可喜也

乃次韻以五言示之

稠廣滿城間思量誰暖顏何當尋舊事同此一閑
春輿自輕軒遊目仰天門雲遠扶桑島風温豐葦
原以木管禁閉金吾具
甘雨散仁露東江梅柳渡啼鳥宜寄聲一望春山
路
木土又以鳥為押者一首且任雲子所酬余
春風所重示之數而五章併呈之余見而欣欣乃
同體六篇投之

其一春詠

金夜鳥兮鳥衣鳥春後園中無數鳥深院却是來
客稀韶晷斜飛啄木鳥

其二夏詠

年年夏木陰處鳥月下雲外子規鳥南風吹入白
蓮池涼露衝亂翡翠鳥

其三秋詠

蘆叢露深有宿鳥紅楓葉邊飄黑鳥元是西方陰
氣嚴物類相感猛鷲鳥

其四

登時不鳴盍且鳥
登天飛絕千山鳥
活爐重衾人
已堪何況風霜撲凍鳥

其五

人無才識奈獸鳥也
須警彼多言鳥
虞舜大孝傳
古今提示耕象與耘鳥

其六

草深草淺來往鳥
詩山歌罔寂寂鳥
生薑分食知
幾年定今應怪院庭鳥

木土又有鳥字同體六首因任其數口占云

其一

青草隨步呼野鳥
碧水滿目瞰沙鳥
年後格是三

十冀舌端丁寧百族鳥

其二

決霄搏飛雲表鳥
離地徐跳草間鳥
大小高下雖
相殊軀分俱是兩翅鳥

其三

詠今時昏
風火災

衝風頻發迅於鳥飛焰觸人又損鳥逐攘宜讀柳
子文時災定有畢方鳥

其四 詠鼎

密家念法樹林鳥八百年景一遊鳥聞說天狗雲
棲深孰與山都有猪鳥

其五 詠湘

目送湘上汀洲鳥橘柚荒冷只巢鳥皇英哀怨春
雨過更想告舜以龍鳥

其六 憶舊

素膳決然禁鱗鳥手抄不休向暮鳥忽憶南燭紅
熟時頻頻咏咏有鴨鳥 鴨倭訓比余止利中華所
謂鴨未必此也今備用其

木土又有鳥字詩數篇迺復雜吟示之四言

五言六言

翩翩朝鳥閃閃昏鳥月出驚飛夜來棲鳥

煥友有仁鳥爭食是鬪鳥何須入教坊春庭歌舞

鳥

卵生悉皆鳥海荒多異鳥鷄豈企望鵬又聞希有

鳥

銜羽周周鳥填河精衛鳥遐境傳奇聞同穴鼠與

鳥

本六言二首

重卦憶八八鳥嫉讒擬百舌鳥聞昔異類在秦言

是人身是鳥

知止羨岑蔚鳥招禍歎量孳鳥誰料公治長寬平

洗在嘖嘖鳥

木土折院庭梅花二朶贈投之三歌二詩并

鳥倭語小序其懷舊之情感時之淚墨點淋漓

不可得言於是押倭歌之末字作小絕以報

示之

梅遲二月時清馥也相宜無奈主人去徒教蜂蝶

知謀木土為必鳥

梅兄真清雅晚芳不可捨南枝南面高東風憶雍

也

兩枝春露深折寄慰吾吟此地幽香在
僚風坡老
心只真肅然
木土又以鳥為末字有倭歌十首因復如其
詩數示五言小絕但今一二句韻用別字云爾
每韻押鳥既已周諄

春田綠圍繞喜看無餓殍農村雨一犁勸耕九廩
鳥
羅浮雲杳杳攢峯知多少借問彼山中猶有紅翠

東溟春渺渺群翼頭尾掉倘乘秋浦風照影錦駝

鳥
淑女真窈窕周室乃纘紹莫把凡羽論清矣關關

鳥
秦楚韓魏趙齊燕大又小說客揮舌端擬喻以羅

鳥
軍謀多詐矯戰場相共挑行伍是魚鱗陣勢彼雲

鳥
帑緗與囊縹瀝毫對硯沼李杜名翼高千古開元

鳥與雲無恙
一氣一年肇漸次待春杪復想送啼鵲時有蚊母

鳥
天倫有親表情義不輕藐一掃江上風分飛脊令

鳥
一軒星月曉水雲心靜了定知耳根清湘山饒猿

鳥
雲子以鳥為礎酬投倭詠五章因又引餘興

鳥
任其負示五言小絕其第一第二句押以他

鳥
字每詩偶用佛家之語云

鳥
點劫塵擾擾華藏海森森天下在四邊高山是人

鳥
華嚴高日皦長者月蓋皎周旋乾闥婆獨秀靈鷲

鳥
業障心悄悄根塵日日燒霧腥毒河蛇風悲冥途

鳥
北洲有壽北闕浮多幻跃人界屢化生草木蟲畜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三世去忽眇五蘊末纏繚狂走火宅車誰管銜花

鳥

鳥 木土喜余贈五言十絕而悉次其韻可以贍

業前矣五言六言七言體制不一乃再和以投之

衣服食居各周繞不露處兮不凍殍村牛缺豹曰

事忙防制麋鹿蝗又鳥

鳳凰兮千仞杳鸞鶴同類豈少六翮風勢最高阿

誰望鶴明鳥

酒海霞茫渺巨觥漫一掉記得黃庭堅石砌酌對

鳥

鐘聲乍擲乍窈時運或絕或紹人皆陰慘陽舒一

鳴一止在鳥

請看庶鳩與伯趙授時司事職不小郊子名得聖

人彰少昊官品紀以鳥

長卿性浮矯卓女被琴挑一賦筆下風聯致上林

鳥

傳聞仙山虛無縹後來華清只廢沼三郎乖別形

影單空憶前日被底鳥

惠遠及僧肇時是晋代抄蹈及如斬風披剝不殺
鳥
仁慈達中表兩間吾生貌儻然驚入懷誰不憐窮
鳥
人事亦昏曉前定奈悟了百喜必可期求友嘒嘒
鳥
又作三五七言三押鳥字併示之
走者獸飛者鳥其水皆有魚彼園豈無鳥嘲風弄
月若而人尋花咏蟲幾多鳥

鳥字回文示木土兼投雲子

鳥聲一窓閑高碧寸眸瞭瞭眸寸碧高閑窓一聲
鳥
雲子喜余用佛語之鳥字五絕而次韻又疊
和凡十首投來於是重依同體二十八
十字各五篇併贈示之
色慾界中太紛擾毒苦海底最深森自禍自害一
何愚記取空山二頭鳥
祇園鹿野天皦皦恒河跋提水皎皎無數羽部古

來今迦陵微妙勝餘鳥
鍊修勤行忍幽悄意馬心猿或煩燒菩薩捨身不
患多看破迦頻闍羅鳥
生老病死有定兆夢幻泡影喻短歿那佛火化又
挺生一時迦布德迦鳥
刹那之惡雖細眇脚下絲線殊糾繚聞說明王司
五方就中有摩由邏鳥
末法世忽擾愛河常茫森冤業奈自他宜察銜珠
鳥

佛閣七寶儼天宮羽衣皎禪心觀春風聽了柳上

鳥

拈骨情不悄扶眼鬼猶燒重舌固可嫌何況舍羅

鳥

梵天彼福兆修羅多罪歿一塔傳中華墜地似婆

鳥

蠟人大與眇僧夏坐縛繚日影袈裟搖定後觸泥

鳥

星軒贈海雲一壺乃發興于吉祥海雲以投

一絕

壺裡海雲垂醋浸風味宜結紆連卅字更以吉祥

期

木土又有倭詠十篇皆以鳥為末字於是倣

元久詩歌合之例裁七言對偶十聯以六之

緩步履香脚底花暖聲律協耳邊鳥

氣掃遙霞千里駒影追淑晷三春鳥

涉園雌蝶逐雄蜂點地穉蟲望衆鳥

利笑錢玉使宅魚祭嫌文仲爰居鳥

圍圍洋洋前水魚咬咬憂憂後園鳥

高氣老來銜石鷓竒生元是嗽金鳥

草遍耦耕壠畝牛竹幽群飲澗溪鳥

疇數粲然洛水龜藥餘飛去淮天鳥

斑首兒弓筍又龍白頭翁是草耶鳥

不管百金空矢魚且須斗酒往聞鳥

木土又用擾森等韻有五詩乃以為一篇十

韻駢置鳥字于十字之上同示之

鳥外看湘山迢迢煙霏擾鳥飛過大瀛雲影渺且

森鳥奈日御疾扶桑果杲暎鳥去暮天遠白兔乍
已皎鳥有羈絆哀直使人意悄鳥使通風懷艷札
相共媿鳥鳴傳吉凶巫祝唱徵兆鳥伸及熊經幸
欲免折歿鳥目黎明開人無奈盲眇鳥語竹窓春
斷送世事繚

木土有鳥字之首尾吟於是旋風吟示之

人生浮寓是蘿葛世情辛苦真荼蓼須看林棲閑
雲翻何論山山王母鳥山是如全鳥
何論山山王母鳥飛仙控鶴奈腰裏塵俗莽蕩可

自朝人生浮寓是蘿葛

上已感懷寄星軒雲子

三月湘江春浪高誰知上已此相遭雖然到處開
紅萼須想武陵源口桃

上已之翠日以天朗氣清爲四句之冠冕以

示木土

天心人事奈時何朗朗風和曲水波氣宇縱如桃
酒困清流知在碧湘多

木土同余做元久詩歌合之十聯其弄筆不

倦者可也於是口占三言十韻示之

鳥在江人在躬彼耿介鳥之鷺此風標鳥逾的回
風起驚鳥慄危機甚鳥色曠增又弋鳥多勦鳥將
死念其僚盍愧鳥人相勦以鳥步譬月朧猝猝年
翩翩鳥

木土有五句六句之鳥韻乃偶作五言五句
而鳥字每句儷叙于隅行者左右凡二首

鳥去王孫上峽鳥響巴耀江清鳥群晶四翼在鳥
中又聞獨足鳥

碎石骨托鳥難把他鳥硯暖園鳥相詭郊鳥憐摧
傷鳥棲宜窈窕

雲子又同余詠釋氏之語五小絕及示木土
之一篇十韻而投來之既以換對晤且猶不
獲緘口乃以了字定為第二句韻而第一句
不貼以賦本朝之事典示之末字之鳥既是例也

凡十二首

礮馭盧鳴成葦原僅了了不借共鼓功飛舩是天

鳥

直下根國深天位未定了稚彦自取亡持喪誰用

鳥

皇覽誰又修靈墓曾昭了自從埃山陵漸次桃花

鳥

譽津果何如賊稟不慧了閉口三十年一語忽感

鳥

偉哉倭建尊東西討賊了神龜入執田天遊化白

鳥

神皇運綿綿萬世豈欠了覬覦真可憎天誅在真

鳥

守屋志不伸時事誰察了勇力奈南宮萬弓稱捕

鳥

聞說蛺蝶飛羽蟻又昏了不知何處來蔽天臆子

鳥

羽群固多多何為悉算了前後復無聞齊衡古古

鳥

魯般韓志和巧藝各呈了飛驒匠人功製木為翔

鳥

怪物雲天深御恙難快了賴政箭有神一發殪鴟
鳥
帝位何相爭崇德亦迷了睿憤終不平讚峯金鷓
鳥

木土有鳥字連珠五絕句因又五言十二韻

每句使用羽族字

鳳曆早閑後夜夜雞唱曉旅鴈相逐歸喜鶴在林
杪浮鳧江平穩閑鷗波浩渺鴛黃影垂垂燕麥自
亂擾鶯歌連三月鳴鳩雨周遠野雀啄柳去靈鳥

天路杳草間雉驚過蒼鷹高雲表鷺兒洲前立魚
被鷓脚挑冥鵠望難及斥鷃太隘小塵鏡鸞寂寂
鴛衾談未了孤鳶唯任風啼鷓客心悄卵雛各育
長兩間無量鳥

木土又有以鳥為冠字之十倭什乃重用元

久詩歌之例約為五言凡十二聯

刻繒東海霞吐綬南州鳥
出蟄躍春龍闡幽翀谷鳥
高低遠近花脩短雌雄鳥

蛻來齊女蟬化去越王鳥
深渺蓼灣魚分明蘆岸鳥
室閑眠暗虻跡遠背明鳥
陰德兩頭蛇仁恩三面鳥
類人人面魚非鬼鬼睛鳥
戒嫌誤踐蟲獵禁悉屠鳥
批離南北人飛逐東西鳥
生憎多舌魚無用飛涎鳥
虛飄碧落蛛自喜綠蕪鳥

星軒上已出鎌倉之寓居住遊江濱為觀潮
乾也而寄札曰凡潮之退也常日或百二十
步或百八十步餘也至是日而五百步許每
歲如此近者遠者來觀甚多以不與余同見
為遺恨因副一絕乃次其韻
金澤鎌倉元已潮年年涸退岸頭遙龍門雷火水
中落焚却大槐鹹浪消

雲了有春夜月倭歌偶撮其末字為韻示四
十字

雨餘暮春月想君靜迎請鎌倉山頭明由比濱影
淨高拂園花過近臨牆柳映休文唯賞秋誰今補
八詠

鳥名疊字一首示木土
鳳凰鶴鶴碧寥杳鶯鶯燕燕芳林杪鶯鶯白弓雅
雅玄分配雄雄雌雌鳥

全句平仄體一首又示之
一三葉句
二四條句

兼條聊逍遙曉沼繚繞了宵橋邀喬潮挑掉藐小

鳥

又詠鳥字點畫示之

對山有鳴成戴草惟彼蒿除點裊裊鳥一畫為
鳥

次星軒牡丹韻

星軒詠湘寓後園之牡丹屬思于江府之舊院
所有之花品其懷徃之感情深矣屋矣抑舊院
之牡丹余之吟賞屢矣去歲季春十冀亦徃玩
之偶詠倭什兩章乃有荅歌流景既復一年而
時事如此也吁吁長吁星軒固不忘此之姚魏

姚魏亦豈可忘君子迺次來韻不以此為
依然對牡丹驀地感而難江院例年賞湘園今歲
看煦風千朵穩穠露一枝乾芳句眼先潤却如珠
馮盤

木土見余寄雲子鳥字十二首倣之以了為
第二句韻如其數投來因又同押詠四時併
閏月凡十三章示之

鳥 自古孟春候草木萌動了認得先王仁無殺蟲胎

古來仲春候社酒治糞了豈圖肉攫物倏忽為拙

鳥 振古季春候陽氣發泄了桐花始開時影動弄日

鳥 誰昔孟夏節袂衣恰好了綠陰船上人要聽鶉鳴

鳥 從昔仲夏節含桃已熟了小人奈難斥閉結反舌

鳥 昔後季夏節草螢暗照了素毳不盡峯一埋深林

鳥

至今孟秋序白露洗暑了先見鵲填橋又聞鷹祭

鳥

長今仲秋序露鶴警人了胡蝶一般黃誰證養羞

鳥

古今季秋序肅霜新降了羽介何所約為蛤啾啾

鳥

元來孟冬時寒氣始至了梅前村園霜圻見偷眼

鳥

由來仲冬時感發拍面了馬蹄狩場風獲多藪澤

鳥

本來季冬時窮陰逐迫了栗烈氣相應決雲厲疾

鳥

閏月是天運盈虛成歲了順時尾十三竹陰雖啗

鳥

又四首以詠朝午晚夜

自昏以至明天理太悟了朝彩永颺揚跋影三足

鳥

眠覺無餘聲樹陰滿地了
晝窓駒隙過書案有狎
鳥
晚炊已投七高春向曛了
尋宿客問程似盲夕集
鳥
夜課無應接占靜忘忙了
燈影照杜詩阿誰察過
鳥

雲子得余所寄之詩歌又見所示本土之品
題乃有鳥字之唐歌倭篇件件到來余以慰
寂以換話迺被欣興牽而花鳥吟十首以投

之唐子畏有花月吟今偶倣之
花全閑處鳥頻鳴百鳥飛過百花表于花于鳥管
領春春風影靜花前鳥
眼界耳門花鳥通花色昏濛鳥雲曉鳥是多年不
弃花花亦幾春不擇鳥
花不怕人鳥怕人人喜鳥吟被花撩花落鳥散三
月天相別春花與春鳥
鳥睨腕兮花嬋娟鳥尋花來立池沼匪鳥豈得花
友朋花似有約待宿鳥

鳥影帶日花氣深花叢長是鳥侶繞乍嵐拂花鳥
夢醒却羨密花有閑鳥
花兮鳥兮豈獨春夏後鳥多花不少鳥之艷粧花
之聲復思笑花文彩鳥
花底鳥邊共舉盃韻花響鳥瑟箏挑鳥高花低片
雲遮復有長花藏短鳥
次第花遍鳥往來花雲簇簇鳥擾擾花鳥若論去
何先多是取花可捨鳥
一鳥張翅掩花枝看來花大鳥尾小花是般若鳥

圓通渠以色聲觀花鳥

隰鳥翔集浪花隈水梭花動渚鳥香路馬是鳥車
蹈花羨看洲花孤嶼鳥

三月盡有感寄星軒雲子

明日是綠陰千林謝紅紫同惜鶯澁聲靜聞鶻盈
耳情通武陵風眼遠湘江水豈料去年今年今
如此

木土折贈牡丹兩朵副倭語序文曰是空院
之物也其感慨最深其想慕星軒雲子在湘

水玩牡丹以春望舊院者固最切矣且有倭
歌三首余前日見星軒牡丹律詩以次其韻
又看雲子長句以投尺牘又示倭歌兩首于
木土問訪彼院之浴花今又及此彌增所思
遂抹三首之末字為韻乃酬五言小絕云
同向養花天春夢難長怙榮華兀日間掃退一城
雨
人今在湘中牡丹新對面長思春又春院園常常
見

今歲自鍾子鼠姑名也宜露傾千點淚花亦豈無
思

木土倣余花鳥吟以呈十首亦可慰矣乃拈

鳥名拈用之依前韻駢五言而每句有鳥字

東江鳥相追翀鳥空碧表低卑鳥在籬短飛中路

鳥

木喬鳥屢遷待旦鳥舞曉時鳥告晨夕繁劇愧閑

鳥

兄弟鳥相親夷蠻鳥語撩大凡鳥群中顧視友朋

鳥

諸鳥嬰禍機碎骨鳥什沼今古鳥千般又記外區

鳥

大鳥九列遐乳鳥昔豈少巢就鳥欣欣頻啄簪牙

鳥

避弋鳥入雲境佳鳥回繞倘令鳥近馴寧能判曷

鳥

歌号鳥顧影奇鳥霜衣挑箇鳥宛頸處應呼右軍

鳥

絳服鳥紋鮮書倉鳥迹擾庭鳥晏眠驚夢化豈真

鳥

霄鳥商雲飛隘谷鳥尾小幾鳥庶生久杜宇乃尊

鳥

人我鳥相害迅鳥兼霞杳蒼盧鳥毛殊強弱甲乙

鳥

又以了為第二句韻揭用衆鳥之名稱任口

賦五小絕示木土兼寄雲子

濃雲黃袍披海東青未了山驥活步高奈阿修羅

鳥
公子有風標鳥鬼含着了閑客與嘉賓人或不似

鳥
新粧雪衣娘稍惠秦吉了筆鋒奚銳金指呼蒼頡

鳥
君子規矩正八八重卦了瞻彼白頭翁羞影烏衣

鳥
世險行不得鬼車怪走了久交青眼好隨例霜信

鳥
雲子見余所示花鳥吟以同體同數投來之

鳥
可嘉可慰乃用元久之舊例而七言一聯五

鳥
件每每不除花鳥云

鳥
刺了層紅躑躅花吐來怨血雋周鳥

鳥
殘艷薔薇明媚花新聲園柳變成鳥

鳥
凋謝前庭滿眼花察寥後苑盡情鳥

鳥
夏氣行催盧橘花春聲餘得紫藤鳥

鳥
水種清傳杜若花凱風穩拂綠梢鳥

鳥
雲子有殘櫻倭歌余亦賦一絕以投之

鳥

鳥

鳥

鳥

桃晚大林寺寒岩春始知
殘櫻山更遠幽訪匪君
誰

雲子賦三七草以二十一代歌集不詠之為

其興三七二十一同數之故也因又拈其數

別作一絕

三七釋名山漆均青粘塗注便斯民本朝靈社上
中下擬數聊須換澗蘋

星軒寓湘之畔側是田畝也孟夏之候麥秋
既至因以記之感之據其哀抱者深切矣其

與田民所相話亦委曲可喜且有七言二十
句乃次韻以投之

四月維夏幾千秋凱風吹來前後疇直從支那之外
境乃至若木六十州村氓里農知其時田田畝畝
不輟耰麥穗細細既茁生識察漸次刈又收毒從
夫兮幼扶老野飯濁醪各自遊析風析水雖辛苦
鼓腹任運言寡尤含含黃金最分明一川漲雲影
欲流甸外深處或藏雉餅餌時復抹香油燕尾動
搖春過了仙家竒穀今誰求問取華嚴門上教就

中還須頓悟休

中華雅牋短葉贈星軒雲子各一小包因副
五言一絕

剪整小牋好葉舟萬里遐莫提他楮比遠到自中
華

木土舊臆訪星軒雲子于湘上逮其歸也相
謂孟春可早來矣既而江府正月二月火災
頻促人情紛亂故不能出孤院方今孟夏之
仲乃以赴之余聞之示一絕

忽聞吾子赴湘中哀怨應將杜宇同臘底豈圖分
袂處東風吹盡又南風

木土和風字韻又別有一絕乃信口和示

直向鎌倉山畔行晨裝暮到早窮程客床閑對云
云雨月照軒前又日生

建巳月某日潛訪彼空院木土出迎之院固
自若棟以聳矣尾不傾矣然其满目淒涼百
感百憂之抽于中擾于外者最匪舌之筆之
之所可竭攄也育然而出頽然而去抑去冬

已來余固有此意雖然慮其可如此而而淹
久焉方今果俞既而本土寄詩歌及文委曲
演述余讀之哀懷愈切乃次其律詩韻以酬

前門久鎖不容開時是郊園夏尚才誰料平生清
淨地乍吹滿目積堆埃良辰美景幾年到微服潛
行今日來唯願斯憂變成喜昔遊尋得剡庭苔
林岫端午感懷遙寄星軒及雲子兼示本土
身隨絲絲繫心與昌歎苦便是坡老吟方今殊憶

古時節固如流乍復迎端午端午無遠近南颶度
率土門門皆依例蒲人對艾虎往還共賀祝終風
晚來雨有人邊阻面遙遙碧湘浦須招屈子魂清
水察忠腑有人長相思空院在江府憂懣却訝火
將擬榴花吐繫身何當脫苦心何當愈窮通皆委
天各宜豁胸宇

季夏和雲子自湘中見寄二首

到處炎蒸毒我腸葛衣汗灑似探湯坐前歷歷碧
湘浦一水輕揚六月涼

武江不遠湘江水同厭溽暑呼筵子南風一面長
汀邊知君偶爾憶契此

木土一日贈桃七顆于余之嬰兒副以札并

六人詩歌其為物也頗鉅碩而匪常品古云碩菓

不食今夫碩菓可以食矣來詩用扶桑金桃

木榮之事良可也乃次韻酬示之

一般清味可嘗知桃實七分叱棗來本是武陵源

口物碩肥况又不些兒

感懷

聞欲勢陽移寓家天涯凝想太無涯湘江猶近既
難到况又白雲前路遐

星月軒主出湘向勢寄一絕一讀一淚嗚呼

嗚呼和答之

親交耿耿豈荒疎縱是關山雲隔居拍手偏驚彌
遠別數行淚滴數行書

用星月軒主韻投示雲了感惜其自湘徙勢

雖然別去不情踈歎子近棲遷遠居哀感至深還

默默萬言千筆豈堪書

星軒又被示遠別感懷倭歌撮其末字同押
報之
流景昔遊固可惜伊人遙別最感惜離憂何必長
如斯彌期君壽宜珍惜

讀耕林先生外集卷第二十終

